

胆怯的人

距今六十年前，當商人們在伏爾加（Volga）河上，幾乎有如神仙故事中所說的那般速度，賺得無數百萬之富的時代，有一個名叫伊格拉·哥蒂耶夫（Ienat Gordyeev）的年輕人。此人在富商扎意夫（Zayev）的一隻駁船上司啣水的職務。

長得像個巨人一般，又美貌，加之一點也不傻的他，乃是在無論何處皆為好運所惠臨的人們中的一個——這些人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才能而又勤勉的原故，乃是因為他們貯有無限的精力，當他們向着目的進行的時候，他們沒有而且也不能夠停止着以選揀進行的手段方法。除了自己的意志以外，他們是不知道法律的。有時候他們很害怕地談到他們的良心，有時候他們真個狠命地與良心作戰。但是良心這個東西，只有對於軟弱的人纔是一種不可克制的強力，強者却立時征服了良心，將牠

作了自己目的的奴隸。因為他們是不自覺地感覺着牠，如果讓出地位與自由來給牠，良心就會將生命扯碎的。他們也爲良心一樣犧牲好幾天，而且如果偶然良心征服了他們的靈魂，他們也決不頓挫，即或是在失敗之中——他們在良心的支配之下生活着，正如無良心地生活着的時候一樣健全剛強。

在四十歲的時候，伊格拉·哥蒂耶夫自己就有了三隻汽船十隻駁船。在伏爾加河上，他是被人尊爲富翁尊爲聰明人的。但是人們却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癡狂者』(Frenzied)。這是因爲他的生涯，正如其他的人一樣，不是沿着一直的水路坦坦而流，乃是亂暴地沸騰着，冲出軌道以外，離開了他生存的主要目的「蓄積」的原故。看起來，彷彿在他內面有三個哥蒂耶夫，或者彷彿在伊格拉的肉體之中有三個靈魂一樣。其中之一，最有權威的，就只是貪慾而已。當伊格拉遵照此貪慾的命令生活着的時候，他只不過是一個爲對於工作所發出的無限的慾望所攫握着的人而已。這種慾望在他的內面日夜燃燒着，他完全爲其所吞嚥了。他在這兒撈幾百盧布，在那兒撈幾千盧布，好像他永不會倦於金錢的叮嚀之聲一般。他在伏爾加河上下勤勞着，安置了許

多網以便好尋錢。他在鄉村中收又算得什麼呢！如果他的駁船上運到利賓斯基 (Rybinski) 去。他強奪別人的物品，欺騙人，有時是無心的，但有時是有心的。他欣然得勝的樣子，公然地嘲笑那些被他所欺騙的人們。在他的金錢狂的失了知覺之中，他是昇到了詩一般的高度。然而雖然他是這般用盡精力來尋錢，但他却不是狹意的貪婪，有時候對於他的財產，他竟流露了一種思料不到的但是誠實的漠不關心。有一次，正當伏爾加河的流冰期，他站在河岸上，看見冰塊沖破了他的新駁船，將它打到河岸的絕壁上的時候，他叫歎道：

『好呀。再來一次。壓碎它！現在，再來一次！幹罷！』

『啊，伊格拉，』他的朋友馬亞金 (Mayakina) 走近他身旁問道，『冰塊豈不是毀壞了你的一萬多財產嗎，唉？』

『那算得什麼！我要再賺十萬來。你看伏爾加哦！啊？真偉大吧？它能夠使全世界成爲粉碎，好像刀切凝乳一樣。看哪，看哪！那是我的「波亞永利亞」號！它只航行過一次。算了，我們來替死者們唸彌撒罷。』

駁船已經都碎爲細片了。伊格拉與教父(Godfather)坐在河岸上的酒店中一面飲着 vodka，一面從窗中看出去，眺望着「波亞永利亞」號的碎片偕同冰塊一道流下河去了。

「伊格拉，你很爲你的船可惜嗎？」馬亞金問道。

「我何故要爲它可惜呢？伏爾加將它賜給我，伏爾加又將它取回去了。它並不會扭掉我的手臂。」

「但是。」

「有什麼——但是？至少我已經看見了它的整個是如何完了的，這一點是有益的。這是將來的一個教訓。但是當我的「伏爾加亞」號被燒掉了的時候——我是真的難過——我不會看見它燒。那樣一大堆木材，當黑夜的時分，在水面上燒起來了是多麼好看呀！唉？那是一隻很大的汽船。」

「你也不會爲那隻汽船可惜嗎？」

「爲那隻汽船麼？是真的，爲我所吞嚥的汽船我會感覺很難過的。但是感覺難過只是蠢

笨罷了！有什麼用處呢？我也可擋之聲一般。他在伏爾加河上下勤勞着，安置了許

且就是一切的東西都被燒掉了，那又算得什麼呢！如果心靈中是爲工作熱所燃燒着的，一切皆可以再建設起來。你說是的麼？」

「是的，」馬亞金微笑地回答說。「你所說的這些乃是偉大之言。任何人這樣談吐，縱令他喪失了一切所有，他也依然是富有的。」

將上千的盧布之損失這般哲學地淡然視之的伊格拉，他是知道每一個哥貝喀(Кобейка 俄小錢——)的價值的。他很少給錢與貧窮人，但只賙濟那些真正不能夠工作的人們。當一個多少還健康的人向他求施捨的時候，伊格拉就很嚴厲地對他說：

「走開些！你仍可以工作哩。到我的園丁那裏去，幫助他拾取肥料。我給你工錢的。」

每當他埋頭於事業中去了的時候，他對待人是很粗暴殘酷的，而且當他追逐盧布的時候，他自己也不給自己休息。但是突然的——每當地上的一切皆變成蠱惑般的美麗，從明朗的空中有些令人含羞的恣肆吹進了心靈中的春日——伊格拉·哥蒂耶夫就覺得了他並不是他事業的主人，而乃是其卑賤的奴隸。他就會沈入自己的思想之中，

從他那厚密深鎖着的眉毛之下好奇地眺望自己的四周，又很愠怒粗暴地日夜漫步着，好像私竊地詢問一件他不敢大聲發問出來的什麼事一樣。如此就將他其他的另一靈魂，一隻餓狂了的野獸底騷動淫恣的靈魂，喚醒過來了。傲慢憤世嫉俗的他，此時也就飲起酒來，過一種放縱的生活，而且也要引別人飲酒。他成了一種狂態，好像他內面有一座污穢的噴火山在沸騰一般。看起來，彷彿他是在將他自身所鍛冶出來而又自己帶着的鎖鏈瘋狂般的扯裂，却又無力將它們扯斷似的。他成了毫無着落的非常污穢的樣子，他的臉因為飲酒與失眠而腫起，他的眼睛癡狂地東張西望。如此他嘶聲怒號着從城中的這一家酒店跑到那一家酒店。並且他將錢數也不數就撒出去，唱着哀傷的俗謠調子又歛歛又舞蹈着，或者與旁的人打起架來，但是無論在何處無論做何事，他都尋不着安息。

有一天，一個革了職的牧師，是個矮小禿頭的人，穿着一件破爛的袈裟，碰着了伊格拉。這牧師緊緊地跟着他，正像一塊濕泥粘在鞋子上一般。無人格，形體毀壞，骯髒醜陋的他就演起丑角來了。酒店中的人們取。他在他的禿頭上，叫他用四肢在

地上爬，喝各種不同的白蘭地的混合物，又呼呢！如果我。這一切吩咐，他都默然遵行了，在他打縐的臉上有一種癡呆的微笑。當他做完了人們所命他做的動作以後，他就伸出手來，將手掌朝上，無改變地說道：

『給我一個盧布。』

人們都嘲笑他，有時給他二十個哥貝略，有時什麼也沒有給他的。但是有時候人們給他十個盧布的紙幣，或是比這更多些。

『你這個可惡的東西，』有一天伊格拉如此對他叫喊說。『你是什麼人，你說呀？』

那個牧師被這一唬驚倒了，只是深深地向伊格拉鞠躬而不作聲。

『是什麼人？說出來呀！』伊格拉怒吼着。

『我是一個——應受唾罵的人。』那個牧師回答說。全堂的人們聽着這一句話都哄笑起來了。

『你是一個痞棍麼？』伊格拉嚴厲地問道。

「一個痞棍麼？因為需要以及我心靈軟弱的原故麼？」

「到這兒來！」伊格拉吩咐他說。「來，來坐在我的旁邊。」

因恐怖而顫慄着的牧師很懼怯地走到了這位吃醉了的商人的近旁，但只走到他的對面就站住了脚。

「在我的旁邊坐下！」伊格拉一面拉着那個驚懼的牧師的手使他坐在自己的身旁一面說着。「你是與我很相似的一個人。我也是一個痞棍！你，是因為需要的原故；我呢，是因為放蕩的原故。我成了一個痞棍是因為憂鬱而來的！你懂得麼？」

「我懂得，」那個牧師柔和地說。

全堂的人都在嗤嗤地笑。

「現在你知道了我是個什麼嗎？」

「知道了。」

「那末，就說出來——伊格拉，你是一個痞棍！」

但是那個牧師不能夠這麼辦。他只很懼怯地望着伊格拉底高大的身軀否定地搖着

頭。現在全堂的哄笑聲好像雷鳴一般。伊格拉終竟不能夠使那個牧師侮辱他。以後他問那個牧師道。

「你要我給錢你麼？」

「是的，」那個牧師遜急地回答說。

「但你要錢作什麼用呢？」

他懶答應得，直到伊格拉將他的衣領扯着，他纔將以下的話語從他那骯髒的唇內搖拽出來了。但這些話語，他依然是顫兢兢用極細微的小聲說出來的。

「我有一個十六歲的姑娘在修道院裏。錢我是爲她蓄積着的。因爲她將來從院中出來的時候，連遮身的破片也沒有。」

「唉，」伊格拉如此歎着便將那個牧師的衣領放了手。以後他沉悶地坐了很久忘形於自己的思想中去了，但他不時地又向那個牧師望望。突然之間，他的眼睛開始帶有笑意，他說道：

「你是在撒謊麼，酒醉老？」

那個牧師靜靜地畫了一個十字，就將頭垂到了胸膛上去了。

『是眞事！』人們中的一個如此說着，將那個牧師的說話證實了。

『是眞事嗎？很好！』伊格拉一面喊着，一面用拳頭擊着棹子，又與那個牧師對話起來。

『啊，你！把你的姑娘賣給我！你要多少錢？』

那個牧師搖着頭又畏縮起來了。

『一千盧布！』

全堂的人都格格地笑起來，因為他們看見那個牧師縮瑟得彷彿有涼水在他身上澆一樣。

『兩千！』伊格拉狂吼着，眼睛裏閃着光。

『你瘋了麼？怎樣了？』那個牧師一雙手伸向伊格拉的面前喃喃地說。

『三千。』

『伊格拉，馬菲伊喀！』那個牧師用微弱的顫慄的聲音喊道。『爲上帝的原故！』

爲耶穌的原故！夠了！我要將她賣掉！爲她自身的好處，我要將她賣掉！」

在他那帶急而尖銳的聲音之中，有的人可以聽得出，其中含有一些恫吼之勢，而且他的眼睛，以前不會有人注意過的，閃爍得像煤塊一般發亮。然而那些沉醉的人們只是癡愚地向着他笑。

『不要鬧！』伊格拉嚴厲地喊着，一面將他的身子伸得直直的，眼中又閃着光。

『惡魔們，現在在此處所進行的是件怎樣的事，你們懂得吧？這足夠令人大哭起來，而你們還在那裏嘖嘖地笑。』

他走到那個牧師近旁，在他的面前跪下，堅決地說道：

『父親，現在你明白了我是怎樣的一個痞棍。好罷，你向我的臉上唾吐罷！』

一件醜惡奇特的事經過了。那個牧師也跪倒在伊格拉的面前，像隻大烏龜一般繞着他的脚爬，親吻了他的膝頭，喃喃地不知說了些什麼，他又嗚咽起來了。伊格拉彎下身去，將他從地上舉起來，命令式又哀求式的向他喊道：

『吐唾呀！筆直吐進我這無恥的眼睛中去！』

全堂的人因爲伊格拉底嚴厲的聲調，一時大家都呆住了，但，不一會又都哄笑起來，以致酒店中窗上的玻璃皆震震作聲。

『我給你一百個盧布。你吐唾呀！』

那個牧師在地上爬行着，因爲恐怖或者因爲歡喜的原故而唏噓，因爲他聽着這樣一個人在哀求他，作點侮辱他的事。

終久伊格拉從地上立起來，將那個牧師踢開了，又向着他投了一包錢，帶點微笑很粗暴地對他說：

『暴徒！一個人在這種人面前能夠懺悔麼？有的人很懼怕聽人懺悔，其他的人譏笑一個罪人。我是打算將自己從重負之下解放出來；心靈已經顫動了。我曾經想到，讓我。不，我一點也不會思想過。就只這麼樣！滾出去！當心再不要跑到我面前來了。你聽着沒有？』

『哦，一個奇怪的人！』衆人有些感動的樣子這樣說了。

關於他的狂飲，城鎮中已編出了許多逸話；人人都嚴格地非難他，但當他邀請這

些人去參加他的宴飲之時，又沒有一個推辭不到的。他好幾個星期都如此地過活着。

有時他也突然回到家中去。在這種時候，雖是還不曾完全脫掉酒氣，但却已經是垂頭喪氣很安靜的神情了。現在他眼中燃着羞恥之光，謙順地將兩眼望着地上，靜悄悄聽着他妻子的責罵。完全謙馴溫柔得像一隻羔羊一般了，他就跑到自己的房中，將自己鎖在房內。他好幾個鐘頭繼續地跪在十字架的前面，將頭垂到胸膛上，兩隻手無力地垂下，背彎曲着，默然地一聲也不響，彷彿他竟連祈禱也不敢作了。他的妻子每每愛用腳尖走到他的房門前來竊聽。在門背後可以聽着深長的嘆息聲——像一匹有病的疲乏了的馬的呼吸聲一般。

『上帝！你知道，』伊格拉將他的兩隻手掌緊緊地壓在他寬闊的胸膛上，用一種幾乎聽不清的含糊之音如此低語着。

在懺悔的那幾天，他除了清水與黑麥麵包之外，什麼也不喫。

清晨他的妻子就將一大瓶清水，一磅半麵包和鹽，放在他的房門外。他把門打開，將這些食物拿進去，又將自己鎖起來。在這個時期內，他是毫不被打擾的，一切

人都努力遠避他。這幾天過了以後，他又在商場上出現了，依然閒談說笑，訂定運送穀物的契約等，眼光的銳利正像鷲鳥一般，關於他事業的一切，他都具有絕妙的手腕。

然而通過伊格拉之一生的一切性情中，却有一種熱烈的慾望不會離開過他——就是想得一個兒子的慾望。並且他愈年老，這個慾望就愈增大。在他與他的妻子之間，像以下的這種談話是時常有的。清晨在她吃茶的時間，或者在吃午飯的時候，他很沉鬱地凝視着他的妻子——一個強壯肥胖的婦人，一副紅臉皮，兩隻欲眠的睡眼——而發問道：

『唯，妳不感覺什麼嗎？』

她明知道他的心意，但是她只漠不介意地答道：

『我怎麼能夠不感覺什麼呢？你的拳頭是像啞鈴一樣。』

『妳知道我是在談什麼，妳個傻子。』

『蒙你的那些拳頭打得來，未必一個人就能夠懷孕麼？』

『並不是因爲我的拳頭打得妳不養小孩子；是因爲妳吃得太多了。妳將各種食物把妳的肚皮裝滿了——以致小孩子沒有空處可以生長起來。』

『未必我不會替你養過小孩子嗎？』

『那些是女孩子，』伊格拉諾責地說。『我要一個兒子。妳懂得了麼？一個兒子，一個後嗣！我死了之後，將財產把給誰？誰會爲我的罪惡祈禱？未必叫我將財產都捐到寺院裏去？那些人我已經把得有多多了！或者我把財產都留給妳嗎？妳是幾好的一位信徒呀！就是身在教堂裏，妳也只會專想到魚肉饅頭罷了。如果我死了，妳定會改嫁，那末我的錢就會落到別的雜種手裏去。妳以爲這就是我所以勞碌的目的嗎？』

他此時被一種憎恨的忿怒所捉住了，因爲他感覺到如果他沒有兒子來承繼他，他的生活就是毫無目的了。

在他們的九年結婚生活之中，他的妻子替他養了四個女兒，但都已經死掉了。當她們要生下來的时候，伊格拉雖是戰兢兢地等待着，但當她們死去了的时候，他也不大悲傷——總之，她們對於他是不需要的罷了。在他們結婚生活的第二年中，他就開

始打他的妻子；起初還只是因為吃醉了酒完全沒帶惡意的，但正如俗語所說的：『像你自身的魂靈一般地愛你的妻子，又像梨樹般地搖撼着她』；以後，在每個產期後，因為他的妻負了他所期待的，所以他對於妻子的忿恨也就更加強烈了，而開始打着她來取樂，以報復她沒有替他生一個兒子的怨憤。

有一次當他正因事務停留在撒馬司基(Samarisk)縣的時候，他從家中的親戚們收到了一通報告他妻子的死的電報。他畫了一個十字，暫時想了一下，就如次地打電報給他的朋友馬亞金：

『乘我不在家的時候將她埋葬了罷；請你照管我的財產。』

他就走進教堂裏，去參加為死者所舉行的彌撒。當他為死去了的亞綺琳娜禱求了靈魂的安息以後，他開始想到他必須要盡力地趕快續絃才是。

他此時已經有四十三歲了，長得很高，寬肩膀，一個沉重而低的聲音，講起話來像個副僧正一般；他的一對大眼睛在他那黝黑的眉毛之下現得勇敢而聰明；在他那為日光所曬黑的臉上，滿長着厚密而黑的鬍鬚。他整個魁偉的身軀之中，含有不少真正

俄國式的，粗野而健康的美。在他那隨便的動作以及緩慢而傲然的步伐中，現有一種強力的自覺——一種堅決的自信力。婦人們很歡喜他的，他也不特別地迴避她們。

他的妻子死後六個月的時候，他就向一個烏拉地方的哥薩克人底女兒求婚。新娘的父親，雖然知道在烏拉地方人人都曉得伊格拉是有些『癡狂』的人，但依然將女兒許配他了。快到秋天的時候，伊格拉·哥蒂耶夫帶着一個年紀輕的哥薩克妻子回到家裏來了。她的名字叫納塔亞 (Natalya)。身段很高，全身長得很勻整，大而帶天藍色的眼睛，一條長而帶栗色的辮髮的她，對於美貌的伊格拉正是很相襯的一對。他覺得幸福而且很以妻子爲榮的。他以一個健全男子底熱烈的愛去愛她，但是不到好久，他又開始非常謹慎地來注意她了。

他妻子底橢圓而嚴肅的臉上很少露點笑容——她總在思索一些不關乎生活以內的什麼事，並且在她那肅靜藍色的眼睛之中，間或有些陰闇而厭世的東西在閃爍。每當她作完了家務事，空閑下來的時候，她就在一間最空洞的房間內靠着窗子坐着，並且默然地一坐兩三個鐘頭。她的臉向着街道上，但是她目中的視線對於窗子外面的那些

地方上所生存着所活着的一切是完全漠然不關心的，並且同時她目中的視線又是那般固定地深沈，好像她是在凝視她自身的靈魂一般。加之她走起路來的步伐也是奇特與衆不同的。納塔亞緩慢地十分小心地，彷彿有什麼目不可見之物束縛了她行動底自由一般地在那間空洞的房間內緩步着。他們的屋內擺滿了沉重而低級地誇耀的器具，每件物品都是燦爛發光的，在那裏呼喊著主人的富有。但是這位哥薩克的妻子却是膽怯着顫慄着走過這些貴重的家具與銀器皿之旁，彷彿恐怕它們要將她捉着而將她的喉頭扼住似的。很明顯的，這個大商業都市中的喧譁生活，這位安靜的女子是一點也不歡喜的，並且每當她與她的丈夫一同乘馬車出去的時候，她的眼睛總只是死釘在那個馬車夫的背上。當她的丈夫領她去拜訪別人的時候，她在外面的態度也正如她在家中的一樣奇怪。當客人們來到她家中的時候，她非常慇懃地將肴饌款待他們，但關於客人們所談論的一切，她却毫不感有興趣，而且對於任何人都都沒有特別喜好或憎惡的表現。只有那位富於機智而談諧的馬亞金有時候可以在她臉上喚起一點微笑，而這點微笑也只是漠然得有如陰影一般。他時常這樣談論她說：

「那是一株樹，並不是一個女人！但是生活正像一堆不滅的焚火一般，我們每一個人有時候都發亮起來。她也會燃燒起來的；等着罷，多給她一點時間。那時我們就可以看見她如何開花出來。」

「唉！」伊格拉每每取笑她說。「你在想些什麼？你思戀你的故鄉麼？放高興一點罷。」

她依然沉默着，靜靜地望着他。

「妳到教堂去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妳頂好等等罷。妳還有許多時間可以爲妳的罪惡作祈禱哩。先要犯罪才好。妳曉得，如果妳不犯罪，妳就不會懺悔；如果妳不懺悔，妳就不會得救。頂好當妳還年輕的時候先犯罪罷。我們一道乘馬車出去跑跑好麼？」

「我覺得不想出去。」

他每每在她的旁邊坐下而擁抱她，但她總是冷淡淡的很少應和他的愛撫。他筆直地望進她的眼睛裏說道：

「納塔亞！告訴我——妳爲什麼這樣憂鬱？在此處同我在一路，妳覺得很無聊嗎？」

「不，」她簡單地回答說。

「那末，是爲什麼呢？妳是在想念妳家鄉的人們麼？」

「不，毫沒有什麼。」

「妳是在思索些什麼呢？」

「我不是在思索。」

「那末，是什麼呢？」

「哦，沒有什麼！」

有一次，他竟用方法使她吐出了一個較完全的答覆：

「我的心裏有些什麼很混淆的樣子。我的眼睛中也是這樣。並且我時常感覺得這一切都不是真實的。」

她將手在她的四周繞動着，指着牆壁，傢具，以及一切的東西。伊格拉沒有深思

她所說出的話，只笑着對她說：

『那是錯誤的。此處的一切東西皆是真的。這一切都是貴重的牢實的物品。如果你不要這些，我就將它們燒掉，我將它們賣掉，我將它們盡丟掉——再買一些新的來！你要我這樣做麼？』

『爲什麼呢？』她靜靜地說。

最後他希奇了，這樣年輕健康的一個人，何以能夠過活得好像她總在睡眠一般，什麼欲求也沒有，除了教堂以外什麼地方也不去，並且遠避一切的人。他時常如此安慰她說：

『稍等一些時罷。妳將要生一個兒子，到那時候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就會開始，妳這樣憂鬱，是因爲妳很少有煩惱的原故。有了小孩子，他就會給妳煩惱的。妳爲我生一個兒子，妳可以麼？』

『如果神的旨意是如此，』她低下頭來回答。

以後她的態度就開始令他焦燥起來了。

「唯，爲什麼妳做出這樣一副難看的臉嘴？妳走起路來彷彿是在玻璃上走一般。妳看起來人來，好像妳已經毀壞了什麼人的靈魂似的！唉！妳是這樣一個強健的女子，却對於無論什麼都不感有興趣。真是傻子！」

一天他吃醉了回來，開始用愛撫的樣子與她糾纏，但她把背轉過來對着他。他就大怒起來，高聲喊道：

「納塔亞！妳不要裝裝，小心一點！」

她將臉轉過來對着他鎮靜地問道：

「那末怎樣？」

伊格拉聽着這些話又看着那毫無畏懼的神色就更加觸怒起來了。

「什麼？」他一面怒吼着，一面向她身邊走去。

「你想將我殺掉了嗎？」她身也不動眼也不眨地如此說問着。

伊格拉是看慣了別人在他面前戰兢兢的，現在她的這種鎮靜的態度使他覺得希奇

而觸怒。

「就是這，」他吼叫着，將手舉起去打她。她緩慢地但也正來得及閃避了那一拳頭。她把他的手捉住并將牠推開了，而且依然用那種聲調說道：

『你敢摸我一下嗎。我決不讓你走近我的身邊來！』

她的眼睛漸漸變小了，其中所發出的銳利射人的光輝使伊格拉清醒過來了。從她的臉色看來他懂得了，她也是一隻強狠的猛獸，而且如果她如此下了決心，就是縱令她要失去了生命，她也決不會讓他挨近她的。

『哦，』他恨恨地說着就出去了。

但是已經讓步了一次，他決不再作第二次了。他不能夠忍受，一個婦人而且是他的妻子，竟在他面前不低頭，這簡直是侮辱他的事。從這回事以後，他開始覺得，今後他的妻子在任何事上皆不會屈服於他了，並且在他們之間為爭誰佔優勢必有一個頑強的鬭爭要開始。

『好罷！我們來看誰會得勝，』第二天他一面懷着惡意的好奇心望着他的妻子，一面想着，並且在他的靈魂之中一種強有力的欲望已經在沸騰着要開始這回鬭爭，以

便他好快些享得勝利的快樂。

然而過了差不多四天以後，納塔亞·弗明麗夕娜就對他的丈夫說明，她已經有孕了。

伊格拉因快樂而顫慄了，他緊緊地擁抱着他的妻低聲說道：

『妳是個很好的人，納塔亞！納塔亞，如果是一個兒子！如果妳爲我生了一個兒子，我要使妳富有起來！我明白地對妳說，我要替妳作奴僕！有上帝作證！我要跪在妳的腳前，而且假使妳願意，妳可以踐踏我！』

『這並不是我們的力量所能作得到的；乃是上帝的旨意，』她低聲地說。

『是的，是上帝的旨意！』伊格拉悲痛地說着，很沉鬱地將頭垂下了。

從這時候起，他開始看護照管他的妻，好像她是一個小小的孩子一樣。

『妳爲什麼靠近窗子坐着呢？當心一點哪。妳的腹部會受寒的；妳或會生病的，』他每每嚴厲地而又溫和地這樣對她說。『妳爲什麼在樓梯上跳？妳會受傷的。而且妳頂好是多吃些，吃兩份，使「他」可以有够足的。』

妊娠使納塔亞變得更性更多癡怪沉靜起來了，彷彿她更深沈地看進了自己的內心，她的心已爲她內面的新生命之鼓動所奪了一般。但是她嘴唇上的微笑變得更明顯了，而且她的兩眼中有時閃爍着如黎明的最初之光一般的微弱而新奇的東西。

不久，產期到了。那是在一個秋天的早上。當她發出呼痛的第一聲之時，伊格拉臉上變白了。他本開始預備講什麼的，但只搖着他的手，離開他的妻正在內面痙攣地呼喊着的臥室，跑到會爲他死了的母親作過祈禱所的樓下的一間小房中去了。

他吩咐人拿了 vodka 來，自己坐在棹旁一面嚴肅地飲着，一面傾聽着室內的騷攘之音以及從樓上傳下來的妻底呻吟聲。室內的一隅，在神燈的微弱光中半明半暗地照出來，有許多聖像漠然地黑暗地參差不齊地現露着。在他的頭上，有一種腳的頓踏與磨擦的聲音，什麼笨重之物從地板的這一頭拖到那一頭去了，又有杯盤相觸的聲音，人們忙亂地樓上跑到樓下樓下跑到樓上。一切的事皆在急速地進行，但是時間却走得很慢。伊格拉可以聽着樓上的一種不大明白的聲音：

「好像她是難以產下的樣子。我們頂好打發人到教堂裏去，將天門求開。」

他家中的一個寄食者法蘇西卡走進了伊格拉間壁的一間房內，用可以聽得清的低聲祈禱說：

『上帝，我們的主，他曾發慈悲從天上降下由聖母而生。你知道人們的無力。求你赦免你的僕人罷。』

突然之間，一切的聲響皆消沈了，一種超人類的，震人心靈的喊叫聲發出來了，繼續着就是一種不斷絕的呻吟輕微地在室內浮盪，既而即向着爲黃昏之薄暗所充滿的角隅中消逝了。伊格拉向着聖像投射出陰鬱的視線，一面深長地嘆了一口氣一面想道：

『未必又是一個女孩子麼？』

有時候他立起身來，呆呆地站在房間當中默然地畫十字，又在諸聖像前鞠躬；如此作了以後，他又回到棹子前飲Vodka。雖然他繼續飲了這幾個鐘頭的Vodka，但此時依然還沒沈醉。以後他就漸次昏昏地微睡過去了，如此地他度過了那一整夜以及次日早上一直到中午。

終久那個收生婆慌忙地跑下樓來了，用細微而歡喜的聲音對伊格拉喊道：

『伊格拉。馬菲彝支，恭賀你生了一個兒子！』

『妳撒謊！』他沉鬱地說。

『你怎樣了？』

伊格拉使盡他那寬大的胸部所有的氣力來嘆了一口氣以後，就跪倒在地上，將兩手緊緊地交在胸前顫聲地喃喃道：

『感謝上帝！明顯的你是會願我的血族斷絕！我的罪惡在你面前決不會不懺悔的。我感謝你，哦上帝……！』他一面站起身來，一面卽立時開始大聲吩咐道：

『唯！把一個人到聖尼可拉教堂去請一位牧師來！告訴他伊格拉·馬菲彝支請他來。讓他來替產婦作一次禱告。』

此時臥房的使女進來了，她很驚惶地對他說：

『伊格拉·馬菲彝支，納塔亞·葉明西娜請你去。她覺得身子很不舒適。』

『何以不舒適呢？那立刻就會好的！』他怒吼着，兩眼中閃着愉快之光。『告訴

她，我即刻就來！告訴她，她是個很不錯的人！我只爲她預備一件禮物立時帶來。等
一下。給牧師預備點食物。打發一個人到馬亞金那裏去！」

他底龐大的身軀現得好像是更長大了些，他爲快樂所陶醉了，只是在室內茫然地
漫步着。他微笑了，又磨擦着雙手，並且對聖像也投射以熱烈的視線，他在自己胸前
畫十字，又將手儘量地搖擺着。最後他纔跑到他妻子房中去。

他的眼睛最初所看到的，就是收生婆正在桶內洗浴的那個小小的紅色嬰兒。一旦
看見了他，伊格拉就用足尖站立着，將手又在背後很小心地將脚移動着又滑稽地將嘴
脣突出來向着他那方走去。那個小東西正在水中啜泣並苦悶得手足亂動——赤裸裸的
，毫無氣力，很可憐的。

『唯，當心一點！更要小心地抱着他！他的骨頭還沒長硬哩，』伊格拉柔和地對
收生婆說。

收生婆張開她那牙齒都已脫落了的口開始笑起來了，並且一面又很靈巧地將嬰兒
從這一隻手上拋到那一隻手上。

『你頂好到你夫人那裏去。』

他就很順從地立時向着臥床那面走，並且一面走一面問道：

『啊，納塔亞，妳覺得怎樣？』

當他走近了她旁邊，他便將使臥床上留有陰影的床帷子收攏了。

『我不會再活下去了，』她用低而嘶的聲音說。

伊格拉沒有作聲，他只定著地凝視着沈在白枕頭上的他妻子的臉。枕上她的黑髮披散着好像死蛇一般。她的臉——黃色，無生氣，在她那大而圓圓地睜着的兩眼周圍，又繞有黑色的圓圈，這是他從前不曾看見過的。而且那些可怖的眼中的視線又是死死地像釘在牆壁以外的什麼遙遠之地一般的毫不轉動——這也是伊格拉不曾看慣的。他的心，爲一種苦重的預兆所抑壓，已將其中歡喜的怔忡瓦解了。

『那不要緊的。一點也不要緊。生產總是像這樣的，』他一面將頭伸到妻子面前想親吻她，一面溫柔地說着。然而他的妻正當着他的臉呻吟道：

『我不會再活下去了。』

她的嘴唇是灰色而冰冷的，當他用自己的嘴唇接觸着它們的時候，他明白了死神已經臨到她了。

『哦，上帝！』他一面覺得這種恐怖塞住了他的咽喉，窒息了他的呼吸，一面又如此驚惶地喊着。

『納塔亞！他怎樣辦呢？必定要有人扶養他才行！妳爲什麼說出那樣的話來了？』

他差不多要向着他的妻哭泣起來了。收生婆在他的周圍忙亂着；將啜泣的嬰兒在空中盪來盪去。她反覆着很認真地與他談論，但他什麼也不會聽入耳內——因爲他完全不能夠將眼睛離開他妻子底可怖的臉。她的嘴唇微動起來了，他也聽見了一種很低的聲音在講話，但所講的是些什麼他却理解不透。他坐在床緣上，低聲膽怯地說道：『妳只想想看！他還是一個嬰兒，怎能夠離掉妳呢！振作起來罷！將這種思想從妳心中趕出去！妳將它趕出去。』

他這樣說着，並且他也明白自己所說的都是無用的話。熱淚湧滿了他的兩眼，他

心中突起了一種重如石冷如冰的感覺。

『請恕我罷。再見！當心你的身體。留意，不要飲酒。』納塔亞言不成聲地低語着。

牧師已經來到了。他將她的臉遮蓋着，一面嘆息地就開始讀起柔和的祈禱文來了：

『哦，治癒一切疾病的全能的上帝，現在求你醫治剛產下嬰兒的你的婢女納塔亞，使她從她現在所躺臥的床上好起來，因為我們是正如大衛所說的，「我們沈於不法之中，在你眼前是有罪的。』』

這個老人的聲音不時停頓，他瘦弱的臉是很嚴肅的。從他的衣服上有焚香的香味發出。

『求你保護她所生的嬰兒，保護他脫離一切試探，一切兇惡，一切災害，求你日夜保護他脫離一切惡靈的手。』

伊格拉傾聽着牧師的祈禱，並且悄悄地在那裏哭泣。他的一粒粒的大熱淚珠落在

他妻底裸露的手上。明顯的她的手是不會感覺有淚珠在上面滴，因為它攔在那裏毫不動彈，而且皮膚也不會因淚之落而起顫動。祈禱完畢以後，納塔亞就完全失了知覺，一天以後她就死去了，不會再說一句話——正如她生存時一樣，靜悄悄地死去了。伊格拉籌辦了一個華麗的葬式之後，就使他的兒子受了洗，替他取名爲福瑪，並且很不願意地將他寄養在他的老朋友又是孩子的教父（Godfather）的馬亞金家中，因為馬亞金的妻也正在不久以前養了一個孩子。妻之傷逝使伊格拉底黑髯中生出了不少的白鬚，但他那眼之嚴肅的視線中却現出了一種柔和，明顯，慈悲的新表情。

馬亞金所住的，是一棟很大的二層樓的房子，靠近一個大庭園。這個庭園內有許多牢固的老的菩提樹很繁茂地長着。樹上繁茂的枝極好像密緻黑色的刺繡品將窗遮蔽着，太陽的光線只能斷片地射到那些小房間內去。這些房間內堆滿了傢俱與大箱櫃，所以其中總是爲一種嚴肅的陰鬱的半明半暗的霧圍氣所支配。這一家都是很敬虔的人們——蠟燭，焚香，點神燈的油等底氣味充滿了屋內，而且懺悔的嘆息與祈禱的聲音時常在空氣中漂浮着。宗教的儀式決不怠慢而且很樂意地舉行着，全家人精神上的空暇盡注於其上。家中的女人們幾乎是毫無聲息地蒙着那薄暗，嚴肅，苦重的霧圍氣在室內移動着。她們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腳上又套有柔軟的拖鞋，而且她們臉上總是現有懺悔的神色。

亞可夫·塔拉茲維支·馬亞金家中的人員，除他自己以外，還有他的妻子，一個女兒，以及五位女親戚。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已經有三十四歲了。這些女人都是同樣敬虔的，無個性的，從屬於主婦安多琳娜·伊芳羅弗納。主婦是一個身高而瘦弱的婦人，臉帶黑色，嚴格灰色的眼中含有傲然與伶俐的表情。馬亞金也有一個名叫塔拉斯的兒子，但是他的名字在這家內從來沒有人提過。熟識的人們都知道塔拉斯十九歲的時候就到莫司科去讀書——去了三年以後，他在那裏結了婚，這是違反他父親底意見的——亞可夫就與他脫離了父子關係。以後塔拉斯就完全失了蹤。有人傳說，他是爲點什麼事件，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吧。

亞可夫·馬亞金長得很奇怪的。矮小，瘦弱，但很有精神，少少幾根赤鬚，綠色機敏的眼睛，看起來，好像他是對每個人說：

「唯，不要耽心。我很明白你的。如果你不干涉我，我也決不會害你的。」

他的頭活像一個雞蛋的形式而且又大得異乎尋常。他那滿帶縐紋的高高的額一直與他底禿腦天相連，看起來彷彿他真有兩個面孔一般——一個就是有一隻長軟骨的鼻

子而且人人看來都覺聰明伶俐的面孔，在這個面孔之上就是其他一個面孔了，那是無嘴無眼滿爲縐紋所蔽的，在這些縐紋的後面，彷彿馬亞金是將他的眼與嘴唇藏匿起來直到某一定的時間；而且當這種時間來到了，他就要用別樣的眼來觀看這個世界，也要用別樣的脣來微笑的。

他是一個製繩工場的主人，在靠近埠頭的街上開有一家店舖。在這家店舖內從地板一直到天花板，皆是堆滿了的繩，索，大麻，以及蔴屑等，他自己另外佔有一間開時發有輾軋聲的玻璃門的小房。這間房內放有一張大而古舊破爛的棹子，靠近棹子有一把很深的靠臂椅，椅上罩有漆布，馬亞金整天就坐在那椅子上啜着茶閱讀他一生中一年到頭都定閱的『莫司科報紙』。在商人中，他享有『知慧者』的美名與尊敬，並且他也很歡喜誇耀他自己門第的古舊。他嘎聲地說：

『我們馬亞金家中的人，在嘉德林女王的時候就是爲商人的，所以我是一個血統純正的人。』

伊格拉·哥蒂耶夫底兒子在此家庭內住了六年的時光。待到七歲的時候，福瑪已

經是一個大頭寬肩膀的少年了，並且從他的身材以及他那扁桃形黑色的眼中所射出的莊重的眼光看來，他都要現着較長於他的年齡。他很安靜少言笑，在兒童的欲望上是很頑固的。他每天就與馬亞金的女兒祿寶在一路弄着玩具，女戚中一位強壯面麻的老孃靜靜地守着他。這位老孃不知因為什麼原故別人替她取了一個綽號叫「布幾雅」。她是一個遲鈍膽小的人，就是與小孩們講話，她也是很低的聲音，說的是一些單綴音的字。因為她將時間全用在學習祈禱去了，所以她一個故事也沒有講給福瑪聽過。

福瑪與馬亞金的小姑娘玩得很要好的，但是當她觸怒或挪揄了他的時候，他的臉色就變灰白了，鼻子也膨脹起來，眼睛很滑稽地圓睜着，他便毫無忌憚地打起她來。

祿寶哭了並跑到她母親那裏去投訴，但是安多林娜很愛福瑪，她並不十分留意女兒的訴辭。這種行動反使孩子們之間的友誼更加增起來了。福瑪每天過的時日是悠長而單調。從臥床上起來洗了臉以後，他總是站在聖像之前，隨着那麻面布幾雅低微的聲音，背誦着很長的祈禱文。以後他們就喝茶，並吃許多餅乾，糕團，與饅頭。吃了茶點以後——在夏天——孩子們就跑到那個大庭園中去玩。此庭園的盡頭就是一個壑，

壑的底總是現着暗而濕，使他們充滿了恐怖。孩子們即走到壑的邊緣上也是被禁止的，因此更引起了他們一層畏懼的心。在冬天，如果外面寒冷，從吃茶到吃午飯的時間內，他們就在室內玩，或者跑到中庭的大冰山上去滑冰玩。

到了正午就如馬亞金所說的，吃『俄羅斯式的』午餐。最初是一大盤有油的蔬菜湯，內中放有小麥餅乾只是沒有肉，其次仍是這同樣的湯，但有切碎的肉片和着一起吃；再次就是烤肉——豚肉，鷄肉，犢肉，或者是與粥相混和的凝結乳——以後又是一盤有麵的湯，在這以後總只是尾食品糕點水果乾果糖果之類了。他們飲些由紅山桑子，杜松漿果，或是由麵包做的 *Kvas*（甜飲料）——安多林娜·伊芳羅弗納常時積有許多各種不同的 *Kvas*。大家都是默然地吃着，只不時發出幾聲疲乏的歎息聲。孩子們一人另用一個盤，大人們都在一個盤中吃。這樣飽餐了之後，他們就去睡覺；兩三個鐘頭之久馬亞金底家中都是充滿了鼾聲以及欲眠的太息聲。

睡醒了以後，他們就又吃茶，一面也談論着地方新聞——如聖歌班，教會中的執事，婚嫁之事，或者是某商人不名譽的行爲等等。吃過茶後，馬亞金就對他妻子說：

『啊，母親，將聖書遞給我罷。』

亞可夫·塔拉數維支時常最愛的就是約伯記。將他那一副沈重的銀邊眼鏡戴在他底大而粗蠻的鼻子上以後，他就向四周察視一回看他底聽衆是否都到齊了。

他們都已坐在他看慣了的他們所常坐的地方，並且在他們的臉上都有一種看慣了的，鈍而膽怯的敬虔表情。

『在烏茲地方有一個人，』馬亞金嘎聲地開始講着。此時在屋角的沙發椅上與祿寶並坐着的福瑪，老早就知道了不一會他的教文定是默然不作聲而用手去撫摩他的禿頭的。福瑪坐在那裏一面傾聽着，一面就在自己心中想像這個從烏茲地方來的人。這個人長得很高，身體是赤裸着的，眼睛非常的大就像救世主的聖像中底那一對大眼睛一般，而且他的聲音正像兵士們在營寨中吹的大黃銅喇叭。這個人不斷地愈變愈大了，一直接觸了天，他就將他的黑手伸到雲中，將雲撕散，用可憐的聲音喊道：

『一個道路已經閉塞了，而且上帝又使他被包圍於黑闇中的人，何以被給與了光

明呢？」

福瑪大大地恐怖起來，他顫慄了，睡眠從他的眼上飛走了，他聽着了他教父的聲音。馬亞金此時面帶微笑，一面不時地捻捻他的鬚髯，一面說道：

「啊，我們看他是多麼大膽！」

少年知道了他的教父所講論的是烏茲地方來的那個人，並且教父臉上的微笑也使少年安了心。那個人決不會將天衝破，也決不會用他那可怕的膀臂將天破為碎片。以後福瑪又看見那個人了——他坐在地上，『身體上為蛆與泥塊所蔽，皮膚也是破爛的。』然而這一次他的身體却是小而可憐的，好像站在教堂門口的乞丐一樣。

他說道：

「人是什麼東西，他何以要成為潔淨的呢？由婦人產生出來的，何以要成為義的呢？」

「他如此對上帝說，」馬亞金感動地解釋着。

「他說，我是由肉體而生的，如何能成為義呢？這也是訊問上帝的一個問題。你

們說怎樣？」

讀者做出得勝的疑問的樣子向四周望着他的聽衆。

「他值得如此，那個正義的人。」他們嘆息地回答出。

亞可夫·馬亞金微笑地望着他們說道：

「傻子們！你們頂好把孩子們送去睡吧。」

伊格拉每天到馬亞金家中去，送玩具給他的兒子，將他緊緊抱在懷中撫摩着，但

有時覺得不滿意，他就毫不隱藏自己底不安對福瑪說道：

「你何以是這樣的一個怪物？唯！你爲什麼這樣不愛笑呢？」

他也要向孩子底教父訴苦道：

「我怕他會變得像他母親一樣。他底眼睛很陰氣的。」

「你耽心得太早了，」馬亞金微笑地回答他。

馬亞金也很愛這個教子（Godson）。有一天當伊格拉向他聲明說，要將福瑪領回

自己家中去的時候，他是非常不快活的。

『把他留在此地，』他請求着。『他已經同我們住慣了。你看，他哭起來了。』
『一下就會不哭了的。我又不是爲你生的他。此地的空氣太不適宜了，陰沉得像寺院一般。這與小孩子有害的。而且沒有他，我也非常寂寞。我回到家中——家中是空的。我一點什麼也看不到。如果因爲他的原故，叫我搬到你家中來，那是不行的。我並不是爲他而生存着，他乃是爲我的。正是如此。並且現在我的姐姐已到我家中來了，又有人可以看管他。』

少年終被帶回他父親家中去了。

一回到家中，他就會見了一個好笑的老婦人——一個長的像鉤子樣的鼻子，一張牙齒全都脫落了的大嘴。身高，背駝，穿一身灰色衣服，灰白頭髮，戴一頂黑絹帽子。這個老婦人，在最初不但不使少年歡喜，她反而驚駭了他。然而當他注意到了她那縐紋臉上底黑眼睛是在很柔和地望着他的時候，少年就立時安心地將頭靠在她的膝頭。

『我可憐的孤兒！』她用那充盈而震顫着的天鵝絨似的聲音如此說着，一面靜靜

地用手撫摸他的臉，『緊緊地靠着我，我親愛的孩子！』

在此愛撫之中，有一種特別甜蜜溫柔的趣味。這對於福瑪是完全新奇的，所以他臉上滿浮出好奇心與期待心凝視着這位老婦人。她將他引入了直到於今他仍是一無所知的一種新世界中去了。最初第一天，將他送上了床之後，她就在他旁邊坐下將身子

憑過去問道：

『福瑪西克，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好麼？』

以後福瑪總是在將一個不可思議的世界在他眼前描繪出來的那位老婦人底天鵝絨似的聲音之中，漸漸睡覺了。在少年底受了魔術似的想像中，總有巨人克服妖怪，聰明的公主，傻子變成了聰明人，以及成羣結隊的新奇古怪的人們浮現出來，並且他的靈魂亦爲國民的創造力之健全的美所培養。這位老婦人的幻想與記憶之寶庫是無盡藏的。她在少年的夢中，一時現爲一個妖怪——但只是一個仁慈溫柔的老妖怪——一時又彷彿像那個美麗聰明的 *Vasilisa*。少年圓睜着兩眼屏息地凝視充滿他房間內的黑闇，並且望着此黑闇在聖像前所燃着的微薄燈光之下緩緩地顫動。福瑪將神話中的不

可思議的世界充滿了此黑闇。默然的但是有生命的影子從牆壁上一直走到地板上來。凝視着這個影子的世界，並給它們以各種的形式與色彩，而且在其中創造出生活來，然而一旦只要眼睛一眨就將它們全都毀滅了，這種事少年覺得有興趣而又是可怖的。在他的黑眼睛中，有點新奇的，赤裸的，更孩子似的，而且也不是那般嚴肅的東西出現了，孤寂與黑闇在他的內面喚醒了一種期待的痛苦感覺，擾動了他的好奇心，使他不能不走到黑闇的屋角內，去探明在黑闇的密幕後面究竟是藏着的一些什麼。他跑去，什麼也不會尋見，但是他找尋的希望仍沒失掉。

他懼怯他的父親但也很尊敬他。格伊拉龐大的身軀，粗魯像喇叭一般的聲音，滿長有鬚髯的臉，灰白頭髮的頭，強有力的長臂膊，以及放亮的眼睛——這一切都使他很像神話故事中的山賊。

當福瑪聽着了他父親講話的聲音或者是他那沉重而牢實的脚步聲時，他都會駭得發抖；但當伊格拉溫和地微笑了，好玩地大聲講話，將他放在自己膝頭上坐着或者用他的大手將他高舉到空中，在這種時候少年的恐怖就完全消滅了。

有一次，少年已經到八歲了的時候，伊格拉剛由遠途旅行回來，少年就如此地訊問他道：

「爸爸，你到那兒去了的？」

「到伏爾加河去了的。」

「你是在那兒搶人家的東西麼？」福瑪柔和地問。

「什麼呀？」伊格拉將話的語尾拖長着說，同時眉頭也繃起來了。

「爸爸，你豈不是一個山賊麼？我知道的。」福瑪一面狡猾地眨着眼睛一面說。

他覺得很滿足，因為他以為他已經察出了他父親生活的祕密。

「我是一個商人！」伊格拉嚴厲地說道，但是稍思索了一下，他就慈祥地又說

道：「你是一個小孩子！我做的是麥子生意。我還有幾隻汽船。你看見過『耶馬克』號沒有？那就是我的汽船。而且也是你的。」

「啊，那隻汽船大得很哩，」福瑪嘆息地說。

「是的呀，但你還是一個小人，我明日就買一隻小汽船給你，你要不要？」

『要的，』福瑪答道。但是沈默地想了一會之後，他又懊惱地囁嚅着說：『我以為你是一個山賊或是一個巨人哪。』

『我告訴你的我是一個商人！』伊格拉討好的樣子反覆說着，但是他那注視着他兒子的臉的視線中却帶有幾分不滿足與懼怯之意。

『好像 Malatch 烤麵包的 Fedor 爺爺一樣麼？』福瑪思索了一會如此問着。

『啊，是的，是像他。只是我比他富得多。我比 Fedor 有錢得多。』

『你有很多的錢麼？』

『但也有人比我更有錢些。』

『你有多少筐子呢？』

『多少筐子什麼？』

『多少筐子錢。』

『傻子！錢是用筐子來計算的麼？』

『不用筐子，用什麼來計算呢？』福瑪熱烈地喊着，並且一面將臉轉向着他的父

親，開始急促地講道：『山賊馬克西姆加有一次到一個城裏去將某富人的錢裝了十二筐子走了。他還拿了各種的銀器皿，搶了一個教堂。有一個人要喊叫捉賊，他就用刀殺了那個人，將他從禮拜堂的塔頂上扔下去了。』

『這是不是你姑母講給你聽的？』伊格拉問，一面又很歎服他兒子底熱烈。

『是的！怎麼樣？』

『沒有什麼！』伊格拉說着笑起來了。『所以你想到你的父親是一個山賊。』

『恐怕你許久以前就是一個山賊呢？』福瑪又回到他底題目上去了，而且在他臉上很可以看出，如果他父親底答覆是肯定的他定會非常歡喜。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山賊。你再不要那樣說了。』

『從來就不是的麼？』

『我對你講過了我不是的！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孩子！作山賊未必是很好的事嗎？』

山賊們都是些罪人。他們不信上帝——他們劫掠教堂。他們在教堂裏都是被咒詛的。

唯，孩子，不久我就要發蒙讀書。這正是要讀書的時候；你快到九歲了。冬天的時

候你就讀書，到了春天，我就帶你同我一路到伏爾加河上去旅行。」

『我要進學校去麼？』福瑪膽怯地問。

『首先你就在家中從姑母讀。』

沒過好久，每天清晨少年都是坐在棹子前，手指頭指點着斯拉夫語的綴字教科書，依照他姑母所讀的又跟着反復讀道：

『Az, Buky, Vedy.』

當他們讀到了『bra, via, gra, dra』的時候，許久的時間少年仍不能讀着不發笑。福瑪很容易地就學會了綴字，差不多毫不費力。不久他已經讀的是詩篇第一章底第一段了：『不行惡人底道路的，這人是有福的。』

『對的，我的寶貝！啊，福模西加，你讀的對呀！』因他底進步而非常歡喜的姑母如此應和着說。

『福瑪，你真是不錯！』當伊格拉聽着講他兒子底進步的時候，他就如此誇獎福瑪。『到了春天我們就到 Astrakhan 去打魚，秋天到了我就送你上學！』

少年底生活向前轉動着就像圓球滾下山坡一般。他底姑母作他底先生，同時也是他底玩伴。祿寶·馬亞金時常來玩，與他們在一道的時候，這位老婦人也就立即變成他們中的一個。

他們玩『捉迷藏』與『盲人』等遊戲。當安妃霞底眼睛上蒙了一塊手帕子，她的兩手便向外直伸着，小心地繞着室內走，然而她却一時觸着了棹子，一時又打翻了椅子，或者是當她一面在便當的屋角裏摸索他們，一面又喊着：『唉，小鬼們。唉，惡作劇的孩子們。你們藏在那兒去了？唉？』在這種時候，孩子就覺得好笑又好玩了。

太陽柔和地愉快地照着這個老而衰弱了，但是仍保有一個年輕的靈魂的肉體，照着這個應自己的力量與才能培植這兩個孩子底生命之道的老生命。

伊格拉每每總是清晨一大早就到交易所去，有時候直到傍晚纔回；在傍晚的時候，他就到市鎮廳去，或去拜訪別的人，或是到其他地方去。有時候他是吃醉了回來的。最初福瑪在這種時候就遠避他的父親去藏匿着，以後他也看慣了，並且也曉得了他的父親酒醉時是比平常要好些，他會更慈祥，更爽直，而且更有趣些。如果他是

在夜間吃醉了回來，少年則常時爲他底喇叭似的聲音所喚醒了：

『安妃霞！好姐姐！讓我到我兒子身旁去；讓我到我底承繼者身旁去！』

於是姑母就以欲泣帶罵的聲音答覆道：

『滾開。你頂好去睡罷，你這個要死的鬼！又吃醉了吧？唉！你的頭髮豈不是已經灰白了嗎？』

『安妃霞！我可以看看我底兒子麼？只用一隻眼睛看看……』

福瑪知道安妃霞決不會讓他父親進來的，所以雖然他們在那裏擾攘不休，他依然又睡熟了。然而伊格拉如果是白日裏吃醉了回來，那他就馬上用他底粗大的兩手將他兒子握住，而抱着他一面繞着室內慢步，一面用一種醉漢的歡笑聲問道：

『福瑪！你要什麼？說呀！要我買東西給你麼？要玩具麼？你說呀！你應該曉得，世界上沒有一件物品，是你父親不願意買給你的。我有一百萬的財產！哈，哈，哈！我還會有更多的！你懂得麼？一切都是你的！哈，哈！』

突然之間，他的熱情好像蠟燭被一股猛風吹滅了一般的消散了。他底漲紅了的臉

開始震顫起來，他那燒得紅熱熱的眼睛湧滿了眼淚，他的嘴唇歪成了一個慘淡的恐怖的微笑。

『安妃霞，假若他死掉了，那我怎樣辦呢？』

說了這樣兩句話之後，他就立時狂怒起來了。

『那我要將一切的東西都燒掉！』他一面發狂似的凝視着黑暗的屋隅，一面如此怒吼着。『我要將無論什麼都毀掉！我要用炸藥來將一切都炸爲灰塵！』

『夠了，這樣一個傻東西！你想駭着孩子麼？或者是你想要他生病呢？』安妃霞如此插嘴說，而且這也夠使伊格拉趕快地跑開並低聲說着。

『好，好，懂得了！我走，我馬上就走，但你不要哭！不要嚷。免得駭着了。』

如果福瑪稍有了一點小病，他底父親就將一切的事務拋開，一分鐘也不離開室內，專只用些呆愚的質問和忠告來麻煩他底姐姐與福瑪。他自己則終日沉鬱歎息，滿帶恐怖的神色，而且手足不知所措地在室內緩步。

『你何以要觸怒上帝呢？』安妃霞說道。『當心，恐怕你的怨言達到了上帝面』

前，他就要因爲你對於他底恩惠還抱不平來懲罰你。」

『唉，姐姐！』伊各拉歎息說。『如果萬一不幸，這種事發生了怎樣辦呢？那我的整個的生涯就會一旦成爲粉碎！我爲什麼而活着的呢！誰也不知道。』

與此相似的場面以及他父親之氣分底激烈變化等等，少年最初感覺得很是可怖的，但不久他對這一切也都習慣了。當他從窗戶裏看見他父親回來了，幾乎不能夠跳下橋車的時候，福瑪仍然平氣地說道：

『姑媽；爸爸又是吃醉了回的。』

到了春天，爲實行他的應許，伊各拉就將兒子帶着一路上了他底一隻汽船。如是一個充滿了印象的新生活就在福瑪眼前展開了。

哥蒂耶夫底拖船汽船那個美麗雄壯的『耶馬克』號，正在迅速地向下流駛去。船的兩旁則是伏爾加雄偉的美麗的河岸緩緩地移動——左岸盡溶於日光之中，一帶平地直延天際，正像一床華麗的綠色絨氈一般；右岸呢，其滿爲茂林所密佈的高高崖岸直

向天空聳立，沈入了荒涼的寂靜中。

胸部很寬的河在此兩岸間堂堂地展開，默然地莊重悠暢地向前流着，並且也自知其不可目睹之強力。多山的右岸在水面反映出黑色的陰影，左岸則爲砂州之隈以及廣闊的草原飾以金色與綠色的天鵝絨。此處彼處在山腹中在草原上都有村落現露，太陽閃爍地照在農家底窗格上照在藁草屋底黃色房頂上，教堂底十字架閃耀於森林底綠色間，灰白風車底車輪怠惰地在空中迴轉，由工場煙突中發出來的煙成黑密而捲曲的雲霧向空際昇騰。穿着青，赤或白色短衫的孩子們成羣結隊地站在河岸上，目送着汽船大聲喊叫，汽船則打破了河底安靜向前駛進。由汽船外輪車下所激出的愉快的波浪已冲到了孩子們底脚上而濺濕了河岸。此時一羣乘着一隻小船的孩子們則速急地向河心划去，好在波浪中顛搖着像坐搖床一般。從水中也有樹梢冒出，有時爲滿水所淹了的森林，則在波浪中浮露出像海島一樣。此時由河岸上傳來了一聲憂鬱之歌：

『哦——哦——哦，再來一次！』

汽船經過了許多木排，波浪冲到木排之上，材木因浪之打來而不斷地振搖。木排

上的人們穿着青色短衫，蹣跚得幾乎要跌下去了。他們望着汽船發笑，並且大聲怒吼些什麼。那大而美麗的船橫斷河面而行，它所裝載的黃色木板像黃金閃耀一般，並暗淡地反映於泥濁的春水上。一隻客船由對面駛來而鳴汽笛了——汽笛的回音消散於森林中和山岸的峽谷間而漸次聽不着了。河的中央，由兩條船所振起的波浪自身互相擊打着，將水濺到了船的兩邊，船身亦在河上搖盪起來了。河右岸的山坡斜面，則有如綠色絨毯的冬蒔穀，成褐色條子的空曠地，以及耕掘出來了以待春蒔的黑色條子的地土在眼前展開來。雀鳥像小點一樣在這上面翱翔，但在天空的青色帷幕之中仍可以將它們看得清楚，靠不遠的地方有一羣家畜在牧放，但在相離很遠的地方看起來，它們只顯得像小兒的玩具一般。短小的牧者正凭着手杖站立凝視着河面。

從水面上看來，到處都是自由自在的。草原是暢快的青翠，碧空是柔和地開朗；在水之靜靜的動盪中可以感覺出一種優裕之力；其上則有富裕的五月陽光高照着，空氣中充滿了松杉與清新樹葉之綿密的香氣。而且河岸不斷地迎送着，以它們底美麗來娛樂人們底眼與心，將新的情景在前面展開。

圍繞他們的一切都帶有一種緩慢情態：一切——自然也與人類一樣——都在那兒呆笨地怠惰地生存着；然而在這怠惰中却有一種奇特的從容，看起來彷彿在這怠惰之後藏有一種巨大的力量，一種目不可見的力量，然而，仍是沒有自覺的，仍是沒有何種決定的欲求與目的的。這種半眠的生活中因為缺少了自覺的原故，所以在全體的美麗上就投射有一種哀鬱的陰影。退服的忍耐，對於新而更活的某物之無言的期待等，就是在由風從岸上傳到河面來的杜鵑的悲鳴中也可以聽得出來。憂鬱之歌響着好似呼救一般，有時並含有絕望之音，河流也嘆息着與牠應和。樹梢顫搖，忘形於沈思中了……寂靜……

福瑪終日在船橋上在他父親旁邊度日。一句話也不說，他只圓睜着兩眼凝視兩岸的望不斷的全景，他覺得此時他乃是在他所熟知的神話故事中的那些魔法師與巨人們底不可思議的國境內走着一條寬闊的銀大道。有時他將凡所寓目的一切事物，都來訊問他的父親。伊格拉欣然地簡明地答覆他，但是少年毫不歡喜他底答案。因為這些答案之中不會含有少年感有興趣的以及少年所明瞭的事件，而且福瑪也不會聽着他所希

望聽見的。一時他歎息地向他父親明白說道：

『安妃霞姑母比你更知道的多。』

『她知道些什麼呢？』伊格拉笑着問。

『她什麼都知道，』少年滿有確信地回答說。

在他眼前並沒有不可思議的國現出來，在河岸上時常只是一些與福瑪所住的同樣的城去了一個又來一個。有的較大有的較小，但是人物廬舍教堂——一切都是與他所住的城內相同的。福瑪與他的父親一同去觀察，但他依然覺得不能滿足，沈鬱疲倦地又回到船上去了。

『明天我們就到 Astrakhan 了，』一日伊格拉如此說。

『那地方是與別的城一樣的麼？』

『當然的，不一樣怎樣呢？』

『從 Astrakhan 再往前走是什麼地方呢？』

『那就是海了。叫作喀司便海 (Caspian Sea) 』

「在海裏有些什麼呢？」

「有魚啊，呆孩子！水裏除了魚以外還會有什麼呢？」

「但Ufenh城是聳立在水面上的。」

「那又不同了！那是Ufenh城。只有義人纔住在那裏。」

「在海上未必沒有人的城麼？」

「沒有，」伊格拉回答說，但稍沈默了一會他又說道：「海水是鹹苦的，誰也不能夠吃海水。」

「在海那邊，還有陸地麼？」

「自然的，海不能不有一個止境。它是像個茶杯樣。」

「在那兒也有城鎮麼？」

「也有城鎮。當然的！只是那個地方不是我們的，是屬於波斯的。波斯人在市場上賣杏子與胡桃你看見過麼？」

「是的，我看見過的。」福瑪答道。他臉上頓呈有悲寂之色。

一日福瑪訊問他父親說：

『還有很多的陸地麼？』

『我的寶貝，地球大得很哩！若是你步行起來，十年也不能夠繞着它走一週。』

伊格拉對他底兒子談了許久，講論地球有多少大，到最後他說道：

『到現在仍然沒有人確實知道地球到底有多大，到底盡頭在那兒。』

『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相同的麼？』

『你問什麼是相同的呢？』

『城鎮以及所有的東西……』

『那末，當然的，城鎮與城鎮總是相同的。其中有房屋街道——還有一切必需

品。』

如此相類的會話有過了好幾次以後，少年底黑眼睛中再也不帶着疑問的神情去時常凝視遙遙的彼方了。

汽船上的船員們很愛這個少年，他也愛那些歡笑地與他玩着的受日晒風吹的好人

們。他們作釣魚釣給他玩，又用樹皮作小船，如在一個地方停泊着，伊格拉上岸去辦事去了的時候，他們就將他帶在一路繞着停泊的地方划船玩。少年時常聽見船員們講論他的父親，然而他毫不注意他們所講的是些什麼，也從來不曾將所聽見的告訴他的父親。但是有一天，在 *Astrakhan* 船正在裝載燃料的時候，福瑪聽見了機器匠皮得洛維支底聲音說：

「他硬吩咐要搬這許多柴上來。真是個混蛋！他首先將柴一直堆到甲板上都是的，但他却吼別人。『你總是將機器弄壞了，』他說。『你倒油，』他說，『簡直隨意亂倒。』」

白髮的嚴肅的領港底聲音回答說：

「那都是因為他太過於貪吝了的原故。燃料在此地很便宜，所以他就盡他所能裝的多多地裝些。王八蛋，真是貪吝！」

「哦，真是貪得婪命！」

連續不斷地反覆說了許多次的貪吝二字，便在少年的記憶上釘住了。到傍晚吃晚

飯的時候，他突然問他父親道：

『爸爸！』

『什麼事？』

『你很貪吝麼？』

爲答覆他父親的訊問，福瑪就將領港與機器匠之間的談話告訴了他父親。伊格拉底臉色立時變陰鬱了，他底眼睛也開始怒狠狠地閃着光。

『好，記着罷，』伊格拉搖頭歎道。『好罷，你——你不要聽他們的話。他們不是與你相等的人；不要多與他們來往。你是他們底主人，他們是你底使用人，好好的記着。如果我們喜歡，我們可以將他們一齊都趕上岸去。他們的工價賤得很，隨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像狗子一樣尋得着的。你懂得了吧？他們可以講我許多壞話。但是他們說我的壞話，是因爲我是他們底主人。整個事情的發生，是因爲我是幸運的有錢的，有錢的人總是被人嫉妬的？一個幸福人是一切人的仇敵。』

兩天以後，船上就換來了一個新領港與另一個機器匠。

「亞可夫那兒去了呢？」少年訊問說。

「我辭退了他。我打發他走了。」

「因為那件事麼？」福瑪問道。

「是的，正是因那件事。」

「皮得洛維支也走了麼？」

「是的，我同樣地打發他走了。」

福瑪看見他父親能夠這麼迅速地更變船上的人員，他覺得非常歡喜。他望着他父親笑了，就跑到甲板上，向着一個水手身邊走去。這水手正坐在地上解繩子作線帶。

「我們有了一個新領港了，」福瑪告訴他道。

「我知道。你好，」福瑪·伊格拉提支！你夜間睡得好麼？」

「並且我們也有了一個新機器匠。」

「是的，也有一個新機器匠。你很捨不得皮得洛維支麼？」

「不。」

「是真的麼？他待你那樣好咧。」

「但是他爲什麼罵我父親呢？」

「哦？他罵了你父親的麼？」

「當然他罵過的。我親自聽着的。」

「嗯——並且你父親也聽着了的？」

「他不曾聽着。是我告訴他的。」

「你——嗯」——那個水手囁嚅着又拿起自己的工作來而默然了。

「爸爸對我說：『你，』他說，『你在此地是主人——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將他們都趕走。』」

「誠然，」水手一面沈鬱地凝視着在他面前得意洋洋地誇示自己主人權威的少年，一面如此說。從這一天起，福瑪覺得船員們再也不像從前那般看待他了。有些人變得更有禮貌更和藹了，其他的人簡直話也不高興與他講，卽或講起來，也都是怒氣沖沖，一點也不像從前那般客氣。福瑪最歡喜看沖洗甲板：在這種時候，船員們將褲腳

捲到膝頭上來，有時候竟全都脫掉，手中拿着線帚與刷子一面很巧妙地繞着甲板亂跑，一面將一桶桶的水傾在甲板上，又彼此互相洒着水，笑着，喊着，有的竟跌在甲板上去了。一股一股的水向各方傾流，船員們活躍的聲音與灰白的水的飛沫相混合了。以前，少年在這種有趣輕巧的工作上，從來不曾打擾那些水手們，不，他並且也活動起來，將水洒在他們身上，當他們裝作要將水傾在他身上以恐嚇他的時候，他就大笑着跑開了。但是自從亞可夫與皮得洛維支被解雇了以後，他覺得他對於每個人都是有妨礙的，誰也不高興與他玩，誰也不像從前那般好意地看待他了。他很覺得希奇又感有幾分悲意，因此就離開了甲板跑到舵輪旁坐下了。他覺得受了侮辱似的，就很沈思地眺望遠遠的青色河岸以及岸上長着的鋸齒狀的森林。在下面，在甲板上水正有趣地飛濺。水手們正愉快地歡笑。他渴望下到他們那兒去，但却有點什麼將他阻止住了。

『儘量地與他們遠離些，』他回憶起了他父親的話，『你是他們的主人。』他就覺得很想要向着水手們大聲喊叫——喊叫些暴戾的有權威的話，使他父親好來責罵他

們。他想了許久，但是想不出什麼話來。又過了兩三天以後，他全然明白了船員們再也不歡喜他了。他開始感覺在船上很寂寞。在那些新印象之半塗了色的霧中，那位慈祥溫柔的安妃霞姑母的姿影，以及使少年心靈中充滿了愉快的暖意的她的那些故事，微笑，與溫軟玲瓏的笑聲，都時常現於福瑪眼前。他仍然是住在神話世界中的，然而不可見的無慈悲的現實之手，早已在從事於撕碎少年所由之而觀看四周的那種不可思議的美麗的蛛網。關於機器匠與領港的那件事已將少年的注意力引到他的環境上去了。福瑪的眼光變得更銳利了。他的眼中起了一種有意識的穿鑿，在他向着他父親所提出的質問之中，響有一種要理解是何種線網與原動力在主持人們之行爲的渴望聲。

一天在他眼前就演出了如此的一場面：水手們正在搬運柴薪，他們中的一個年輕，鬚髮，愉快的葉菲門正一面推着手車往甲板上過，一面忿怒地大聲說：

『不，無論如何他是沒有良心的！我與他又不曾定下擔柴的契約。一個水手——那末從名目上就可以明瞭他的職務——但是又要我擔柴——真是領當不起！這簡直是』

要我剝下我不會賣掉的皮來。他是沒有良心的。他覺得將我們的生命都榨出來，那纔聰明極了。」

少年聽着了這些怨言，並且也明白是說他父親的。同時他也看到了，雖然葉菲門在發怨言，但他所擔的柴比別人多，而且走也較別人走得快。對於葉菲門的鳴不平，水手中誰也沒有與他打合槌，就是與他一路工作的那個人也是默然不響，只有當葉菲門太熱心地將柴一堆又一堆地向柴擔上加的時候，他就反對兩句。

『唯，夠了吧！』他含怒地說，『你又不是去裝載在馬背上的哩。』

『你頂好不要作聲。將它縛上罷——縛好不要弄翻了——如果你的血被人啜吸了，依然不要作聲。他能夠說什麼呢？』

突然之間伊格拉出現了。他走向那個水手身旁，站在他面前惡狠狠地問道：

『唯，你在講些什麼？』

『我講的——我知道，』葉菲門訥訥地答道。『在契約中——並沒訂有我不能夠

講話的條件。』

『要吸血的是什麼人？』伊格拉一面撫摩着自己的鬚髯，一面問。

那個水手明白了他已於不知之中被人捉住了錯。看看沒有方法可以逃脫，他就讓手中的柴薪盡落在地上，手掌在褲子上磨擦，爽快地直面着伊格拉就大膽地說道：

『未必我不對嗎？你要吸血麼？』

『我麼？』

『你。』

福瑪看見他的父親揮起手來——拍的一聲，這個水手就沈重地倒在柴堆上去了。他立時爬起來，又默然去工作。鮮血由他受了創傷的臉上滴到樺木的白皮上，他用襯衣的袖將血從臉上拭去，當他再看看衣袖的時候，他歎了一口氣，但依然沒作聲。他推着手車走過少年身旁的時候，兩滴大而渾濁的淚珠在他鼻樑上震搖，少年看見了這……

午餐時福瑪現着很沉鬱，並且不時地眼中含有恐怖望着他的父親。

『你爲什麼蹙着眉？』他父親柔和地問他。

「蹙眉麼？」

「或者你不好過嗎？」

「不是。」

「當心。如果有什麼事就告訴我。」

「你很強壯，」福瑪一時深思了一下說。

「我麼？對的。上帝賜給我的力量。」

「你打他打得多麼厲害呀！」少年垂着頭低聲感嘆。

伊格拉本是預備將一片麵包與魚子醬送進口中去的，但是他的手停頓了，被他兒子的感嘆聲阻轉來了；他就疑問似的看着福瑪低垂的頭問道：

「你是說葉菲門麼？」

「是的，他出血了。以後他走時又哭了的，」少年低聲地說。

「嗯，」伊格拉嚙了一口麵包吼道。「你爲他難過麼？」

「可憐得很！」福瑪帶哭聲說。

『是的呀，你就是那種人，』伊格拉說。

稍沈默了一會，伊格拉傾滿了一酒盃 Vodka，又舉盃來飲乾了，他於是嚴厲地稍帶叱責之聲地說道：

『你沒有應當可憐他的理由。他任意亂爭吵，所以被毆打乃是當然的。我知道他：他是一個很好的人，耐勞，身體又強壯，而且一點也不傻。然而來爭論並不是他所當作的事。我可以爭論，因為我是主人。作主人並不是簡單容易的事。一拳頭決打不死他，反可以使他變聰明點。實在是這樣，唉，福瑪！你尙是一個小孩子，還不懂得這些事。我要教知你怎樣生活。但我在世的日子也不多了。』

伊格拉沈默了一會，又飲了些 Vodka，就不知不覺地又繼續說起來：

『憐恤人的心是不可不有的。你可憐人這是對的。但是你要做得有意義才是。最初看着一個人，你就要弄清楚看他有什麼長處，能夠有什麼用處。如果你察明了他很強壯又能夠作事——那末就憐恤他幫助他。如果他身體軟弱又不願意勞動——那末你只管唾棄他不理他好了。你將這種道理牢牢記在心中——對於什麼都鳴不平的人，無

論何時都是歎息悲傷的人——這種人一個錢也不值；他不配受人憐憫，你無論爲他作什麼都是無用的，就是你幫助他也是枉然。憐恤這些人，反愈使他們狠起來了，愈毀壞了他們。在你教父家中，你看見了各種各樣的人——不幸的行路人，寄食者，以及種種惡漢。你將他們盡都忘掉罷。他們不是人，只不過是貝殼而已，毫沒有用處的。他們好像蚤蟲以及別種不潔淨的東西一樣。並且他們也不是爲上帝而生存的——他們沒有上帝。他們徒然呼上帝的名，爲的是騙些傻子們來可憐他們，把點東西給他們填填肚腹。他們只不過是爲他們的肚腹而生活着，除了吃，喝，睡覺，以及悲歎之外，他們什麼也作不來。他們所成就的，只是靈魂的滅亡而已。他們阻礙了你的路，你反會因他們而跌倒。好人在他們中——正像新鮮蘋果在壞蘋果中一樣——不久也會腐爛的，而且誰也不能因之得一點好處。你還年輕，所以你難得了解我所說的話。「窮面盆堅」的人，這種人你要幫助他。他或者不會來求你幫助，但是你自己應當先想到，不待他來求你，你就先幫助他。而且假使他是很傲岸的人，或者會因你的幫助而觸怒的，那末你就不要使他知道你是在幫助他。從常識想來，就是應該那麼幹的！譬如

在此地有兩塊板子掉在泥中去了——一塊板子是壞的，其餘一塊是很好的板子。如此你怎麼辦呢？那一塊壞板子有什麼用處？你不如丟了它，讓它就在泥中，你可以從它上面走過而不致污了你的腳。至於那塊好板子呢，將它拿起來，放在太陽中曬乾，即或你用不着它，它對於別的人或者會有用處。誠然是如此，我的孩子！你將我所說的話記着。葉菲門決沒有應當受人憐憫的理由。他是一個能幹人，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價值。你一耳光去決不會將他的魂敲出來的。我注意他一星期看，以後我將他調到舵機那邊去工作。我敢斷定，他定可以成功一個好領港。而且如果他要被昇為船長，他也決不會喪失勇氣的——他還可以成爲一個很伶俐的船長咧！人們就是那樣發展起來的。孩子，我自身也是由這種學校卒業過來的。我當他那大年紀的時候，所挨的耳光還不只一個哩。我的孩子，人生對於我們一切的人，並不都是一位親愛的母親。它乃是我們的嚴厲的女主人。」

伊格拉與他的兒子講了兩個多鐘頭的話。講到他自身的少年時代，他的勞苦，以及人類的事，講到人類之可怖的強力，他們的軟弱；他們如何生活；並且人們有時是

裝作不幸以使用他人的金錢來生活等話。以後他又回到他自己身上去了，他告訴他的兒子，他是如何由一個平常的工人出身，而發展到成爲這大事業的主人。少年傾聽他父親的講話，睇視着他的父親，感覺得他父親好像是與他一層一層地更相接近了。雖然他父親的故事中不會含得有如安妃霞姑母的神話故事所充滿的那種材料，但其中却有些新的，有些較諸安妃霞姑母的神話故事更明白更易於了解，而且也是與之同樣有趣的東西。有些強有力的溫暖的什物已開始在少年的小心中鼓動起來了，而且他也爲他父親所吸引。伊格拉明顯地由他兒子眼中的神色，已推測着了 he 心中的感情。於是他速急站起身來，將他抱在懷中緊緊地壓在自己的胸膛上。福瑪也擁抱着他父親的頸項，將自己的頰貼近他父親的，靜默着很急促地呼吸。

『我的孩子，』伊格拉以沈鬱之聲低語道，『我的寶貝！我的快樂！當我還活着的時候，你好好學習罷。唉！活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少年的心因這種低聲而顫慄了；他將牙關咬緊，一時熱淚從他眼中湧了出來。

直到現在，伊格拉在他兒子心中還不會引起何處特別的感情。少年已經與他過慣

了，他正懶凝視得他父親的那高大的身軀，而且也不大懼怯他，然而同時他知道如果他要什麼，他父親無有不替他辦到的。有時伊格拉也會一天，兩天，一個星期，或者差不多一整個夏天都在外面不回家來。然而福瑪依然不會感覺得他是不在家，因為他是那般深切地依戀安妃霞姑母去了。伊格拉轉家來時，少年也覺得很歡喜，然而這種歡喜少年差不多講不出來，究竟是他父親回來了使他如此，或者是他父親所帶回的那些玩具使他如此。但是現在呢，只要一看見了伊格拉，少年就跑去迎接他，將他的手握着笑，並凝望到他的眼中去了，就是兩三個鐘頭不看見他，少年也會感到乏味。他父親在他眼前已變成了一個有趣的人物，而且引起他的好奇心，伊格拉很巧妙地爲他自身養起了愛與尊敬。每次他們在一路的時候，福瑪就懇求他父親說：

『爸爸，將你自身的事講給我聽。』

汽船現在正溯伏爾加河而上。七月中的一個令人窒息的晚上，天空已爲密而黑的雲所滿佈，伏爾加河上的一切都現着有些陰慘的寂靜，他們到了Kazan地方，就在靠

近 Dagon 的近旁在一大連船隊的末端下碇了。錨鏈的響音以及船員們的喊叫聲就使福瑪由夢中驚醒過來了。他從窗口眺望出去，看見了在遙遙的遠方渺小的燈火幻奇地微閃着，船四周的水黝黑而濃厚，好像煤油一般——除此以外，什麼也看不見。少年的心起了痛苦的震顫，他就開始留意地傾聽。一種悲而單調好似愁嘆的歌聲送進了他的耳門，船上的水夫正在呼喚，船亦憤怒似的發出嘶嘶之聲以吐出蒸氣，烏黑的河水悲愁寂靜地濺打船的四周。緊緊地凝視着黑闇中直到他的眼睛發痛，少年才發見了在好幾個黑堆上有微弱的小光高高地暗淡地閃爍。他知道那些是駁船，但是這種知識依然不能使他安靜，他的心頭亂跳，在他的幻想中可怖的黑色幻像都出現了。

『哦——哦——哦，』從遠處傳來的一種拖長的聲音，尾音很似哀泣一般。

一個人從甲板上經過走到船邊去了。

『哦——哦——哦，』這種聲音又聽見了，但是這一次較近些。

『葉菲門！』一個人低聲地在甲板上呼喚。『葉菲門克！』

『啊？』

『王八蛋！起來！把釣竿拿來。』

『哦——哦——哦——哦，』一個人在近處呻吟。福瑪打了一個寒噤，將身子離開了窗口。

那個奇異的聲音益發愈來愈近而且呼聲也漸大起來了，不一時已成了嗚咽聲而消逝於黑暗中去了。甲板上有人恐怖地低聲說：

『葉菲門克！起來！一個客人在水面上飄浮着的！』

『在那兒？』一個急促的聲音問，繼續着就是一陣跣足拍扒聲在甲板上開始響起來，以後又是一陣忙亂，兩個釣竿經過少年的臉而滑下去了，而且幾乎毫無音響地就早已投入了水中。

『一個客——客人呀！』不知誰人在近處嗚咽起來了。一種寂靜的但是非常奇特的擊水聲響了。

少年聽着這種悲慘的哭聲恐怖地顫慄了，但是他却不敢將手離開窗口，也不敢將眼離開水面。

『將燈點來。什麼也看不見哩。』

『快些。』

一點微弱的光照在水面了。福瑪看見水靜靜地搖盪着，漣波經過其上，好似水又很惱而痛苦地顫慄了。

『看哪！看哪！』人們恐怖地在甲板上低聲說。

同時一個大而可怕的人臉，白牙齒咬得緊緊的，在有亮的地方現出來了。它在水中飄浮搖盪着，牙齒似乎在凝視福瑪而微笑地說：

『唉，孩子，孩子，冷得很。再會了！』

鈎竿震搖着一旦舉到空中去了，一旦又投下水中去開始小心地推什麼東西。

『將他推上前！推呀！當心，恐怕將他拋在舵輪上去了。』

『那末，你自己來推罷。』

鈎竿由船邊滑過而碰着了船邊，發出了一種好像牙齒相碰的聲音。福瑪不能夠閉上眼睛不看。在他頭上面踏着甲板腳聲已漸漸向船尾在移動。那種爲死者所發出的

悲慘哭聲又可以聽得見了：

『一個客——客人呀！』

『爸爸！』福瑪顫聲喊道。『爸爸！』

他父親跳下床來跑近他身旁。

『那是件什麼事？他們在那兒作些什麼？』福瑪喊道。

伊格拉粗暴地怒吼着，大踏步地跳到房外去了。還不等福瑪眺望了四周，蹣跚地離開窗走到他父親床前的時候，伊格拉已經轉來了。

『他們駭着你了把？沒有什麼事！』伊格拉一面將他抱起來一面說。『和我一同睡下罷。』

『那是什麼事呢？』福瑪靜靜地問。

『我的孩子，什麼事也沒有。只是一個淹死了的人。一個人淹死了在水面上飄浮着。那算不得什麼事！不要害怕，他已經流得我們看不見了。』

『他們爲什麼推他呢？』少年問道，一面將身子緊緊地靠近他的父親，又因害怕

將眼睛也閉上了。

『是必須要那麼做。水或者會將他拋到舵輪下面去。譬如拋到我們的舵輪下去了。明天警察就會發見出來，那末就要出事了，詢問咧，而且我們也會被留在此地受審察。因此我們纔將他向前面推。這樣做與他有什麼分別呢？他是已經死了的，這不會使他疼痛，也不會觸怒他。活人因他的原故反要受麻煩。睡，我的孩子！』

『他就是那麼向前漂流麼？』

『他是向前漂流。以後或者到一處地方就有人將他撈起來埋葬的。』

『魚不要吃他麼？』

『魚不吃人肉的。螃蟹吃。它們喜歡吃人肉。』

福瑪的恐怖因他父親身上的熱度已漸次在融化了，但是在他眼前，那個可怖的冷笑面孔好像依然是在烏黑的水上搖盪的樣子。

『他是誰？』

『上帝曉得！你在上帝面前替他祈禱：「哦，上帝，求你賜他靈魂安息！」』

『上帝，求你賜他靈魂安息！』福瑪低聲地唸了又唸。

『那樣做才對。現在睡，不要怕。他現在已經去得很遠很遠了。還在向前流。所以你走到船邊去的時候要當心。恐怕你跌下水去了。決不會的！而且——』

『他是跌下水去了的麼？』

『當然的。或者他是吃醉了酒，所以那就是他的結局！或者他是自己跳下水去的也說不定。有人幹那種事。他們跑去投水，因之就淹死了。人生，我的寶貝，是那麼安排着的，死有時對於一個人是樂事，有時因一人之死而使大眾幸福。』

『爸爸。』

『睡，睡，寶貝。』

三

學校生活的第一日，爲誘引人的惡戲之活潑的痛快的呼聲以及亂暴的小孩似的遊戲之騷擾所弄得呆頭呆腦的福瑪，已經由衆人中選擇了他一見而覺得較其他的人更有趣的兩個少年。一個就是坐在他前面的。福瑪側目而視，看見了一個寬背心，滿長着雀斑的粗頸子，大耳朵，後腦殼平平地剪着，滿生着豎立得像刷子一樣的淡紅色頭髮

當那個禿頭的教員將下唇往下一垂就喊出了：『斯莫林·亞弗利肯！』的時候，紅頭髮的少年就緩緩地站起身來，走到教員面前，沉着地望着他的臉上。聽完了問題之後，他就小心地開始用粉筆在黑板上寫起大而圓的數字來了。

『很好……歸位！』教員說。『亞覺夫·尼可拉接着他的做！』

在福瑪鄰近坐着的一個有黑色小鼠眼的性急矮小的少年就由坐位上跳將起來了。他由棹子間走過去的時候，率性亂闖，並且掉轉頭來東張西望。走到了黑板前，他搶着了一條粉筆便墊起脚尖來，開始騷擾地用粉筆在板上畫起來，鬧得十分嘩然，粉沫也飛散得到處都是，於是黑板上才散有一些小而看不清的記號。

『不要鬧得這麼響！』教員擡起他那黃色的臉收縮他那疲倦的眼說。亞覺夫以震顫之聲速急說道：

『第一個負販人賺了十七個哥貝喀。』

『好了！哥蒂耶夫！你告訴我，如果我們要知道第二個負販人賺了多少，就應該怎樣做呢？』

正在眺望同學們的各各相異的行動而望得出神的福瑪，在毫無準備之中就被這一問問住了，所以他只有緘默不開口。

『你不知道麼？應當怎樣做，斯莫林你講給他聽。』

已經將手指上的粉沫用破布過細地拭淨了的斯莫林，現在就將破布放下，眼睛也

沒瞧福瑪早將問題作好又在開始用破布拭手了。同時亞覺夫且笑且跳地也走回他坐位上去了。

『唯，你！』亞覺夫一面低聲說，一面就在福瑪旁邊坐下了，此時他的拳頭正剛碰着了福瑪的身體。『你爲什麼不知道呢？一共賺了多少錢？三十個哥貝喀……而且只有兩個負販人。他們之中有一個賺了十七個哥貝喀。那末，其他的一人賺了多少呢？』

『我曉得，』福瑪一面省視那個沈着地回到自己位上去的斯莫林的面孔，一面摸不着頭腦地低聲回答。他很不歡喜那個圓團團滿臉雀斑的面孔，又加上一對多脂肪的藍眼睛。亞覺夫將福瑪的腿捻一把問道：

『你是誰的兒子？是那個『癡狂者』的兒子麼？』

『是的。』

『啊！你願意我總是暗地裏提你的書麼？』

『願意。』

「那末，你給我些什麼作報酬呢？」

福瑪思索了一會問道。

「未必你自己一切都知道麼？」

「我麼？我是第一個括括叫的學生。你不久就會曉得的。」

「亞覺夫你又在那兒談話麼？」教員無元氣地喊道。

亞覺夫跳起來大膽說道：

「不是我，伊仿·安得利維支——是哥蒂耶夫。」

「他們兩個人都在談話，」斯莫林冷靜地報告說。

很悲慘地將臉一顰又好笑地動着他的一張大嘴，教員將他們一並斥責了一頓。然

而他的責言依然不能禁不住亞覺夫的口，他立時又低聲說道：

「好得很，斯莫林！記着，你告訴先生啊。」

「但你爲什麼都推在別人新學生身上呢？」斯莫林頭也不轉過來向着他們，只低

聲如此詢問。

「好罷，好罷，」亞覺夫喃喃地答道。

福瑪默然沒作聲，只側目凝視着他旁邊的這位英勇的少年。他覺得很歡喜這位少年，同時他心中又起了一種要與這位少年愈離遠愈好的欲求。在休息的時間內，福瑪從亞覺夫那兒得知了，斯莫林也是有錢的人，他是一個製革場主的兒子，亞覺夫自身則是裁判廳內的一個看門人的兒子，非常窮苦的。後者只要看看那個靈巧少年身上所穿的灰色粗絨布，膝頭與肘節上都滿飾着縫補的服裝；他的慘白帶菜色的面孔；矮小，多角，而且全身是骨的身軀，就可以完全明白他是窮苦無疑了。這少年講起話來，他的聲音好似金屬的中音一般，並且他還是一面講一面顰顏弄手勢。他常時用些只有他自己明白其意義的字句。

「我們作朋友，」他對福瑪聲明說。

「你爲什麼在先生面前說我的壞話呢？」哥蒂耶夫訝怪地望着他，又將剛纔的事提出來了。

錢的人。但是我是一個窮的依賴人家吃飯的人；先生不歡喜我，因為我很大膽，而且我從來不曾送過他禮物。若是我的功課不行，他老早就將我趕走了。你知道，我要由此處昇學到中學去的。讀完了二年級我就走。現在我已經在一個大學生面前補習，預備好進二年級。到了中學，我就要發很用心讀。你有幾匹馬？」

「三匹。你爲什麼定要那麼用心讀書呢？」福瑪問道。

「因爲我很窮。窮人不得不發憤讀書，以期可以變爲富有。有的窮人成了醫生，官吏，或將軍。我將來要作一位「帶刀的軍人」。腰上掛一把刀，靴上套起踢馬刺，走起路來「克林，克林」地響。你將來要作怎樣的一個人呢？」

「我不知道，」福瑪煩悶地說，一面凝視着他的同伴。

「你也不須得成爲什麼。你歡喜鴿子麼？」

「我歡喜。」

「你真是一個獸子！哦！啊！」亞覺夫效倣福瑪講話的那種慢吞吞的樣子說。

「你有多少鴿子？」

『我一個也沒有。』

『呀，你！幸得你還是有錢的人，你連一個鴿子都沒有。就是我也有三個哩。若
是我的父親是有錢的，我定要有一百個，一天到晚將它們追着玩。斯莫林也有鴿子
——很好的鴿子！他有十四個。他送了我一個。但是他很吝嗇的。一切有錢的人都
很吝嗇。你——你也很吝嗇麼？』

『我不知道，』福瑪逡巡地答道。

『到斯莫林家中去，我們三個人一路來追鴿子玩。』

『好嗎。如果我家裏允我去。』

『未必你父親不愛你麼？』

『他愛我。』

『那末他會允你去的。只是不要告訴他說我也去。恐怕他不會允你與我在一道。

你只說你要到斯莫林家中去。斯莫林！』

一個肥胖的少年走到他們面前來了，亞覺夫就與他打招呼，一面輕蔑似的搖着頭

說：

「啊，你這個紅毛誹謗人的鬼！與你作朋友是毫無價值的，笨漢！」

「你爲什麼罵我呢？」斯莫林鎮靜地訊問，同時又將眼光牢牢釘着福瑪。

「我並不是在罵你，我是說真實話，」亞覺夫一面用力將身子站直一面解釋說。

「聽着！雖然你是一個弱蟲，但是——算了罷！星期日我們做過彌撒 (Mass) 以後來看你。」

「你們來罷，」斯莫林點頭說。

「我們一定來的。就要敲鐘了，我要快些跑去買金雀，」亞覺夫說着就從他腰包裏摸出來一個紙盒子，盒中有什麼生物在內蠕動。立時好像水銀珠脫落了手掌似的，亞覺夫的姿影已從校庭中消失不見了。

「他真是一個奇怪人物！」因亞覺夫的敏捷而致呆然的福瑪訊問似的看着斯莫林如此說。

「他總是這樣，他很聰敏的。」紅毛少年解釋說。

「而且也很有精神的，」福瑪附言道。

「是的，也很有精神的，」斯莫林同意說。以後他們默然地互相望着。

「你可以同他一路到我家裏去麼？」紅毛少年問道。

「可以。」

「來。我家裏很好玩的。」

福瑪對這一句話沒作答覆。以後斯莫林問他說：

「你有很多朋友麼？」

「我一個也沒有。」

「我未上學以前，也是一個朋友也沒有。只是些從弟兄。現在你一下就有了兩個朋友。」

「是的，」福瑪說。

「你歡喜麼？」

「我歡喜。」

『有了許多朋友的時候，纔很快活。而且也容易讀書些——他們可以暗地裏提你的書。』

『你是一個好學生麼？』

『當然的！我門門功課都做得很好，』斯莫林鎮靜地說。

鐘聲好像受了驚駭般的響了，又好像慌忙逃遁似的消逝了。

坐在教室中，福瑪開始覺得較為自由些，他將他的朋友與其餘的同學相比較起來。不一會他看出了他們兩人皆是校中最優秀的份子，而且也是最先引起人注意的，正像黑板上還不會拭去的5與7兩個數字一般。福瑪覺得非常歡喜，因為他的朋友較諸其他的任何同學都好些。

他們三人一路由學校走回家去，但是亞覺夫不一會就轉入了一條狹窄的橫街，斯莫林却與福瑪一路一直走到福瑪屋門口，臨別時他說道：

『你看我們兩個人回家都是同路的。』

回到家來，福瑪被人很熱鬧地歡迎着。他的父親給他一隻刻有精巧花紋很重的銀

調羹爲禮物，他的姑母則送他一條她親自織的領帶。他們正在等他吃午飯，也已經爲他預備了他所喜歡吃的菜。當他一脫去了外衣坐到餐棹前的時候，他們就開始不絕地詢問他。

『啊，怎麼樣？你還歡喜學校麼？』伊格拉痛愛地望着他兒子的生氣勃勃紅潤的臉如此訊問。

『很好。非常好的！』福瑪答道。

『啊，我的寶貝！』他姑母感動地嘆一口氣說，『不要受朋友們的欺負。要是他們得罪了你，你馬上就去告訴先生。』

『說罷！看妳還教示他些什麼？』伊格拉微笑了。『總不要像那樣做！誰個得罪了你，你應當自己與他交涉，以你自己的手去懲治他，並不要藉助於別人。同學中有很好的麼？』

『有兩個，』福瑪想起了亞覺夫因而微笑起來了。『其中的一個很大膽——簡直形容不出！』

「他是誰？」

「一個看門人的兒子。」

「噫！你是說他很大膽麼？」

「大膽得令人可怕。」

「真的！其他的一個呢？」

「那一個是長有紅頭髮的。叫斯莫林。」

「啊！顯然是米特利·伊凡洛維支的兒子。你同他好好在一路玩，那是一個益友。米特利是一個很聰明的農人。如果那個孩子像他父親，那就很不錯。但是，其他的一個——你知道的，福瑪，你頂好請他們星期日到我們家裏來玩。我買點禮物回來，你好款待他們。我們來看看他們是怎樣的孩子們。」

「斯莫林已經請我這個星期日到他家中去的，」福瑪望着他的父親好似徵求同意般的說。

「是那麼樣。好罷，你去就是！去不妨事的。觀察觀察世間上有些怎樣的人們。」

你不能够無朋友孤獨地過一生。譬如你的教父與我，我們兩人作了二十多年的朋友，我因他的智能得了很不少的益處。所以你也與那些比你更好更聰明的人作朋友。與一個好人一路相磋磨，就好像一個銅錢磨擦一個銀錢一般，使你自己可以變成一個銀錢。」

伊格拉因自己的比喻而哄笑起來了，他立時又嚴重地附言道：

『我不過是在講笑話。要做一個本色的人才走。無論怎樣少也不要緊，總要是自身有點智能。你有很多門功課麼？』

『很不少！』少年嘆氣道。好似此嘆息之回音似的，他姑母也應以深深的嘆息。

『那末，用功好了。在學校裏不要不如別人。然而，我告訴你，雖然你學校中有二十五級，但是除了讀、寫、計算以外，他們再不會教知你什麼了。或者你也會學習一些不正當的事情，但是上帝保佑你！如果你學着幹那種事，我就要好好收拾你。你若吸煙，我就要將你的嘴唇割下來。』

『記着上帝，福模西加，』他姑母說。『記着，不要忘掉了上帝。』

「真的！尊敬上帝與你的父親。但我要告訴你，學校的教科書是算不得什麼的。它們對於你，只好像斧與鉋之對於木匠一般。它們只是工具而已。工具決不會教知你怎樣去利用他的。你懂得嗎？譬如將一把斧頭遞給一個木匠，叫他去將一木樑斫成方形。只是手與斧頭是不夠用的；也必須要他知道怎樣去斫材木，而不至於斫材木反把脚打着的。讀與寫的知識是給了你的，但你要以這種知識來治理你的生活。因此單只有書在這種意義上是算不得什麼的；必須要能夠利用它們才行。這種會利用的才能較諸任何書本都更為巧妙，而且在書中也不曾有絲毫的記載。這，福瑪，你是應當由實生活才能夠學習得來的。書是一件死的東西，你可以任意將它怎樣處置，你可以將它撕碎，或將它毀掉——它決不會喊叫起來的。然而只要你在實生活中走錯了一步，或者是在其中佔錯了地方，它就要開始以千百個聲音來向你咆哮；它要飛拳來打你，將你摔倒在地上。」

福瑪將肱憑在食棹上熱心地傾聽他父親的談話，而且在他父親的強有力的聲音之下，他一時幻想着那個木匠是在斫木樑，一時他自己又是伸着兩臂留心竊竊地在接

近什麼大而活活的東西，而且很想握住這個可怖的什麼東西。

『一個人應當爲自己的工作而培養自己，也應當完全知道達到自己的工作路途。孩子，一個人是正像船上的領港一般。在年紀輕的時代，就正像滿潮的時候一樣，要一直向前駛進！無論在何處，你都有路可走的。然而你不能不知道什麼時候纔是應該把舵的時候。潮水退了——這兒一塊淺灘，那兒一堆暗礁！對於這一切，你都必須要曉得，而且駛行起來，也要按時機而動，那才能夠平安無事地達到港口。』

『我定能夠達到的！』少年傲然地滿懷自信力地看着他父親如此說。

『啊，你倒說得勇敢得很！』伊格拉大笑起來了。老姑母也開始溫和地笑了。

自從與他父親一路到伏爾加河旅行轉來以後，福瑪在家中變得稍活潑些，與他父親，姑母，以及馬亞金談講起來說的話也稍多了一點。然而在街上，在一個生地方，在客人面前，他却總是沉鬱的，總是怪訝地眺望他的四周，彷彿他感覺得無論在何處總有什麼仇敵似的，總有隱藏着不給他看見而又偵察他的什麼東西存在一般。

在夜間他時常突然地驚醒過來，很久傾聽着他四周的寂靜，圓睜着一對大眼目不

轉睛望着黑闇中。那時他父親的故事在他眼前就變成了影像與圖畫了。不知不覺之中，他已將這些故事與他姑母的神話故事混合起來，因此就爲他自己創造出一種含有明耀的幻想色彩而又奇妙地雜以嚴酷的現實之陰影的混雜事件。這些又集合成一些巨大的難以明瞭的東西。少年把他的眼睛閉上，將這一些都驅逐開了，他努力要制止使他害怕的那些幻想。但依然是徒然的，任他怎樣也睡不着，房內愈變愈充滿了那些黑暗的陰影。以後他只好悄悄地喚醒他的姑母。

「姑母！姑母！」

「作什麼？睡呀。」

「我要到妳那兒來，」福瑪低聲說。

「爲什麼呢？睡，寶貝，睡。」

「我怕得很，」少年明言道。

「你頂好自己心中唸，」主要復活，「那你就不会害怕了的。」

福瑪睡在床上睜着眼睛唸祈禱文。夜之寂靜在他眼前現成了一遍茫無際涯十分安

靜的黑水。此黑水非常滿溢，全部皆已凍結了，其上漣波全無，動搖的影兒一個也沒有，雖然它是無底之深但其中什麼也沒有。在黑闇中向下望着這一遍死水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此時守夜人的更棒響了，少年看見水面上開始震顫起來，水面上也為漣波所佈滿，明亮的小圓珠在上面舞蹈起來了。鐘樓上鐘的響聲，一陣雄偉地盪來，全體的水都震動了，水面也因鐘聲而稍起震顫。一大塊光也震顫起來了，將光散布水面，其中心照到遠遠的黑闇之處，在那兒漸變為灰白而消逝了。以後在此黑暗沙漠中又是令人生厭的死一般的寂靜。

『姑母，』福瑪哀求似的低聲呼叫。

『寶貝？』

『我要到妳那兒來。』

『來，那末來罷，我的寶貝。』

到了他姑母床上，他就緊緊地靠着他姑母哀求道：

『妳講點什麼給我聽。』

『半夜深更哩？』姑母睡意沈沈地反對說。

『我求妳。』

他也不須得多請求。一面打呵欠，一面仍將眼睛閉着，那位老婦人就慢慢地開始她的因睡眠而變啞的聲音講道：

『啊，小少爺，古時候，在某國裏住着一個男子與他的妻子，他們是很貧窮的。他們非常不幸福，連吃的東西都沒有。他們就到外面去討飯，有的人給他們一點壞麵包皮，這兩夫婦每日就靠這來度命。如此地他的妻子生了一個孩子——生了一個小孩子——因此就不能不把他受洗禮，但是呀，因為窮得很的原故，他們請不起教父教母與客人，所以沒有一個人來給他們的孩子行洗禮。他們想出這種辦法，又想出那種辦法——然而依舊沒有一個人來。所以他們就開始祈禱上帝說，『哦，上帝！哦，上帝！』』

福瑪知道這是講論上帝的教子的一個可怕的故事。他聽此故事早已不止一次兩次了。他現在正在想像這位上帝的教子是乘着一匹白馬到他教父教母那兒去的；他是乘

着馬在黑闇中走，要經過沙漠，在途中他看見了罪人們所受的許許多多不堪的刑罰。他也聽見了他們的微弱的呻吟與哀求聲：

『哦！唯！請你問問上帝，我們還要在此受好久的苦！』

此時福瑪覺得，好像是他自己在黑夜中乘着一匹白馬似的，並且這些呻吟與哀求聲都是向着他而發出來的。他的心臟因一種解釋不透的欲求收縮起來了；憂愁壓住他的胸頭，熱淚已湧滿了他所緊緊地閉着到現在仍不敢睜開的兩眼。

他不休止地在床上輾轉。

『睡，我的孩子。耶穌與你同在！』那位老婦人停止她的人們因罪而受痛苦的故
事說。

次日清晨福瑪起來很健康愉快的。他趕忙洗了臉，速急吃過茶，將香甜餅揣在腰包內就趕急往學校裏跑。這些香甜餅乃是那個靠有錢朋友們的仁慈而過活總是飢餓不堪的小亞覺夫所等待着的。

『帶了點吃的東西來沒有？』亞覺夫將他的尖鼻子轉過來如此招呼福瑪說。『拿』

出來給我吃罷，因為我從家裏出來一點東西也沒有吃的。我太起來晚了，什麼吃的鬼東西都沒有了！我昨天晚上，一直讀到兩點鐘纔睡。你的算題作好了沒有？」

『還沒有。』

『唉，你這個懶東西！好罷，我即刻替你趕做起來！』

他將他那小而尖的牙齒咬着香甜餅，口中發出如貓在安樂時所發出的那一種嗚嗚聲，他的左脚又在地上踏出節拍來，一面就做着算題；並且不時地向着福瑪投射幾句短句子；

『你懂得啊？一個鐘頭漏出八斗。共漏了幾個鐘頭——六個鐘頭吧？啊，你們家裏吃多少好東西呀！所以我們就應當用六來乘八。你歡不歡喜餅子內放有青葱的？哦，我真是歡喜得要命！因此，在六個鐘頭之內，從第一個貯水槽內就漏出了四十八斗。槽內一共貯有九十斗。從此以下的。你都懂得麼？』

福瑪歡喜亞覺夫比較斯莫林爲甚，但他却下斯莫林更相友善。他非常驚異這個小人物的才能與敏捷。他看見亞覺夫比他自己更聰明更好；他很嫉妒他，而且因此就憎

惡他，同時他也憐恤他，但只是一個滿足人對於空腹者所抱的一種哀憐之感而已。他之所以與那個不大有趣的紅髮少年斯莫林更相友善，而不與此聰明的少年相友善的緣因，恐怕正是這種哀憐之感在中作祟罷。喜歡取笑他的飽腹朋友的亞覺夫，也時常對他們說：『唉，你們簡直是裝餅的小箱子！』

福瑪很憤恨亞覺夫更這種譏誚。有一天觸動了福瑪的脾氣，他惡意而帶輕蔑地說道：

『你是一個乞丐——一個靠別人賙濟的！』

亞覺夫瘦黃的臉上立時覆上了一層陰影，他緩慢地答道：

『好罷，就這麼樣！我再總不提你的書了——那末，你就會變成一筒木料！』

這兩個少年大約有三天不曾彼此交談一句話。最不好聽的是，先生覺得很可惜在這數日中，不能不以最低的分數給與那高貴的伊格拉。馬菲維支的兒子。

亞覺夫對於一切消息都非常靈通。他在學校中講論，檢察家中的使女如何生了一個孩子，因為這個原故檢察事的妻子又如何將熱咖啡傾在她丈夫身上。他知這在什麼時

而且，在什麼地方最好捉鱸魚；他知道如何作鳥的係蹄與鳥籠；他能夠講得非常詳細，一個士兵如何在兵舍的頂樓上吊死了；他知道那一天某學生的父母送了先生一件禮物，並且很詳細地知道此禮物究竟是什麼東西。

斯莫林的知識與興趣的範圍，只限於商人的生活圈內，而且在一切之上，這個紅毛少年最喜歡評價他人的住屋，船隻與馬以判斷某人較某人更富。關於這些事，他知道的非常詳細，而且講起來津津有味。

如福瑪一樣，這紅毛少年對於亞覺夫也是抱的同樣的哀憐之感，但是稍像一朋友和同等人而已。無論何時哥蒂耶夫與亞覺夫爭吵了以後，斯莫林總是趕快地與他們和解。有一天他們一路回家的時候，斯莫林問福瑪道：

『你爲什麼時常與亞覺夫爭吵？』

『但他爲什麼那樣自恃呢？』福瑪愠怒地說。

『他所以驕傲的，是因爲你總不熟悉你的功課，他時常幫你的忙。他很聰敏。但因爲他很窮——然而這豈是他的錯呢？他要學什麼，就能夠學得熟什麼，他將來也可

以變成有錢的人。』

『他像一個蚊子，』福瑪輕蔑地說；『他嚶嚶地叫着突然之間就要來咬你一口。』

然而在這些少年們的生活之中，仍有點什麼將他們牽繫着；有時候他們的性質與地位間的差異的自覺完全消滅了。星期日他們三人則一同聚集在斯莫林家中，攀到翼屋頂上一間很大的藏鴿屋前，將鴿子全都放出來。

美麗的，飼養得非常好的一羣鴿子，展張它們那白如雪的羽翼，一個一個由鴿室中飛出來，在屋頂的脊上成爲一排休憩着。這些鳥兒一面浴於日光之中，一面嗚嗚地鳴着在少年前誇示它們的美麗。

『我們來吼嚇它們罷！』等得非常急燥的亞覺夫如此請求說。

斯莫林舉起一根尖端上繫有用樹的內皮作成鞭的竿子來摔得呼呼的響。

受了驚的鴿子都振起翼來飛向空中去了。繞成大的圓圈，它們輕快地向着青空之底飛去；它們愈高愈高地飛着，如銀似雪的羽毛不斷地閃光。有些鴿子將兩翼闊闊地

伸張着毫不動彈，好像鷹一般地翱翔着直欲達到天底；其餘的鴿鳥嬉戲着在空中翻轉地飛，一時如雪塊似的落下來，一時又如矢一般的升上去。不一時全羣的鴿鳥，彷彿靜止地懸在空之荒漠一般，而且愈變愈小，又好似沈於空中去了。頭臉仰向天空，三個少年目不轉睛地凝視翱翔的鴿羣，默然豔羨不已——他們疲乏的眼中，那般滿含寂靜的悅怡，對於這些自由在地飛離地面而昇至陽光滿射的沈清安靜的空氣中去的有翼的生物，仍不免稍懷妬意。幾乎成了看不清的細點的小鴿羣，此時只不過時碧空的小沫點，仍誘引着少年道的想像。亞覺夫好似代白他們三人的共通感情，深思地低聲說道：

『朋友們，我們要像這樣高飛才行。』

被同樣的歡愉連繫着，注意地默然地等待他們的鴿羣由青空之底飛回，三個少年的身體緊緊地互相接近，他們的思想正如鴿羣離開了地面般的遠遠地離開了生活之氣息。在此瞬間他們完全成了小孩子，不知嫉妬也不知憤怒；與一切都斷了交涉的他們，在彼此之間乃互相接近了，三人默無聲息，由他們的目光中斷定他們的感情——

他們正如在空中翱翔的鴿鳥同樣幸福。

現在鴿羣已飛回屋脊上了。在此翱翔後已經疲乏的它們，少年們毫不費力的就將它們趕入鴿屋中去了。

『朋友們，我們去摘蘋果去吧？』爲一切遊戲與冒險中之主動者的亞覺夫如此提議。

他的這一聲提議，即將鴿羣在少年們心中所留下的平和驅逐出去了。此時，好像強盜一般，小心靜聽一切聲響，他們悄悄地偷着走過後園向着鄰家的果園進行。怕被人捕獲了的恐怖，已由要安全地盜着之期望所緩和了。但是盜竊仍是勞働，而且是危險的勞働，由自己的勞働所得來的東西又是那般愉快的！愈費力不小，則愈加愉快。少年們小心翼翼地攀過了果園的圍牆，彎着腰，非常恐怖地一面慎重注視四周，一面向着蘋果樹徐徐走來。即是最微小的沙沙之聲，他們的心臟也會因之而起顫動，胸中的怔忡也會因之停止。少年們對於不幸而被捕獲了，以及如果被看清了認明了是誰人的等事，對他們都是同樣地恐怖，然而只要被人看見了怒吼起來，少年們也就感覺滿足

了。如此他們便立時分開，各人向着不同的方向逃跑。過不一會，即又聚在一起，眼中閃出愉快大膽之光，互相嬉笑地談論各人聽着有人在追逐時的感覺，以及他們在果園中跑得那般快，好似足下的土在燃燒般時所遭遇的事等。

這種山賊式的襲擊，比較任何理冒險與遊戲更能惹動福瑪的歡心。當幹這種襲擊的時候，福瑪的態度之大膽，每使他的同伴們驚奇而憤怒。在他人的果園中，他是有意做出毫無顧忌的樣子：他高聲談笑，嘩然地將蘋果樹的枝極折斷，並且將蟲食了的爛蘋果摘下來，摔在園主的住屋那方。怕被捕獲了的這種危險毫不能使他恐怖，反轉激起了他的勇氣——他的眼睛變得更黑，牙關緊閉，臉上浮現一種傲慢與憤怒的表情。

斯莫林就歪着他的那張大嘴說道：

『你自己簡直太大驚小怪做作起來了！』

『無論如何，我總不是一個膽怯者！』福瑪答道。

『我知道你不是一個膽怯者，但爲什麼那樣大驚小怪地做作呢？不那樣做作起來，也可以幹得成事的。』

亞覺夫又從另一觀點來非難他說：

『你若願意自己投到他們的手中，那末你一人可以隨便幹好了。我不是你的朋友。他們捉住了你，就會將你送到你父親那裏去——你父親決不會怎樣處罰你，但假使是我被捉住了，那我全身的骨都會被人打斷。』

『膽怯者！』福瑪倔強地固執己意。

以後有一天，福瑪真的被一個瘦而小的老年人，二等大佐朱馬可夫捉住了。悄悄地走近正在將偷摘的蘋果揣在懷中的少年身旁，此老人就一手抓住少年的肩膀。用恫嚇的吼聲喊道：

『啊！這一回我捉住你了，小強盜！』

福瑪此時尚只十五歲，他很巧妙地扭脫了老人的手。然而他依然不逃跑，只繃着眉頭將拳握得緊緊地威嚇地說道：

『你敢摸我一下吧！』

『我決不會摸你。我只將你交給警察！你到底是誰家的子弟？』

福瑪不會想到老年人會說出這一句話來的，他的勇敢與傲然的態度立時消去了。
福瑪覺得由此處到警察署，這樣在街上走着是他父親決不會饒恕他的事。所以他戰慄了，很煩惱地說道：

『是哥蒂耶夫的。』

『是伊格拉。哥蒂耶夫的兒子麼？』

『是的。』

現在那位二等大佐聽了不禁驚惶失措了。他把胸突起來將身子站得筆直的，而且不知何故又特意咳嗽一聲將自己的喉頭弄清。然後又將兩肩低垂，以父親似的聲調對少年講道：

『這是一件可恥的事！那般有名而被人尊敬的人的兒子做這種事！這與你的地位是不相襯的。你可以回去，但是如果你下一次又來幹這種事！嘿！那我就不得不告知你的父親了……但是請你代我致意令尊大人。』

福瑪看着老年人面容上的改變，因而懂得了他是懼怯他父親的。好像一隻小狼一

樣，少年斜視着朱馬可夫；但是老年人此時却帶着滑稽的嚴重態度捻着他的鬍鬚在少年之前躊躇不安，因為少年雖然得了能走的許可，但是依然是站着不動。

『你可以回去，』老年人指着通到他家的那條路又反覆地說。

『對於交結警察的事怎樣辦法呢？』福瑪嚴重地問道，但是聽了那必然會發出的答案又立時驚駭住了。

『我說笑話的，』老年人微笑答道。『我不過想嚇你一下的。』

『你自己懼怯我的父親罷了，』福瑪說了這句話就將背轉向老年人，走向果園深處去了。

『我懼怯嗎？啊！好罷！』朱馬可夫在他的後面如此喊着。福瑪由老年人說這幾句話的聲音中聽來，他知道已經觸怒老年人了。他覺得憂愁而可恥的。一整個下午，他將它全消磨於散步上去了。回到了家中所遇見的，就是他父親的嚴重的質問；

『福瑪！你跑到朱馬可夫的果園中去了的嗎？』

『是的，我去過的，』少年望着他父親的眼睛鎮靜地說。

很明顯的，伊格拉不曾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個答案，他一時默然無聲只將手撫摸着頭髻。

『傻子！你爲什麼幹那種事？自己有那多蘋果未必還不夠嗎？』

福瑪將眼睛望着地上，站在他父親面前一聲也不響。

『看，你害羞不過吧！定是亞覺西加叫你幹的這種事。他來了，我要好好地對付他，或者我就總不再許你同他一路玩了。』

『是我自己幹的，』福瑪堅決地說。

『那就更糟了！』伊格拉喊道。『但你爲什麼要幹那種事？』

『因爲……』

『因爲！』他的父親模倣他的口吻譏誚他。『好罷，既然自己做出來了，就應當能夠對自己對別人都可以講得出所以如此做的理由來。到我這裏來。』

福瑪走近了他父親的身旁。此時伊格拉正坐在椅子上，於是將兒子挾在自己的兩膝間，將手搭在他的肩上，看着他的眼睛微笑。

『你覺得可恥麼？』

『我覺得可恥，』福瑪歎息說。

『那纔是對的，傻子！你不但羞辱了你自己，並且也羞辱了我。』

將兒子的頭緊緊靠在自己懷中，他撫摸他的頭髮又詢問道：

『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呢——去偷別人的蘋果？』

『我——我自己也不明白哩，』福瑪有些困惱地說。『恐怕因爲是太寂寞了。我

天天所玩的都是同樣的事。我已經感覺厭倦了！但是這件事乃是危險的。』

『使你興奮的麼？』父親微笑地問。

『是的。』

『嗯，恐怕是這樣。但是，無論如何，福瑪，你要當心——再不要幹這種事了，

不然，我就要嚴格地處治你。』

『我決不再幹這種事了，』少年滿懷自信地說。

『你自己做的事，自己完全負責——這是很好的。雖然你將來會成功怎樣的一個

人是不可知道的，但是目今——這一切都很好。如果一個人對於他自己所做的事，願意自己負責，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使是旁的人處在你這種地位，他定會將錯處推到朋友們的身上，但你却說：「是我自己做的。」正應當這樣幹，福瑪。你作了錯事，你自己償清。朱馬可夫打過你沒有？」伊格拉稍停一會問道。

「我幾乎要打他哩，」福瑪沉着地聲明說。

「，嗯」他的父親有意地吼道。

「我對他說他懼怯你。所以他纔跑來將這件事告訴你。不然，他決不會來說的。」

「是那種情形麼？」

「他說：「請你確實代我致意令尊大人。」」

「他說過這種話麼？」

「他說過。」

「啊！那個狗東西！你看，人類就是這樣的一些東西；他被盜了，反轉來鞠躬請人代他致敬意！哈，哈！實在的，或者是值得一哥貝喀而已，但是對於他是哥貝喀的

對於我乃是一廬布了。並不是哥貝喀的關係，只是我的東西在我自己不會摔掉以前，誰也不敢來摸一下。嘿！那些王八蛋的東西！好罷，你告訴我——你到那兒去了，看見了一些什麼事？」

少年如是在他父親旁邊坐下，將他那天的一切印象都詳細地講給他父親聽。伊格拉一面傾聽着，一面目不轉睛地望着他兒子的生氣勃勃的面孔，這大漢的眉頭不覺愁煩地深鎖起來了。

『我的孩子，你不過只是在表面浮着而已。你尚是一個小孩子。唉！唉！』

『我們在一山谷中追逐一隻梟，』少年講道。『真是有趣極了！它開始飛將起來，但是碎的一聲就碰着了一株樹。它啼叫得那般可憐的。我們又去追它，它又振起翅來飛到這兒飛到那兒，但又碰着了別的東西，以至它的羽毛紛紛落下。它在谷中四周亂飛，最後沒辦法地藏起來了。我們也沒有再去追它，因為我們覺得它很可憐，滿身都有了傷痕。爸爸，未必梟在白晝是完全瞎的麼？』

『瞎的麼？』伊格拉說道；『有的人就如晝間的梟一樣一生中都是這樣飄蕩着。』

他努力又努力地總在尋找地位——但只不過是羽毛由他身上落下而已，毫沒用處。滿身有了傷痕，疾病，什麼也都失掉了，以後他用盡全力將自己投到一個地方，在此奔波之後只想尋點安歇而已。哀哉這些人。孩子，他們可悲得很！」

「他們是多麼痛苦！」福瑪低聲說。

「正如梟一樣痛苦。」

「爲什麼這些人成了這樣呢？」

「爲什麼嗎？那難說得很。有的人是因爲被自己的驕傲弄昏了眼——他的慾望很大，但他所有的能力太小。有的人是因爲自己的愚昧。但還有許許多多數不盡的其他的原因，那是不能夠了解的。」

「進來吃點茶罷，」安妃霞如此招呼他們說。

她在門口已站了很久。這老婦人將兩手合着，慈靄地羨慕此時正非常和顏悅色地將臉向着福瑪的他兄弟的高大的身材，以及緊依着他父親肩膊的少年的沈思的姿態。

福瑪的生活如此一天一天地慢慢展開——一個安靜而平和毫無大波瀾的生活。強

而有力的印象使少年的心靈在一個鍾頭或是一整天之內都是警醒着的，有時也非常明顯地在他那單調的生活背境之中現露出來，但是這些印象不久也就消逝沒有了。少年的靈魂尙是一安靜的湖水——避開了浮世之激浪的湖水一般。凡與這湖水之表面相接觸的，或是稍稍擾動了這平靜的水而沈入湖底去了，或者是由平滑的水面滑過而分開成了大圓圈就完全消逝了。

在地方的學校中住了五年，福瑪中等程度將四學年修完了，並且也長成了一個黑髮，櫻黑色臉，濃眉，上唇長有黑髭的勇敢少年。他的一雙大而黑的眼睛帶一種純朴沈思的神情，嘴唇像小孩子的唇一樣半開着；但是當他的希望受了阻礙或是他被什麼事件觸怒了的時候，他眼中的瞳子就變大了，嘴唇閉得緊緊的，他的臉的全體就有一種頑固與堅決的表情。他的教父每每臉上浮着怪訝的微笑對他說。

『福瑪，你對於婦人，她們一定覺得你比蜜更甜，然而直到於今，你還不曾見有多大的智慧。』

伊格拉聽着這兩句話時，他總是嘆氣的。

『你頂好早些使你的兒子學習事業罷，愈早愈好。』

『還早得很，等些時再說。』

『爲什麼要等些時呢？讓他在伏爾加河上往復兩三年，我們就替他將婚事辦了。』

我的祿寶福也長成人了哩。

祿寶福。馬亞金此時正在某私塾的五年級中修業。福瑪在街上時常碰見她。每當這種會見的時候，祿寶福那戴有一頂很時髦帽子的美麗的头總是深深地一鞠躬。福瑪喜歡她，但是她那薔薇色的兩頰，愉快的褐色眼睛與深紅色的嘴唇，仍不能將由於她那深深的一鞠躬所給與福瑪的不愉快的印象除掉。她認識了好幾個中學生，福瑪的舊友亞覺夫也在內。福瑪很不願意與他們接近，而且與他們在一路使他自己非常拮据的。他覺得他們似乎都是在他面前誇示他們的學識，而譏誚他的無知。這些中學生在祿寶福家中聚集看書，無論何時福瑪尋着了他們正在高聲唸書或是討論，他們一見着了他們來時，大家就都默然無聲了。這種情形更使他與他們疏遠起來。一日福瑪在馬亞金家中的時候，祿寶請他一路到花園中去散步。與福瑪並肩走着，少女的臉上帶着輕

蔑神情問道：

「你爲什麼這樣不愛與人交際？你從來不講論什麼事？」

「叫我講什麼呢；我一點什麼事也不知道！」福瑪坦白地說。

「你要用心求學——看書呀。」

「我覺得不歡喜幹這些事。」

「你看那些中學生什麼都知道，而且什麼也會談論。就像亞覺夫……」

「我知道亞覺夫——一個饒舌漢。」

「你只是嫉妬他罷了。他很聰明……是的。他不久就要由中學畢業——以後他

就要到莫斯科進大學去。」

「你講這些話有什麼意思呢？」福瑪漠不關心地說。

「但你依然是一個無學的人。」

「那末，讓我無學罷。」

「那真好得很！」祿寶諷刺地喊道。

『我不要學問來造成我的地位，』福瑪嘲諷似的說。『我要玩弄一切有學問的人。讓飢餓的人用功罷。我是不需要學問的。』

『呸，你真是好愚蠢，壞而令人生厭！』少女很輕蔑地說着就走了，將他一人留在花園中。氣憤而沈悶，他目送着少女的背影，動着眉頭把頭垂下，慢慢走向花園深處去了。

他已經開始知道了孤獨的美與沈思的甘毒。每每在夏日薄暮之時，地上的一切爲一種引起幻想的落日之餘暉染了色的時候，他對於某種不可解的事所懷抱的一種不爽快的渴慕之情就刺透了他的心胸。有時當他坐在花園中的一個黑角內或者是躺在床上時候，他就想像出神話故事中的那些公主的姿影來——如是這些公主就以祿寶或者福瑪所認識的其他的年輕婦女們的面容而出現了。這些公主在黃昏的薄暗中無聲地在他面前浮漾，以隱謎似的目光凝視着他的眼睛。有時這些幻影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種使他沈醉的偉大的精力——在這種時候，他就站起身來，將兩肩聳得直直的，以整個擴大的胸部來呼吸這芬芳的空氣。但是有時這些同一的幻影又會引起他一種悲哀的感

覺——他覺得好像要哭一樣，然而又怕流出眼淚來了，他抑制着自身不在暗中哭泣。有時突然之間，他的心因要在上帝面前表示出感謝之意，要向他鞠躬而開始顫振起來了，此時禱告文中的句子就在他的記憶上閃爍，眼睛望着天，他很久的時間就一句復一句地喃喃背誦不絕。如此將他的過剩的力呼在祈禱中，他心中方感覺稍爲舒適。

福瑪的父親非常忍耐小心地將他導入商業圈內。他將福瑪帶到交易所，將契約與營業以及同行人事講給他聽，並且也說明這些人的出身，所有財產以及他們的性格。福瑪對於一切的事都是嚴重而深思的，他不久即將這些事學習會了。

『我們的花蕊已經開出了鮮紅的罌粟般的花了！』馬亞金一面向着伊格拉丟眼色，一面微笑。

然而，福馬到了十九歲的時候，他仍帶有一種使他與同年輩的青年相異的小孩似的純朴之處。因之，人們覺得他很傻而譏笑他；他也憎惡這些人對於他的態度而總與他們落落不相合。但對於精細地注意他的伊格拉與馬亞金，則福瑪性格上的這種令人解不透的地方引起了他們嚴重的杞憂。

『我真懂不透他！』伊格拉每每悲痛地說。『他並不怎樣放蕩，也不見得他追逐女人，待我與你都很有禮，無論何事也都肯用心聽——他並不像一個少年，却更像一個美麗的女郎！然而他也並不是怎樣傻！』

『不，他全然沒有什麼特別傻的地方，』馬亞金說。

『看起來好像他是在期待點什麼事一樣——好像有某種掩蔽物遮住了他的眼睛一樣。他死了的母親在生時，也是這一樣暗中摸索地過活着。』

『你看，亞弗利肯加·斯莫林只比我的淘氣大兩歲——他竟長成大人了！在事業上，他們父子兩人之間是誰替誰作主，簡直分辨不出。他要到工廠中去研究。他責備他父親說：

『「唉，爸爸，你所教給我的太不夠用了。」……但是，我的淘氣簡直不會表現過他的思想。我，上帝呀！』

『啊，你何不這樣做呢，』馬亞金勸他道，『你頂好是使他的頭腦突入一種有活氣的事業中！是真實的！黃金在火中纔能試煉得出來。我們要看看，他在自由行事的

時候，他的志向如何。你可以打發他到加馬河上去——只讓他一人獨去。」

『去試試他嗎？』

『雖然他或者會做出點不好的事來——使你稍受點損失——但是我們却可以因之明白他的素質。』

『這倒實在不錯——我定打發他出去試一試，』伊格拉如此下了決心。

到了春天，於是伊格拉就將兩隻滿載穀物的駁船交給福瑪統轄之下，而打發他上了加馬河的旅途。這兩隻駁船是由哥蒂耶夫的汽船『勤勉號』拖着的，而這隻汽船的指揮者又是福瑪的舊相識，前者稱爲葉菲門的水手——現在却是葉菲門·伊利支，一個年約三十歲長得很強壯的男子，生有一副山貓似的明銳的眼睛。他乃是一個心地清醒，有主見而又嚴格的船長。

因爲大家都很有滿足，所以船航行得迅速而愉快。最初福瑪對於委任於他的這種有責任的任務，感覺得很傲然的。葉菲門與少主人在一路也覺非常歡喜，因爲他有了什

麼錯誤，福瑪並不非難他責罵他。汽船上這兩個最重要人物的愉快心情因此成直線地映射到全船員身上。四月間的時候他們離開了裝載穀物的地方，在五月初汽船便駛到了目的地，於是兩隻駁船就在靠近岸旁不遠與汽船相並着下碇了。福瑪的任務，就是趕緊將穀交卸了把錢收進來，就向着柏門地方出發。在柏門地方已有伊格拉所要運到市場中的大宗的鐵在等着他。

駁船正對着一個靠近松林的大村莊停着，大約離岸有兩俄里。在他們到後的第二日，一清早就有一大羣喧噪的婦女、農人們，有的步行有的騎馬，都來到了河的岸旁。他們一面喊叫並歌唱着，一面就散在滿甲板上都是人了，而且瞬時之間工作已飛快地開始起來。人們下到了船艙以後，婦女們則用袋子裝黑麥，農人則將裝好了的口袋背在肩背上跑過跳板運到岸上去，從岸上則又由載重馬車將這久所等待的穀物載得滿滿地緩緩送到村中去。婦女們唱歌；農人們講笑話互相遊戲地漫罵；船員們監督着他們，不時地吼罵那些工作的人；跳板被運麥的人們去去來來壓彎着，重重地擊打水；在岸上則有馬兒嘶叫，載重車與車輪下的砂礫軋軋的響。

太陽剛昇起來，空氣清鮮而爽快並且綿密地充滿了松樹的香氣。安靜的河水反映着清朗的天空，打在船腹與鐵鏈上，發出柔和的潺潺之音。愉快而騷擾的勞動聲，悅然溶於日光中的大自然之春的美麗——這一切都充滿一種善意的，有些粗的健全之力。此力欣然地激動了福瑪的心靈，在他心中喚醒了新而困惱的感觸與欲望。他此時正在汽船的天幕下面向着棹子坐着，與葉菲門以及接收穀物的那個人一路在吃茶。這個接收穀物的人，乃是此地方的官吏——一個紅頭髮，戴有眼鏡的近視眼的紳士。此接收穀物的人一面神經質地聳着肩，一面嘎聲地談講農人們的飢餓情形，但是福瑪却沒大注意他的談話，他只一時望望下面人們的工作，一時又眺望河的那一岸——一條高而帶黃色的多砂的斷崖河岸，邊緣上長滿了松樹。這裏一個人也沒有，非常安靜的。

『我定要到那邊去看看。』福瑪想道。那個接收穀物的人毫無精彩的不愉快的嘎聲，彷彿是從遙遙的遠方傳來落在他的耳上：

『你不會相信那是真事的——但最後成爲很可怕了！這樣的一件事發生起來了！』

一個農人將一個只有十六歲的女子帶到俄沙地方的某一有學問人的面前去。

「你要什麼？」

「這兒，」他說道，「我將我的女兒帶到老爺面前。」

「爲什麼事呢？」

「或者，」他說，「你會收留她——因爲你還是一個沒有娶親的人。」

「怎樣收留她呢？你的意思何指？」

「我將她帶到城裏去走了一圈，」他說。「我想將她雇出去替別人作婢女——

然而誰都不肯雇用她——請你將她至少收作你的夫人罷！」

「懂得了麼？只想想——他將自己的女兒獻上！一個女兒——作爲夫人！天曉得

這是什麼意義！啊？當然那個人大怒起來，責罵那農人。然而那個農人很有道理地對

他講道：

「老爺！當這種年節她對於我有什麼用處呢？完全毫無用處。我有，」他說，

「三個男孩子——他們都將成爲能勞動的人了；所以必須要將他們留着。爲這個女孩

子，」他說，「請你給我十個盧布，這可以幫助我與我的男孩子們。」

「怎樣？唉？我對你說，簡直是可怕得很。」

「這是不應當的事！」葉菲門嘆息了。「正如人們常說的——飢餓能使人突破石頭牆壁。肚腹也有肚腹之規則的。」

這個故事在福瑪心中引起了他對於那個女子的命運懷一種大不可解的興趣，因此少年就趕急詢問接收穀物的人說：

「那末，那個人買了那個女子沒有呢？」

「當然沒有買！」接收穀物的人答責似的說。

「那末，以後那個女子怎樣了呢？」

「有些仁慈的好人可憐她——爲她想了辦法。」

「唉……唉！」福瑪拖長着聲調說，但他突然之間又很堅強忿怒地說：「要是我的話，我定要這樣痛打他一回！我定會打破他的頭！」他在接收穀物的人面前露示了他的握得牢牢的大拳頭。

『唉！爲什麼呢？』接收穀物的人一面以不舒暢的大聲喊着，一面將眼鏡從眼上取下來。『你不懂得這其中的動機。』

『我懂得！』福瑪固執地搖着頭說。

『但是他有什麼辦法呢？這種思想已到他心中來了。』

『一個人怎能容許他自身將一個有靈的人拿來出賣呢？』

『唉！這件事是殘酷的，我與你同感。』

『而且是那般年輕的一個女子！如果是我，我定給他十個盧布！』

接收穀物的人沒辦法似的搖着他的手默然不作聲了。他的姿勢使福瑪感覺困惑。

於是福瑪立起身來，走到欄干前去眺望滿佈着正在勤勉工作的人羣的駁船甲板。喧噪的聲音使他沈醉了，而且在他心靈中彷徨着的那種不舒適的東西現在却結成了要工作的強有力的欲望——要有巨人那般的大氣力，有無限大的肩膊可以一次擔得起一百袋黑麥，使凡看見他的人都驚奇。

『唯，你們都趕快做呀！』他向下高聲喊道。有幾個人揚起頭來望着他，有幾個面

孔在他眼前出現了，其中的一個——一個黑眼睛的女人的面孔——向着他溫柔誘惑地笑了。因這一笑，在他胸中不知有什麼東西就燃燒起來，開始像熱波一樣充滿了他的血管。他忙從欄干前退轉來，又回到茶桌旁邊，因為他覺得他的兩頰已在發熱了。

『我對你講！』接收穀物的人與福瑪打招呼說道，『請你打電報給令尊大人，請他答應我們幾何損失了的穀粒數。你只看在此地損失了多少。並且此地一磅穀都是可貴的！你應當懂得這種事實！你有那好的一位父親。』他做出一種譏刺輕蔑的臉色而閉口不言了。

『要我答應多少呢？』福瑪大膽地輕蔑地詢問說。『你要一百 Pud 麼？要兩百麼？』
(註一：Pud 等於四十俄磅)

『我——我感謝你！』接收穀物的人太過於歡喜而困惑地喊道，『如果你有這種權力。』

『我就是主人！』福瑪堅強地說。『而且你不應當那樣地講論我的父親——也不』

應當做出這種臉色。」

「請饒怒我！——我毫不疑惑你是握有全權的。我從心底感謝你。也感謝令尊大人——我代替這一切的人——代替此地的民衆致謝！」

葉菲門一面很小心地注視他的少主人，一面將嘴唇突出來又啜啜嘴，但福瑪却滿臉浮着傲然的神情，傾聽着正牢牢握住他手的接收穀物的人之機敏的言辭。

「兩百 Pud's！那才像俄羅斯式的咧，少爺！我即刻就將你的厚意通知農人們，你就可以知道他們是何等的感激——何等的歡欣。」於是他向着下面大聲喊道：

「唯，各位！老爺答應減少兩百 Pud's。」

「三百！」福瑪插在中間喊道。

「三百 Pud's。哦！感謝你！各位，三百 Pud's 穀粒。」

但是衆人的反應却很微弱。農人們揚起他們的頭來，但又默然地垂下了，依然繼續工作。有兩三個聲音遲疑不決地好像不願意似的說道：

「感謝，感謝。願上帝賜福與你。我們深深地感謝你。」

有些人愉快地輕蔑地大聲喊道：

『那有什麼用處呢？如果他們給我們每人一杯 *Vodka* —— 那才真是應當感謝的。穀物對於我們是毫無分的，那是爲鄉村參事會中用的。』

『唉！他們毫不明白！』接收穀物的人困惑似的喊道。『我下去解釋他們聽。』這人的姿影已消逝了。但農人們對於這贈與的態度使福瑪覺得不大高興。他看見那個薔薇色頰的婦人底一對黑眼睛非常奇特地令人感覺愉快地望着他。這一對眼睛好像是在感謝他，是在愛撫地招呼他一樣。除這眼睛以外，他什麼也不曾看見。這婦人的服裝，像都市中婦人們的服裝一樣。她穿着鞋，一件棉布短衫，並且在她頭髮上也有一條特別的頭巾。高而嫵媚的身材的她，正坐在一堆積木之上，迅速地動着她那裸及肘節的手臂在縫補口袋。

『福瑪·伊格拉彙支！』他聽着葉菲門非難的聲音了，『你未免太大方了。如果只給五十 *puts*，豈不很好！爲什麼要給那麼多呢？恐怕我們因此要受大大的責罵

『不要管我的事！』福瑪簡單地說。

『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不開口就是了。但是你是這樣年輕，而且我又被吩咐了要看視你的，假使有什不注意的事，我也會遭打罵的。』

『我親自將這件事告訴父親。你不要講了！』福瑪說。

『對於我——無論怎樣都好——在此處你是主人哩。』

『算了罷。』

『我說道，福瑪·伊格拉彝支，是爲你的好處——因爲你尙是這般年輕而心地簡單的。』

『不要管我的事，葉菲門！』

葉菲門嘆了一口氣即默然不作聲了。福瑪凝視着那個婦人心中想道：

『我盼望人們將這樣一個女子帶到我這兒來賣就好了。』

他的心臟激烈地跳個不住。雖然肉體上是純潔的，但他由人們的各種會話中，早已知道了男女親密關係的秘密。他由粗野的可恥的種種名目知道了這回事，而且這些

名目在他心中燃起了一種不愉快的燃燒着的好奇心的害羞之念。他的想像力仍執拗地活動着，因為他不能夠清晰地將這回事描形出來。在他心中，他總不相信，男女的關係是真像人們所講的那般簡單粗野。當人們譏笑他，而向他確言是如此而決不會是另一樣的時候，他就呆然困惑地微笑，並且想到與婦人們的關係，並不應當對於每個人均是這同樣令人害羞的形式，人類大約總可以有更純潔不像這樣粗野無禮的事。

現在豔羨地凝視着那個勞働的黑眼睛婦人，福瑪本能地感覺了對於她也起了正正同樣粗野的衝動，而且他又覺得對於某種事在害羞而恐怖。站在他旁邊的葉菲門忠告似的說道：

『你又在那兒凝視那個婦人，所以我再不能夠默然不開口了。你不認識她，但當她一旦向你丟丟眼風的時候，你就會，因為你年紀輕的原故——而且因為你又是那種性格的原故——你就會做出這麼一件事來，以致我們都不得不沿着河岸步行回家。如果我們尚能剩有褲子在身上，那都是應當感謝上帝的事。』

『你要什麼？』福瑪因困惑而漲紅了臉說。

『我什麼也不要。你頂好聽一聽我的話。論到與婦人們的關係，我總可以爲你的老師。你應當淡然地與婦人交接——最初給她一瓶 *Vodka*，以後給她點東西喫，再後給她兩三瓶麥酒，最後就給她二十個哥貝喀現金。有了這麼一種代價，她就會盡情地向你表示她的愛。』

『你撒謊。』福瑪柔和地說。

『我撒謊麼？我自身依那種政策實行了百次以上，我爲什麼要向着你撒謊呢？只賭一賭，我與她幹給你看看。唉？我立時使你接識她罷。』

『那好得很，』福瑪說。此時他覺得幾乎不能夠呼吸了，彷彿有什麼塞住了他的咽喉一樣。

『那末，到傍晚的時候我領她來。』

葉菲門望着福瑪臉上稱心似地笑着走開了。一直到傍晚之前，福瑪到處漫步着好像迷失於雲霧中去了一般，他對於農人們因接收穀物的人的示唆而向他表示之恭敬的懇求的視線，也不曾注意到。恐怖臨到了他身上，他感覺得好似他自身在某人之前犯

了罪一樣，並且對於凡向他打招呼的人，他都是謙恭地柔和地對答他們，好像是在賠罪一般。到了傍晚，有些勞動者回家去了，其餘的人就聚集在河岸上，靠近一個大而明亮的焚火開始燒晚飯。他們會話中之言語的斷片飄浮於傍晚的寂靜中。焚火的反射成了赤色與黃色的條紋落在河面上，這些條紋映在安靜的水面上與福瑪所坐的甲板室的玻璃窗上振顫不已。福瑪此時正坐在甲板室的一隅中之罩有漆布的長椅上——等待着。他面前的桌上，放有幾瓶 *Vodka* 與啤酒以及盛有麵包與尾食品的碟子。他將窗上的帷幔放下，但是不曾點燈。外面的焚火所射進來的微弱光線，透過了帷幔落在桌上瓶上與牆壁上振顫着，一時稍亮一時又變微弱了。汽船與駁船上全然寂靜無聲，只有由岸上傳來的清晰的談話聲，以及幾乎聽不分明的河水濺打汽船兩側的聲音。福瑪感覺得，好像有什麼人藏於附近的黑暗中，在傾聽他偵伺他一樣。此時有迅速而沈重的脚步由駁船的跳板上走過——跳板忿怒似地打着水面發出鏗鏘之聲。福瑪聽見了船長的含糊的談話聲，以及他的有意放低了的音調。葉菲門站在甲板室的入口柔和地但是儆戒地好像指教似地低語。福瑪立時覺得好像要呼喊說：

『不須得！』

於是他由長椅上立起身來——但是正在此時甲板室的門打開了，一個身材很高的婦人姿影在門閤上出現了。她無聲響地將背後的門關上了以後，就低聲說道：

『啊！好黑呀！在這近旁一個人都沒有麼？』

『有人，』福瑪柔和地答道。

『那末，晚安。』

那個婦人小心地向前進。

『我來點燈，』福瑪以斷續的聲音說，但他却深深坐在寢椅上縮到角落上去了。

『就這麼樣很好。在黑暗中過慣了，暗中的一切也都可以同樣看得清楚。』

『請坐，』福瑪說。

『我坐。』

她在寢椅上離福瑪有兩步的地方坐下了。福瑪看見了她眼睛中的閃光以及她唇上所表現的微笑。依福瑪看來，她這次的微笑完全不像她以前所表示過的微笑——這次

的微笑是淡然而憂鬱的。但這微笑却鼓勵了福瑪；他望着她眼睛的時候，覺得輕鬆多了。但這婦人眼中的視線剛與福瑪的視線相對着的時候，卻又立刻轉向着地下去了。福瑪不知道與這婦人談什麼才好，大約有兩分鐘之久，他們兩人都是默然的。這是一種拙笨苦重的緘默。不一會她開始說道：

『你獨自一人在此處，一定是很寂寞的？』

『是的，』福瑪答道。

『你歡喜我們這地方麼？』婦人低聲問。

『這地方很好。有不少的森林。』

兩人又沈默起來了。

『這條河似乎比伏爾加河還更美麗，』福瑪用了一次努力後，方說出了這一句話。

『我也曾經在伏爾加河上待過的。』

『在什麼地方？』

『在星百爾斯克城。』

『星百爾斯克嗎？』福瑪回音似的反覆着說，因為他覺得他又沒有話可講了。但她明顯地已懂得了對方的性格，於是突然之間她以大膽的低語問道：

『你爲什麼不拿點東西出來招待我呢？』

『這里！』福瑪慌張起來了。『實在的，我好呆呀！那末，請到棹前來罷。』他在黑闇中十分忙亂，將棹子推推，一時取這一個瓶，一時又拿那一個瓶，但立時又將它們放在原地方。他一面如此動作，一面又困惑忖忖地出聲笑了。她緊貼近他，站在他身旁，且笑且凝視他的臉與他那戰慄的兩手。

『你害羞麼？』她突然低語道。

他覺得她的呼吸已到她臉上來了，但他依然溫柔地答道：

『是。』

於是她將兩手放在他的肩上，靜靜地將他拉到自己胸前，以諂媚的細聲說道：

『一點什麼也沒有，不要害羞，我的年輕而美麗的小寶貝。我是何等的可憐你呀！』

福瑪因為她的這種耳語，感覺得好像要痛哭起來，他的心已消融於甜蜜的疲乏中去了。將頭緊緊壓在她的胸膛上，福瑪用手擁抱着她，向她喃喃地說出了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意義的含糊話。

『妳走罷！』福瑪眼睛睜得大大的凝視着牆壁，以沈重的聲音如此說。

她吻了他的頰以後，即一面走出甲板室一面說道：

『好罷，再見。』

在她面前，福瑪覺得自己害羞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但當她一消遯於門後去了，他就立刻跳起來坐上寢椅上去。不一會他立起身來蹣跚着，但立時一種喪失了或種貴重東西似的感覺將他攫握住了，而且這種東西的存在，是直到它已經喪失了的時候，他纔感覺着的。但是突然間一種新的，男性的矜持之感佔據了他的全身。這種新感覺吞沒了他的害羞之念，代此害羞之念就有一種憐惜那個婦人——獨自一人走到這清涼的五月之夜的闇中去的半裸體的婦人——的感情油然而生起來了。他急促地跑到甲板上來——此時正是一無月的星空之夜；夜的寒涼與黑闇將他擁抱着了。河岸上的帶金紅

色的半燒焦的木柴堆，仍在閃灼放光。福瑪傾耳靜聽——一種苦重的寂靜充滿了空氣中，只有水打着錨鏈的潺潺之音。怎樣也聽不着一步脚步聲來。福瑪此時非常想呼喚那個婦人，但他不知道她的名字。熱切地將這新鮮空氣吸入他那廣闊的胸膛中，他在甲板上呆立了好幾分鐘。不意由甲板室彼方的船頭上，驟然傳來了幾近乎嗚咽的一聲沈重大聲的歎息。他戰慄了。於是他就分外小心地向着那方走，因為他明白了她是在那兒。

她正坐在靠船舷的甲板處，將頭伏在一堆繩索上哭泣。福瑪看見她那裸露着的兩肩在戰慄，他聽着她的悲痛的歎息，自己心中也感覺沉鬱起來了。他屈伏於她身上，膽怯地詢問道：

『妳作什麼？』

她搖着頭一句話也不回答。

『我得罪了妳麼？』

『走開，』她說。

『但是，怎樣呢？』福瑪一面以手接近她的頭，一面恐怖困惑地說。『不要動怒……妳自己願意來的。』

『我沒有怒！』她以沈重的低聲回答說。『我爲什麼要向你發怒呢？你又不是一個誘姦者。你乃是一純潔的靈魂！唉，我的親愛的！到這兒來坐在我旁邊。』

她執着福瑪的手，好像待小孩子一般使他坐在自己膝頭上，將他的頭緊緊地壓在自己胸上，將身子凭過去，很長的時間內將自己的唇兒與福瑪的唇貼合着。

『妳爲什麼哭泣呢？』福瑪一面以一隻手撫摸她的頰，一隻手擁抱她的頸項，一面如此問。

『我是爲我自己哭泣。你爲什麼打發我走呢？』她悲傷地詢問說。

『我自己感覺很慚愧的，』福瑪說着便將頭垂下去了。

『我的親愛的！你對我講實話——你是不是很高興我？』她微笑着詢問，但是她的大滴的熱淚依然繼續地落在福瑪胸膛上。

『妳爲什麼要這樣講呢？』少年吃驚似的喊道。於是他就熱烈地開始喃喃地對她

講述，她的美麗與仁慈，以及他如何感覺爲她難過，並在她面前是如何地害羞。她一面傾聽着，一面不斷地吻他的頰，頸，頭與他那裸露着的胸膛。

他又沈默下去了——不一會她開始講道——但是講得柔和而悲哀，好像講述已死的人的事一樣：

『我以爲是有什麼旁的原故。當你說「走罷！」的時候，我就站起身來走了。你的這句話，使我感覺難過，非常難過。我記得，有一個時期，人們那般無間斷地愛撫我喜歡我，從來不生厭倦；爲得着我的一笑，他們每每替我無論作什麼都可以，只要是我所歡喜的。我回憶起這些事，所以我開始哭了！想到自己的青春，我覺得難過得很，因爲現在我已三十歲了，是女子最後的時日了！唉，福瑪·伊格拉彜支！』她將嗓子提高，並重覆着她和諧的話語之節拍喊叫，這語語的音調之上昇下降，正與流水潺潺的佳曲相調和了。

『你聽我的話——好好保守你的青春！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比青春更好的。也再沒有什麼比青春更寶貴的。青春之時就如有金錢一樣，你可以成功你願意幹的任何事』

伴。好好地過活，使你到了年老的時候，仍能回憶到你的青春。現在我追念了我的青春，雖然我哭泣了，但當這追念的時候我的心是燃燒着的。並且我又返少了，好像飲了青春之泉一般！我甜蜜的孩子，如果你歡苦我，我與你可以一同好好玩耍，儘量地享樂自身。唉！我要燒爲灰燼了，現在我已經燃燒起來了！』

將少年緊緊地抱着。她開始饕餮似的在他唇上狂吻。

『當……心……！』駁船上的當直悲愁似地吼道，並且將最後的一音很短地切斷着，就開始以他的木槌叩在鐵板上去了……所發出的尖銳震顫的聲音，辛澀地擊破了夜之肅然的寂靜。

數日以後，當駁船上的貨已卸完了，汽船準備開往柏門（Perth）地方去的時候，使葉菲門非常難過的，就是他看見一輛馬車馳驅到河岸旁來了，車中坐有帶着一口箱子與幾個包袱的黑眼睛的培納革亞。

『打發一個水手去將她的東西搬上來，』福瑪一面向岸上點着，一面如此吩咐。

將頭非難似地一搖，葉菲門忿忿地將這命令傳出去了。但他又低下聲來問道：

『所以她也與我們一路走麼？』

『她是與我一路走，』福瑪簡單地聲明說。

『當然的，她並不是與我們一路。哦，上帝！』

『你爲什麼歎氣？』

『是。福瑪·伊格拉彝支！我們現在是開往一個大城去。未必在那兒，像她這種

婦人沒有許許多多嗎？』

『好罷，請你不要開口！』福瑪嚴格地說。

『我不開口可以，但這是不對的！』

『什麼？』

『我們的這種妄行。我們的汽船本是完全的，清潔的——但突然有了一個婦人！

如果她至少是一個正當婦人，也還情有可說！但實際上，她只不過徒有婦人的名

而已。

福瑪諷示地繃着眉頭，威壓地加強自己的語句對船長講道：

『葉菲門，我請你牢記在心裏，也要告知此處的每一個人——如果任何人說了她一句不好的話，我就要用木棒打他的頭！』

『好厲害呀！』葉菲門一面懷着好奇心凝視他主人的臉，一面懷疑地說。然而他立即向後退了一步。伊格拉的兒子，像狼一樣將牙齒露出來了，他眼中的瞳仁也變大了，於是他怒吼道：

『笑罷！我要指示你當怎樣笑！』

雖然葉菲門喪失了膽量，但他仍然莊嚴地說道：

『不錯，你，福瑪·伊格拉彝支是主人，然而我是受了「葉菲門，你當心他，」這種吩咐的，而且在此處我是船長。』

『船長嗎？』福瑪全身戰慄起來了，臉也變蒼白了喊道。『我是什麼呢？』

『好罷，不要喊叫！因為一個婦人這一點點小事。』

福瑪蒼白的臉上現有紅色斑點了，他一時用左脚立着，一時用右脚立着，以痙攣

的動作將兩手插入上衣的口袋內，用平靜凜然的聲調說：

『唯！船長！如果你再說我一句話——你就算完了。我要將你趕上岸去！我與領港一路依然可以將船開行得一樣好。明白了麼？你不能夠命令我。懂得了麼？』

葉菲門不禁愕然了。他凝視着他的主人，自己無話可答只滑稽地眨了眨眼睛。

『你懂得了麼？』

『是，我懂得了！』葉菲門囁嚅地說。『但是這樣騷攘起來是爲什麼呢？只不過是——』

『不許說！』

福瑪的兇狠地閃光的兩眼，與他那因怒而氣歪的臉，使船長一望即起了愈快離開他的主人愈好的念頭，於是他急忙將身子轉過去就走開了。

『呸！好厲害呀！看起來，好像蘋果並不會落得離樹太遠哩。』他一面在甲板上走，一面譏誚地喃喃着。他對福瑪很懷憤慨，又感覺自身無故受了侮辱，並且同時他開始覺着了，真實而強固的主人的手是在他身上抑壓着的。長年來服從慣了的他，勿

寧更喜歡這種抑壓自己的力的表現。他走進了老領港的船室之後，於是聲音中浮着滿足的調子，將他與主人之間所演的這一幕敘述出來了。

『怎麼樣？』他收結自己的談話說。『一個出自好種的狗仔，在最初一次狩獵之時，已經是一隻豪勢的獵犬了。由外表看來，他是如此——如此。但確是一個強狠的人哩。好罷，也不打緊，讓他去享受他的娛樂罷。照現在看起來，彷彿也不會鬧出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出來。像他那種性格，決不會的。他如何地向我怒吼呀！我對你說，真像喇叭一樣！並且他立時自命爲主人了。好像他是由杓子中將權力與威嚴吸進去了似的。』

葉菲門講的話並不是虛言。在這幾天之內，福瑪有了驚人的改變。現在在他心中燃燒着的情熱，使他成了一個婦人的靈與肉的支配者。他貪切地啜吸了這支配力之燃燒着的甘味。於是這甘味將他胸中的一切拙笨之處，與一切使他的外貌成爲有幾分愚昧陰沈之處，盡都燃燒毀滅了，而使他的心中充滿了青春之矜持，與人間的個性之自覺。對於女性的戀愛總是與男子有益的，無論這是何種戀愛，即使是只單會引起痛苦

而已的，但在此中每每含有不少豐富之點。對於精神上煩惱的人雖是一種強烈的毒，但對於健康者，則好似鐵遇着了火一般，能使之變而為鋼。

福瑪對於那個在他擁抱中悲歎她自身的青春的年約三十歲的婦人所懷的情熱，並不會使他荒棄自己的事務。他無論在愛撫中或在事業上，都不曾昏迷過，並且在兩者之中都是將他的整個自我放進去的。那個婦人，像美酒一樣，在他心中激起了對於工作與戀愛兩者相等的渴望，並且由於青春之吻，她自身也變得更年輕了。

到了柏門地方，已經有一封信等着福瑪了。這是由他的教父寫來的。信中講道，伊格拉因為思念兒子的原故，已開始放量飲起酒來了，並且在他那種年紀，像這樣豪飲是有害的。信上結末寫的是，叫福瑪趕快將事件辦完，好早日歸家。福瑪讀了這種忠告，心中很是恐惶的，而且也使他那爽朗的心境起了陰暗。然而這種暗影在忙碌的事務上，以及培納革亞的愛撫中，不久也便消融去了。他的生活就如河浪一樣的迅速向前流着，每天帶有新的感覺來，而在他心中喚醒了新的思想。培納革亞對於他的態度，含有一個情婦所能有的一切情熱。其強度，乃是她那大年紀的婦人，飲盡人生之

盃的最後一滴時，以全心力注入其情熱中的那種樣兒。然而有時候，她心中又起了不劣於戀愛，而且更能吸引福瑪於她的一種感情——即是與慈母之欲使愛子免有錯失，而教之以人生智慧的母愛有些相似的一種感情。時常當夜晚的時候，在甲板上坐於他的擁抱之中，她就溫柔而沈鬱地對福瑪講道：

『將我想着是你的一位姐姐罷，我說的話你好好聽着。我已有這大年紀了，我明白各種的人。在我的生涯中，我已見過了許許多多的事。留心選擇朋友，因為有的人好像疾病一樣，能夠傳染人。最初一個人如何，你分辨不出來，雖然你親眼看見了他們。他外表看起來，是與其他的人一樣的，但是突然間，你自己尚不會覺察的時候，你已經在生活中開始模倣他了。你細心一觀察——你就會發現出來你已經感染了他的瘡痂了。我自己曾經因一個朋友的原故，將一切都喪失了的。我有個丈夫，並有兩個小孩子。我們一路住得也很好。我的丈夫在裁判所的書記課裏作錄事。』她默然了，好半天都是只凝視着那因船所激盪的水面。以後她深深歎了一口氣又向他說道：

『願聖母保護你脫離像我這種婦人——你要當心。你尚是純潔的，你的心還不會

十分強固，婦人們最歡喜像你這類的人——強壯，美貌，有錢。最緊要的，是要當心緘默恬靜的婦人。她們附着一個男子就像吸血鬼一樣，吸了又吸。而且同時她們又總是那般柔和溫順。她們要繼續不斷地吸你的血，但她們自身却保守得好好的。她們只徒然傷你的心而已。你頂好與像我這樣豪爽的女子交往。像我這樣的女子並不是專為貪慾而生活着的。」

確實的，她自己幾乎好像無貪慾似的。到了柏門地方，福瑪為她買了許多新衣服以及各種各類的東西。她覺得很歡喜，但以後當她檢察了物品的時候，她憂鬱地說：『不要過於濫用錢了……當心恐怕你父親會發怒的。即沒有這些東西，我無論如何都是愛你的。』

她已經對福瑪講過了，她只與他一路走到卡開地方為止，因為她有一個已經結婚了的妹妹住在那兒。福瑪不能夠相信她會離開他，但在他們要到卡開地方的前一夜，她又重申前言的時候，福瑪即顏色變為慘淡，而開始哀求她不要離開他。

『不要預先就難過着，』她說。『我們尚有一整夜擺在我們面前的。如果你會感

覺難過，那末當我與你告別的時候，你那時再難過罷。」

但是他依然努力想勸止她不與他分離，並且最後——這是必然的事——聲明了他願與她結婚。

「唉呀，如此，如此！」她開始大笑起來了。「我的丈夫還活着的時候，我能夠與你結婚嗎？我的親愛的，我的可笑的人兒！你想結婚嗎，唉？但是豈會與像我這樣的女子結婚呢？你定會有許多許多愛人。到那個時候再結婚。當你已經充盈了，已經遊樂夠了，並且感覺喜歡黑麥麵包了……到那時，你就可以結婚了！我覺得，一個身體強壯的男子，爲他自身的平安計，不應當結婚太早了。一個婦人決不會令他滿足，因之他就會找其他的女子去。所以爲你自身的幸福計，你應當到了那時，你覺得那一個女子可以使你滿足的，那末就與她結婚罷。」

但是她愈講得多，福瑪之不願意與她分離的要求則愈變固執。

「你好好聽着我對你講的話罷，」那個婦人鎮靜地說。「有一片木是在你手中燃燒着的，即或沒有它上面發出來的光，你也可以看得清楚——你頂好是將它丟在水

中，這樣可以消滅煙氣，而且你的手也不至於燒着。」

『我不懂得你說的話。』

『好好聽着，你懂得的。你不曾對我不佳，我也要不作對不住你的事。因此我就要走開。』

如果不曾有另外的一件事來打擾，這種爭論將會怎樣結束是很難說的。在卡開地方，福瑪收着了馬亞金打來的一通電報，電報上簡單地寫着：『乘客船速急歸來。』福瑪的心臟神經質地收縮起來了。過了幾個鐘頭以後，臉色陰沈而蒼白，牙齒咬得緊緊的，福瑪已經站在正離開埠頭的汽船的甲板上，手扶着欄干身子一動也不動地凝視着，此時正離開他，埠頭，以及河岸而遠遠流去的他的戀人臉上。培納革亞飄搖她的手帕笑着，然而他知道她是在哭，在灑不少的悲慟的眼淚。因為她的眼淚，福瑪的襯衫的前部已完全溼濕透了；因為她的眼淚，福瑪的充滿了陰鬱恐怖的心是愁苦而冰冷的。那個婦人的姿影，好像融化了似的愈變愈小；福瑪眼睛也不轉地凝視着她，而且在對於他父親所懷的耽憂與對於此婦人所感的悲歎而外，他覺得他的心靈中，有一

種新的，強有力而刺激的感覺甦醒起來了。這種感覺究竟是什麼，他可說不出來，但是他覺得，這好似對於某人懷的一種憤懣一樣。

在埠頭的人羣，擠成了無顏無形無動靜的一團密結的黑暗的，死去了似的一塊。福瑪離開了欄干，開始在甲板上沈鬱地漫步起來了。

乘客們一面高聲談論，一面坐下飲茶；侍者們則正預備開飯在走廊中去來地忙過不停；在下面船尾上三等艙內，一個小孩在哭，一個口琴的音調在悲痛地鳴奏，並有虜夫用刀切物的聲音，盃碟相碰的辛澀聲。切斷波浪，激起飛沫，因緊張過度而震顫並深深地歎息着的那隻龐大的汽船，衝破逆流迅速地向前。福瑪凝視着船尾上的荒狂急流而破裂的浪之闊條，他開始感覺有一種強烈的慾望，像要擊破或撕碎什麼東西纔好，同時又想逆着急流游泳，以自己的胸部與肩部來抵抗這急流的襲擊。

『命運！』在他旁邊的一個人，以疲乏的嗔聲如此說。

這兩個字是福瑪聽慣了的；她的姑母安妃霞每每以這兩個字來答覆他的質問，而且他自身又在這短短的兩字之中，封入了與上帝相匹敵的權威的觀念。他將談話的人

們望了一眼：一個是有一仁慈面容，頭髮已灰白了的矮小老人；其他一個，則較爲年輕，一對大而沒精神的眼，並稍長有幾根黑色楔形的鬚髯。他的大而帶軟骨性的鼻，黃色凹入的頰，使福瑪一見即想起他的教父來了。

『命運！』那個老年人深信不疑地將對手的絕叫反覆念着而開始出聲笑了。『命運之於人生，就像漁翁坐在河岸上一般。它將有餌的釣鈎投在人間的生活中，於是人們就以貪慾的口向着釣鈎走去。但命運却將釣竿舉起來了——人們就在地上掙扎撲擊，你看他的心都破裂了。正是這種情形，伙計。』

福瑪將眼睛閉上，好像日光直直地射入他眼中去了一樣，他一面搖着頭，一面高聲說：

『不錯！確是如此！』

談話的兩人目不轉睛地望着他：老年人露了輕微的聰明的一笑；大眼睛的人，則給以惡意的一斜視。這種情形，使福瑪起了困惑。於是他漲紅了臉走開，一面却考慮着命運，很懷疑地想道，何以它最初那般仁慈地賜他一個女子，而後來又那般簡單殘

酷地將她從他手中奪回去了。現在他明白了，他心中所抱的那種漠然刺激的感情，乃是對於這般玩弄他的命運所懷的憤懣。他是太爲生活所寵壞了的，吮吸這剛上嘴的毒杯之最初的一滴時，也很難爲他了。在船上的幾晝夜，他不曾安眠，只考慮着老年人所講的話，重溫着自己的憤懣。然而這種憤懣之情，不曾引起他的落膽與悲哀，反使他起了忿怒與報復的念頭。

來迎接福瑪的，乃是他的教父馬亞金。對於福瑪所發出的急促而慌張的疑問，馬亞金，當他在馬車中在他教子之旁坐下了的時候，他那帶青色的小眼睛閃耀着興奮之光說：

『你的父親變得像小孩樣了。』

『飲酒麼？』

『比飲酒更壞——他簡直瘋狂了。』

『真的麼？哦……他是怎樣，你告訴我。』

『你不懂得麼？有一個女子時常糾纏着你父親的。』

『那個女子怎樣？』福瑪一面回憶起了他的培納革亞一面如此驚喊着，而且不知何故，他心中充滿了喜悅之感。

『他緊隨着你父親——吸他的血。』

『她是一個溫順的女子麼？』

『她嗎？溫順得像火一樣。她從你父親腰包裹取去了七萬五千盧布好像拔一根毛似的。』

『哦！她是誰？』

『就是建築技師的夫人，淑嘉·馬丁斯克亞。』

『哦天！這豈是可能的嗎，她……：……未必我的父親……豈能以她作自己的情婦嗎？』福瑪驚奇地低聲如此詢問着。

於是他的教父將身子向後一退，一面滑稽地將眼睛睜得大大的，一面辯服似地說：

『你也瘋狂起來了！真實的，你也瘋狂起來了！回復你的意識罷！六十三歲了，

還有情婦！而且還要這大的代價。你在說些什麼？好罷，我定要告訴伊格拉。」

馬亞金的戰慄而急促的笑聲充滿了空氣中，他每一笑時，他那山羊似的鬚髯就很難看地震動起來。福瑪費了好久的時光纔得着了一個要領的答覆。因為這老人今日與他的習性相反，完全變得暴躁而憤怒了；他的談話，平時是流暢的，現在却不時起了間斷；他一面談話，一面咳吐漫罵，因此福瑪費了不少的氣力纔得知了事實的真相。

在城中因致力於種種慈善事業的計畫而出名的，那位有錢的建築技師之妻淑緋亞·帕弗洛菲納·馬丁斯克亞，已經勸動了伊格拉對於市中建築一免費宿泊所與一附有閱覽室的公共圖書館捐助七萬五千盧布。伊格拉已經將這筆款子交出來了，新聞紙上也已經在大大地頌揚他的博施。福瑪曾經不只一次地在街上碰見過她；她的身材矮小；福瑪也知道她是被認為市中的最美麗的婦人之一，而且關於她的行爲，也已經有了不少的壞謠言。

『就是這些麼？』當他的教父將話終結了的時候，福瑪如此喊叫。『我想到還有許多哩！』

「你？你想嗎？」馬亞金突然大怒起來說。「你什麼也想不到，你一個還是滿帶乳臭的小傢伙！」

「你爲什麼罵我呢？」福瑪說。

「你告訴我，依你的意見，七萬五千盧布是不是很大的數目？」

「是的，是很大的數目，」福瑪思索了一會說。

「啊，哈！」

「但我父親有不少的財產。你爲什麼因那一點數目而這般大嚷起來了？」

亞可夫·塔拉數彙支不禁失驚了。他輕蔑地凝視着少年的臉上，以微弱的聲調詢

問說：

「是你像這樣說嗎？」

「我？不是我是誰？」

「你撒謊！這乃是你那還帶乳臭的愚昧在如此說。是的！我的老年愚昧——已經在人生中積有百萬次經驗的——說你尙是一隻小狗子，你這樣大聲狂吠起來，未免太

早了。」

在此以前，福瑪也時常被他教父的過於栩栩欲生的言辭所激怒過。馬亞金平素對他講話，總比較他的父親更爲亂暴，但是這一次，少年覺得他太激怒他了，於是他就胸石城府地凜然說道：

『你頂好不要這樣無理地亂罵我，我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

『啊，了不得了！』馬亞金嘲笑地豎起他的眉毛並以眼睛睨視地喊叫着。

這種樣子使福瑪大怒起來了。他的兩眼緊緊地釘住老人的眼睛，而使勁地說：

『我以後再不要聽你那種無理的漫罵，已經夠了！』

『嘿！如此！那你原諒我罷！』

亞可夫·塔拉數彙支將眼睛閉上，稍稍嚙着嘴唇，就將臉轉過去沈默了一會。

馬車駛入了一條狹窄的街道中。從老遠望見了自家的屋頂的時候，福瑪不自覺地將身子移向前了些。同時馬亞金臉上浮出詭譎而柔和的微笑問他說：

『福瑪！你告我——你的牙齒是在誰人身上磨得這般銳利了的？噯？』

『它們銳利嗎？』因教父現在對於他的態度很覺歡喜的福瑪如此詢問着。

『很好。不錯，孩子。很不錯！你父親與我很耽心，恐怕你會成一個不能自動的人哩。怎樣，你已經學會了飲 Vodka 麼？』

『我飲 Vodka。』

『未免太早得一點！你飲得很多嗎？』

『不見多。』

『味很美麼？』

『並不見得。』

『是如此嗎。不打緊，這一切並不怎樣壞。只是你太直言無忌了。你差不多在一切任何教士前，都可以將你的罪懺悔出來似的。你應當想想，並不是時常都要如此。有的時候，你緘默不作聲，不但不犯罪，並可令別人歡喜。不錯。人的舌頭很少時是有節制的。啊，我們到了家。你的父親還不知道你已經回來啦。他未必在家吧。』

伊格拉在家中：他的高吭而稍帶啞音的笑聲，由屋內敞開的窗戶中已傳到外面來

了。在門前停下的馬車之音，使伊格拉將頭探出窗來望。一瞥見了他兒子的姿影時，他就歡悅地喊出聲來：

『啊！你回來了。』

沒過一會，他以一隻手將福瑪拖到自己胸前，又用另一隻手的手掌推着他兒子的額頭，如此使福瑪的頭向後仰着，他以閃光的兩眼凝視着他的面孔而感覺滿足似的說：

『你曬黑了。長強壯了些。你還很不錯！夫人！我的孩子如何？很好嗎？』

『長得很不錯，』一種溫柔似銀的聲音吐出來了。

福瑪由他父親的肩頭望過去，看見了在屋內的前隅中，坐着一個長有非常美麗的頭髮和苗條身材的女子，她的兩肱伸在棹上；她那烏黑的兩眼，細長的眉毛與肥圓的嘴唇，在她那青白色的臉上很明顯地浮露出來。在她所坐的學士椅背後，立有一株很大的緋綠鄧得洛（Philodendron）植物，此植物的大而美麗的葉直垂到她的金髮上。

『妳好嗎，淑緋亞·帕弗洛菲納，』馬亞金一面伸一隻手出來向着她的近旁步去

，一面柔和地如此說。『怎樣，妳依然在我們這些窮人處，收集捐資麼？』

福瑪默然地向着她點了點頭，不曾聽見她對馬亞金的答覆，也不曾聽見他父親對馬亞金說了些什麼。那個女子也目不轉睛地望着福瑪，並且向他和靄恬然地微笑了。穿着黑色衣服的她那小孩似的姿影，與學士椅上的赤色質料幾乎相融合了，而且她那波捲的金色髮與青白的臉色，也在這黑色背景中顯映出來。在屋隅內坐在綠葉之下，她簡直像一朵花或像聖像一般。

『妳看，淑緋亞·帕弗洛菲納，他是如何地在凝視妳呀。像鷹一般咧？』伊格拉說。

她的眼睛更變細小了，頰上呈現了微紅色，她嗤的一聲大笑起來。這種笑聲，就像一個小銀鈴的叮璫之聲。她立時站起身來說道：

『我不攪擾你們了。再見罷！』

當她靜悄悄地走過福瑪身邊的時候，一陣香氣漂浮而來，並且他看清了，她的眼睛是紺碧色，眉毛則幾乎是漆黑的。

『狡猾的騙子走了，』馬亞金憤怒地目送着她的背影低聲說。

『啊，將你這回的旅行講給我們聽聽罷。你浪費了不少的錢麼？』伊格拉一面喊着，一面將他的兒子推到剛纔馬丁斯克亞所坐的那把學士椅上去。福瑪側目望着他的父親，而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了。

『她是一個美麗的年輕婦人吧？』馬亞金一面微笑着，一面以他那狡猾的目光去探索福瑪的心情。『假使你不斷地張着嘴望她，她就會將你內面的一切都替你食盡。』

福瑪不知何故身子起了戰慄。對於他的教父沒作答辭，他就以事務的口調向他父親敘述旅途上的事。

『等一下，等我喊他們拿點 Cognac 來。』

『他們說，父親一天到晚都是浸在酒裏的，』福瑪帶着非難的神情說。

伊格拉驚異而好奇地望了他兒子一眼便發問道：

『你與你父親講話，是這樣講的麼？』

福瑪覺得有些困惑，於是將頭垂下了。

『應當如此才好！』伊格拉和鷓地如此說後，即吩咐人去取 *Cognac* 來。

馬亞金眨眨眼睛，望着哥蒂耶夫父子們嘆了一口氣，就向他們告辭。他在說明了論他們父子兩人傍晚時到他的莓園中去吃茶後，就揚長而去了。

『安妃霞姑母呢？』現在獨自一人與他父親在一處，福瑪感覺有些不舒快，所以如此問了。

『她到修道院去了。你現在講罷，我一面聽，一面喝 *Cognac*。』

福瑪幾分鐘之內將事務向他父親報告完了以後，即率直地結束他的談話說：

『我自己用了很不少的錢。』

『用了好多？』

『大約六百盧布。』

『在六星期內！這確是用得很少。如果你是我的——個店員，那我真雇不起你。』

這些錢你是在那兒浪費去了的呢？』

『我捐去了三百 Pud's 的穀。』

『給誰？爲什麼捐去的呢？』

福瑪就將事件的源源本本都講給他聽了。

『嗯！很好，很不錯！』伊格拉表示贊同之意。『這可以證明我們是怎樣的人。這很顯然的——是你父親的光榮——也是商號的光榮。而且也毫沒有損失，因爲這樣一行，就可以得着很好的名譽。並且這乃是，商業上最好的一種招牌。此外，你還有些什麼用項呢？』

『此外，我作了種種旁的用途。』

『明白地說罷。我並不是要問你的錢——我只要知道你在外面的行動如何。』伊格拉注意而嚴格地望着他的兒子，如此加緊地問着。

『我在外吃喝呀……飲酒呀。』福瑪並不曾讓步，他只困惑愠怒地將頭低垂着。

『你在飲 vodka 麼？』

『vodka，我也喝。』

「唉！這樣，未免太早得一點吧？」

「你問葉菲門，看我從來喝醉過沒有。」

「爲什麼要問葉菲門呢？你應當親自將一切事都告訴我。你在飲酒嗎？我不歡喜。」

「但是我不飲酒，也依然可以過得去。」

「夠了，夠了！你要飲點 Cognac 麼？」

福瑪望着他的父親，於是坦白地笑起來了。他的父親也答之以微笑。

「唉，你飲酒也不打緊，但是要當心——要明白你的事務。你能夠作些什麼呢？」

一個醉漢總要醒來纔是清醒的，但傻子却不然。我們至少要懂得這個道理，爲你自己的慰藉。你也與女子們在一路玩麼？坦白地說！你怕我要打你嗎？」

「是。有一個女子到汽船上來的。她與我一路由柏門走到卡閘。」

「如此，」伊格拉長歎一聲，縐着眉頭說：「你未免沾污得太早了罷。」

「我已經二十歲了。父親不是曾經講過，在你那種時代中，人們十五歲就結婚了

嗎？」福瑪困惑地回答他的父親。

「他們結他們的婚。算了罷，我們不談這個問題了。你與女人發生了關係，這又算得什麼大事呢？女人就正像種牛痘一樣，人一生中決不能不種的。我自己也不能假充偽善者。我比你現在還更年輕時，就開始與女子們發生糾纏的。然而你與女人們交往，就應當小心。」

伊格拉沈鬱起來了，許久緘默不言，身子一動也不動地坐着，頭低垂於胸膛之上。

「福瑪，你好好地聽着，」他嚴肅而毅然地又開始講起來了。「我是不久就要死了。我已經老了。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我胸上壓着一般。我呼吸很困難。我會死去的。以後，我的事務就要全部落到你的肩上。最初你的教父可以幫你的忙——當心他！你在事業上開始的第一步，還十分不錯；你所支配的一切事務都很適當；你是將繩子牢固地握在自己手中的。雖然你浪費了一大宗錢，但很顯明的，你還不會胡鬧。惟願你以後都是如此。你應當明白：事業就是一隻活活的強猛獸；你應當有才能地操縱它；

在它上面加以強固的轡頭，不然，它就會克服你了。努力站在你的事業之上。將你自
己位置得使事業是在你的腳下；每一小釘都不能漏過你的眼簾。」

福瑪望着他父親的寬闊的胸膛，聆着他的沈重的聲音，自己心中想道。

「哦，你不會這快就死的！」

這種思想使福瑪感覺稍稍寬心，並且在他心中喚起了對他父親的一種柔和溫暖的
感情。

「信賴你的教父。他的智慧，足夠佐理此全城。他只是缺少膽量而已。不然，他
已成了很大的人物。是的，我對你講，我在世的日子已不多了。實在的，現在正是我
們準備死的時候；將一切的事情拋開；去祈禱懺悔，並好好地在人間留下紀念。」

「人們會記念你的！」福瑪堅信不疑地說。

「如果人們會記念我，那只有一個原因。」

「是建築免費宿泊所那件事麼？」

伊格拉望着他的兒子，於是開始笑起來了。

「亞可夫已經來得及將那件事都告訴你了？老客貨！他一定說了我的壞話的。」
「說了一點。」福瑪微笑了。

「當然的！我知道他啊！」

「教父談講起來，好像是他自己的錢一樣。」

伊格拉將身子向椅後一倒，更高聲地大笑起來。

「那個老烏鴉，唉！實在不錯。無論是他的錢或是我的錢，對於他都是一樣的。因為這件事，他已經在戰慄了。那個禿頭漢，他懷有一種心思的。你知道是什麼心思？」

福瑪思索了一回說：

「我不知道。」

「唉，你傻得很。他想將財產聚而爲一。」

「那是什麼意思呢？」

「你猜猜看！」

福瑪凝視着他的父親——一會就猜着了。他的臉陰沈了下來，他一面從學士椅上將身子微微抬起，一面決然地說：

「不，我不願意。我不與她結婚！」

「哦？爲什麼原故呢？她是一個很強壯的女子；而且又不傻。他是他的獨生女兒。」

「還有塔拉斯呢？那個失了踪的？但是我——我一點也不願意！」

「已經失了踪的那個，就算已經完了，因此也就沒有談到他的必要。我的孩子，他已經有了一張遺囑，遺囑上寫着：「余之一切動產與不動產，盡歸諸余之女兒祿寶福」，而且事實上，她就是你教父的女兒，我們可以將此事辦理好。」

「怎樣講，都是一樣的，」福瑪堅強地說。「我不與她結婚！」

「好罷，現在談講這件事，未免早得一點！但是你爲什麼這樣不歡喜她呢？」

「我不歡喜她那種人。」

「這——樣嗎！那末，究竟怎樣的女子你纔歡喜呢，我的少爺？」

「更單純些的女子。她總是在與那些中學生一路忙，或是忙着看書。她已經是有學識的人了。她會取笑我的。」福瑪憤慨地說。

「這也是十分對的。她有些太膽大了。但那却是細微的問題。只要你肯下力，無論何種鏽皆可以去得掉的。那是將來的問題。但你的教父是一個伶俐的老人，他的生活是平和而穩定的；坐在一個地方，他什麼都會想到。他的談話很值得傾聽的，因為他對於世上的任何事的反面，都看得到。他乃是我們之間的貴族——是葉嘉德林娜女王的後裔——哈哈！他很清白他自身的事。因為他的血統被塔拉斯截斷了，所以他決定以你來代替塔拉斯的位置。現在你懂得了麼？」

「不，我寧願我自身來選擇我的位置，」福瑪頑強地說。

「你現在還傻得很。」伊格拉微笑着答覆他兒子所說的話。

他們兩人的談話，因安妃霞的回來而被打斷了。

「福瑪，你回來了！」她在門後的蔭處喊着。於是福瑪站起身來，臉上浮着柔和的微笑跑去迎接她。

……此後福瑪的生活，依然是緩慢地安靜而單調地向前流。依然是交易所以及他父親的訓誨。伊格拉對於他兒子的關係，仍舊是繼續那種慈愛的譏刺與勉勵的調子，但待他却比較以前嚴厲多了。每遇一點小事，也都要責罵他，並且時常提及他是怎樣寬厚地將他養育大的；他是怎樣從來不曾壓迫他，而且他從來也不會打過他。

「別的父親對待你這樣的兒子，拿起木棒來打。但我從來指頭都不會挨過你。」
「很明顯的我不會做出要遭打的事，」有一天福瑪鎮靜地如此說。

伊格拉因爲這種言語與聲調，就向他的兒子大怒起來。

「不要講得太多了！」他吼道。「因爲我手軟不比你，你就膽子大起來了。我每一個字，你都要答辯的。放小心一點；雖然我的手軟，但依然能夠扭得你的腳踵中流出淚水來的。你像菌一樣，長得太快了。剛剛出土，就已經有一種難嗅的氣味了。」

「你爲什麼這樣向我發怒呢？」有時逢到伊格拉心氣和平的時候，福瑪就爲難而不悅地詢問他的父親。

「因爲當你父親責罵你的時候，你不能夠忍受。你立時就要吵鬧起來。」

「然而確是氣惱的事。我又不曾比較以前更變壞了。未必我沒看見旁的像我這大的人是如何生活嗎？」

「你的頭決不會因我罵你而落下。我罵你，是因為我覺得，你有點地方完全不像我。這究竟是什麼，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是有點不同之處。而且那就是與你有害的。」

伊格拉的這些話，使他的兒子深思起來了。福瑪自身也覺得，是有一種使他與他的同年輩相區別的奇特之處，然而他也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因此他也以懷疑的眼光凝視他自身了。

福瑪很歡喜到交易所去，混在那些動輒作幾千盧布之交易的莊嚴人物的談笑忙碌中。那些趕不上他那般富有的小商人，對他——百萬的富翁之子，福瑪——招呼講話時的恭敬態度，是非常諂媚他的。當他負全責任地替他父親處理了一部分事務，並且因之得着了父親之稱贊的微笑時，他就覺得很愉快而驕傲。他心中有很大的慾望，要自己顯得是商業上的一個有手腕的人，他是——依然如他未到柏門地方去之前一樣

——他仍是一人孤獨地過活着。雖然他現今每天都可以會見與他的年齡相差不遠的商人們的兒子，但他仍不願意有特別的朋友。他們曾經不祇一次地請他與他們一同去宴樂，但他却不但粗暴而輕蔑地謝絕他們，並且還嘲笑他們說：

『危險得很。你們的父親如果知道了你們這種放蕩行爲，定會責打你們，到那時恐怕我也要分着受點責打哩。』

他所以不歡喜他們的，是因爲他們背着他們的父親度一種放蕩敗壞的生活，而且他們所用的錢，不是從他們的雙親之處盜來的，便是借的期限很長利息特高的期票。因爲這個原故他們也不歡喜福瑪，因爲他這種謹慎與反對的態度中，含有令他們憤怒的傲氣。他很懼怯不敢與那些比他年紀較長的人談話，因爲他怕自身在那些人眼前，會現得呆板愚笨。

他時常想起了帕納革亞。最初每當她的姿影在他想像中浮現出來的時候，他就感覺得悲愁。然而時間過久了，這婦人的明顯之色也就日漸消逝去；而且他還不會覺察這種事實的時候，他的心思已經被那個苗條天使似的馬丁斯克亞佔據了。她幾乎每逢

星期日都到伊格拉家中來討論種種事件，但這些討論之中大約只有一個目的——即是敦促速即動工建築宿泊所的事。每在她面前的時候，福瑪就感覺笨拙，龐大，苦重。這種感覺令他非常難過，而且在淑緋亞·帕弗洛非納的大眼睛中所射出的示愛的視線之下，他的滿臉就立時漲紅了。他覺察了，每一次當她注視他的時候，她的眼睛就變得更黑，輕微地將那震顫着的上唇提起，於是露出了潔白的小牙齒。這種情形時常使他起了恐怖。他父親看見了他那般目不轉睛地凝看着馬丁斯克亞，於是他有一日就對福瑪說道：

「不要那般太過於凝視那個面孔了。要當心，她好像赤陽的餘燼一般：從外面看起來，是那般溫順，平滑而黯黑——全然是冰冷的——然而如果你把它拿在手中，就會燒傷你的手。」

馬丁斯克亞並不會引起這青年的肉感的衝動，因為她毫沒有像帕納革亞之處，而且也全然不像旁的女子。他知道關於她，外面已有了種種可恥的謠言，但他却完全不相信那是真實的。有一天，他看見了她與一個戴灰色帽子長髮披滿兩肩的肥壯男子並

肩坐在一輛馬車之內。從這以後，他對於她的看法就改變了。這個男子的臉就像魚泡一般——紅而脹腫着的；他沒有口鬚也沒有頤鬚，而且他很像一個化爲男裝的女子。福瑪聽人講，這就是她的丈夫。以後他心中即起了陰暗而矛盾的感覺：他覺得要侮辱那個建築技師，同時他又嫉妬他尊敬他。現在他感覺得馬丁斯克亞沒有以前那般美麗，但是易於接近些；他開始替她感覺難過，但他依然懷着惡意思道：

『當他親吻她的時候，她定是感覺很厭惡的。』

在此一切之外，他有時感覺得在他內面，有一種深得不知淵底而抑壓的空虛，這種空虛什麼也不能將它填滿——無論是每日中的印象，或過去的回憶；而且交易所，他父親的事務，他對於馬丁斯克亞的種種考慮——全都爲這種空虛所吞噬了。這使福瑪很恐怖。因爲在此空虛之黑暗的淵底，他揣摩着是有一種尙是無形，但是已經在小心地繼續努力變成一具有形體的反抗力隱匿着的。

同時，伊格拉在外觀上很少改變，但是更變得不休息而焦燥，並且更是不斷地訴說他失掉了健康。

『我夜晚睡不着了，以往我是睡得多麼甜甜，人將我的皮剝了我都不會知道的。但是於今，我睡在床上由這邊翻身到那邊，由那邊翻身到這邊，直鬧到天明纔睡得一下。而且不時又會醒來。我的心臟跳得一點也不勻整，現在雖然很疲倦，但總是這樣特克——特克——特克地跳。有時它突然停止了——好像它不久就會破裂而落到胸的深處什麼地方似的。哦，上帝，願你發慈悲憐恤我罷。』彷彿懺悔似地歎息了一聲，他就將他那而今變昏花了的一對莊嚴的眼睛望着天上。這對眼睛現在已經失掉了它們的亮而閃灼之光了。

『死就在我身邊什麼地方守着我的，』有一天他憤怒而愁鬱地說。這實在是真實的，不久死即將他那大而強壯的身軀壓倒於地下了。

這件事是在八月間的一天清晨發生的。福瑪尚睡得正酣的時候，突然覺得有什麼人在搖他的肩膀，並且有一種嘎聲在他耳上喊道：

『起來。』

他將眼睛睜開，就看見了他父親坐在他床邊的一把椅子上，一種呆鈍的聲音單調

地反覆說：

『起來，起來。』

此時太陽剛昇起來，落在伊格拉的白色亞麻布襯衫上的陽光，尙未失掉它的蓄
微色。

『還很早哩，』福瑪一面伸懶腰一面說。

『嗯，你以後再慢慢地睡罷。』

福瑪一面懶洋洋地將毯子裹着身子，一面問道：

『你叫我起來有什麼事呢？』

『我的孩子，我請你起來可以麼？』伊格拉喊道，並且稍有幾分惱怒地又加一句

說：『我來喊醒你，當然是有事。』

當福瑪逼近些注視他父親的時候，他看出了他是臉色灰白而很疲憊似的。

『你身體不舒適麼？』

『稍有一點。』

『要請一個醫生來看看麼？』

『見鬼！』伊格拉搖着手。『我已經不是年輕人了。沒有他，我自己都是明白的。』

『什麼呀？』

『哦，我知道！』老年人神祕似地說着，將室內奇妙地環望了一眼。福瑪在穿衣服，他的父親將頭低垂着緩緩地說：

『我很怕呼吸。我覺得，好像如果我深深地一呼吸，我的心臟就會破裂的。今天是星期日！早上的彌撒完了以後，就打發人去請牧師來。』

『爸爸，你在講些什麼？』福瑪微笑了。

『沒有什麼。你洗好了臉，就到庭園中去。我已經吩咐他們將燒茶缸拿到那兒去了。我們要在清晨的涼爽空氣中飲茶。我現在很想飲濃而熱的茶。你快些呀。』

老年人很困難地由椅上立起身來，腰彎着跳着足，以蹣跚的步伐走出房外去了。

福瑪目送着他的父親，一種射擊似的恐怖之惡寒使他的心臟收縮起來了。他趕緊洗好

了臉，就慌忙地跑到庭園中去了。

在庭園中的一株老而繁茂的蘋果樹下，伊格拉已安坐在一把槲木的學士椅上了。日光透過樹枝成細條紋，映在裹於寢衣中的老年人的白色姿影上。庭園中是這般寂靜無聲，福瑪的衣服偶然觸着枝葉而發出的沙沙之音，老年人也覺得是很大的聲音而因之起了戰慄。他父親面前的棹子上所放置的燒茶缸，像一隻食得飽飽的貓一樣發出嗚嗚之聲，並且向着空氣中放出一陣陣的蒸氣。在此因前夜的大雨所洗淨的新鮮的綠色與寂靜之中，這個亮閃閃騷嚷嚷的黃銅器之暢快的景象，福瑪覺得是不需要的，是與此時此地都不相適合的——而且與他一見那個孤獨地坐於那有紅蘋果畏羞似地向下窺望的默然，無動靜，暗綠色的枝葉之下，穿白色衣服腰彎的病老人時，所起的感覺，也是不相適合的。

『你坐下罷，』伊格拉說。

『我們應當請一個醫生來，』福瑪一面在他父親對面坐下，一面躊躇地說。

『不需得。到戶外來了，稍覺好得一點。現在我飲點茶，恐怕會更好些。』伊格

拉一面說，一面將茶注到杯內，但福瑪看出茶盞在他手中顫搖得很。

『喝罷。』

默然地將杯子移近身邊來，福瑪把頭彎下將茶面上的泡沫吹散。使他心中很難過的，他聽見了他父親的大聲而苦重的呼吸。突然之間，有什麼物件猛然打在棹子上，以致棹上的器皿都開始刮辣刮辣地震響起來了。

福瑪打了一個寒噤。他將頭揚起來，正與他父親的吃驚得幾乎失了感觀的視線相會合了。伊格拉凝視着他的兒子，一面嗔聲地說：

『一個蘋果落下來了，這樣大的聲音！好像礮的響聲一樣。』

『你的茶裏面要不要加上一點 *Cognac*？』福瑪提議道。

『不要，像現在這樣很好。』

兩人沈默起來了。一羣黃鶯由庭園中飛過，在空中散滿了激蕩愉快的呢喃聲。不一會，庭園中的成實的美又溶於嚴肅的寂靜中了。伊格拉眼中的恐怖神色尚未去掉。

『哦，上帝，耶穌基督！』他一面畫了一個十字，一面低聲說。『是的。到了

——我生涯中的最後的時刻了。」

「爸爸，不要說了！」福瑪細聲說。

「爲什麼不要說呢？我們喫完了茶，就要打發人去請牧師與馬亞金來。」

「我想現在就要請他們來纔好。」

「一下就要敲鐘做彌撒了——牧師不會在家的——而且也不須得這樣趕忙，我一下就會好，也不可。」

他毫無聲響地開始由茶碟中啜着茶。

「我還想多活一兩年。你現在尙年輕，並且我很爲你耽心的。你要正直而堅定地生活着；不要貪求別人的東西，要用意照料你自己的所有。」

他講起話來非常困難，不時地停頓着用他的手擦摩胸部。

「不要依賴人——也不要過於期望旁的人。我們活着，是爲取，並不是爲給的。」

哦，上帝！憐憫有罪的人罷！」

從遙遙的遠方所傳來的沈重鐘聲，突破了清晨的靜寂。伊格拉與福瑪都在自己身

下畫了三次十字。

在最初一個鐘聲之後，又來了第二個，接連着又是第三個，不久空氣中就充滿了四面八方傳來的各寺院中的飄蕩，有節拍而高鳴的鐘聲。

「呀，他們在敲鐘做彌撒了，」伊格拉傾聽着金屬鐘聲之鳴喚如此說。「你由鐘聲能夠辨別得出它是何處的寺鐘麼？」

「分辨不出來，」福瑪回答說。

「你聽。現在的這一個鐘聲——你聽着了吧？低沈聲音的——這乃是尼可拉教堂的鐘。是彼得·米得利支·弗亞錦所奉納的……這一個，這個嘎聲的——乃是普拉斯克法·皮亞特里查寺院的鐘。」

充滿了鐘聲的空氣中，因為鐘聲之音波而震蕩着。這些鐘聲在那爽明的青空中，也漸次消逝去了。福瑪深思地注視他父親的面孔，看出了他眼中的恐怖已經消失了，而且現在眼睛更變明亮了些。

但突然之間，老人的臉色變得緋紅，眼睛擴大而要從眼窠中躍出，口可怕地張得

分外大，從口中發出一種奇特的嘶嘶之聲：

『F—F—A—A—OH。』

伊格拉的頭立時向後垂落到肩上去，他的沈重的身軀，也慢慢由椅中滑到地上去，好像大地在威逼着他向下拖一樣。福瑪一時沈默着不敢動彈，但不一會，他就跑到伊格拉身旁，從地上將他的頭抬起來，緊緊地望着他的臉上。伊格拉的面部黑而毫無動靜，睜得很大的眼睛，其中什麼表情也沒有——無論是痛苦，恐怖，或快樂，福瑪向四周環望了一次。正如先前一樣，誰也不在庭園中，只有各寺的鐘聲之餘韻尙在空中鳴蕩。福瑪的手開始戰慄起來，他將他父親的頭放掉，於是頭就沈重地落於地上去了。黑而濃的血開始成一細長的溝流，由他那大張着的口中，流過他的青頰上。

福瑪跪在死屍前，兩手捶着胸，嚎淘大哭起來。他因恐怖而戰慄，他的眼睛像狂人般地在庭園的青綠中找尋什麼人。

三

他父親的死使福瑪變得昏沈沈的了，並且也使他心中充滿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寂靜注入了他的心靈中——一種將生活之一切影響盡默然吞噬了的痛苦的不能動彈的寂靜。各種熟識的人在他四周忙亂着；他們出現了，消逝了，對他講些什麼——他的答覆是不按時的，而且他們的談話，不能夠引起他的想像，只毫不留跡地沈溺於充滿他心靈的死一般的寂靜之無底的深淵中。他不哭泣，也不悲傷，也不思考什麼。臉色蒼白而陰鬱，眉頭深鎖着，他細心地傾聽這種寂靜。這寂靜已將他的一切感情，全都驅逐出去了，使他的心臟麻木了，並且牢困地握住了他的頭腦。他只覺得他全身上都有一種完全屬乎肉體上的重壓之感，特別是在胸部。而且他又覺得無論何時都

是傍晚，即使太陽是正高照在天空之時，也是如此——他覺得地上的一切都是黑暗而憂鬱的。

葬儀全是馬亞金一人料理。他慌忙急促地滿屋忙亂，長靴的後跟不斷地發出鞭鞭的鳴聲；他滿持權威地呼吼家中的用人，並拍着福瑪的肩頭安慰他說：

『你爲什麼呆如木雞了呢？大聲呼嚶出來，你就覺得鬆爽些的。你的父親已經老了——身體上老了。什麼人都得要死一回，這是逃不脫的——所以你不應當太早就失知覺了。你不能够用你的憂愁使他再活轉來，而且你的悲傷，對於他，是毫無用處的。俗語說得好：「靈魂被可怖的天使由肉體中奪去了的時候，靈魂就將一切親戚與熟識的人盡都忘掉了」。所以現在無論你是哭或笑，這對於你的父親都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的，但活者應該爲活者計。你頂好是哭出聲來，因爲這乃是人情之常，並也可以使你的心感覺輕鬆些。』

這些話語在福瑪的頭腦中或是心中，皆不會惹起何種反響。然而他在葬式舉行的那一天，就回復了自己的意識了。這全賴他教父的毅力，因爲他想盡各種巧妙的方法

慙慙地要使他那沈憂的心靈甦醒過來。

葬式舉行的那一日的天氣，滿天都是陰雲愁慘的。在濃濃的埃塵之中，一大羣人蜿蜒着像一條黑緞帶一樣隨着哥蒂耶夫的靈柩之後。此處彼處閃灼着牧師們的法衣上的金光，羣衆中的緩慢行動，正與由主教的歌詩班湊合成的歌隊中發出來的莊嚴音樂相調和了。福瑪被人們由後面擁擠來由旁邊擁擠來；他走着，但除了他父親的灰白頭以外，什麼也不會映入他的眼簾。憂鬱的合唱聲，像悲愁的回音似的，在他心中返響着。在他旁邊走着的馬亞金，不斷地討厭地對着他耳朵低語：

『你看，好多人呀——上千的人！知事也親身來送你的父親到禮拜堂裏去，市長也來了，而且差不多全市議會中的人都來了。在你背後——你只掉過頭去看看！淑緋亞·帕弗洛菲納也在那兒。全鎮都向伊格拉致敬。』

最初福瑪不會傾聽他教父的耳語，但當他提出了馬丁斯克亞的時候，他不自覺地將頭向後一掉，於是就看見了知事。當他一瞥見了這個重要人物時，就有幾滴愉快之感落到他心上來了。知事肩上斜掛着亮顏色的緞帶，胸前掛着勳章，他那嚴肅的臉上

帶着憂愁的表情，如此地隨着靈柩之後踱步而前。

『此靈魂今日所行之道，是有福的，』亞可夫·塔拉數彝支一面動着鼻子，一面低聲如此歌唱着，不一會他又開始向他教子耳旁低語道：

『七萬五千盧布值得到這多人來陪送。你聽着沒有，淑嘉已在準備十五號行奠基禮？正是你父親死後的四十日忌之時。』

福瑪又掉過頭去，他的視線正與馬丁斯克亞的視線相會合了。望見了她那種愛撫的視線時，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好像有一條溫暖的光線射入了他的心靈內，在其中融化了什麼似的，他立時感覺輕鬆多了。由此時此地想來，他覺得時常掉轉頭去張望是與他很不合宜的。

在禮拜堂內的時候，福瑪的頭開始痛起來了，他感覺得他四周以及他脚下的一切都在搖動。在充滿了塵埃與人們的呼吸以及焚香的煙霧的窒息空氣中，蠟燭的火焰畏怯似地發着抖。耶穌的溫柔的肖像，從那大的神龕中向下望着他，反映在救世主額上的冠冕上的變污暗了的黃金上之蠟燭的火焰，使他想起了滴滴的鮮血。

福瑪的清醒過來了的心靈，貪婪的浸沉於這彌撒的嚴肅而陰鬱的詩內。當『來，讓我們給他最後的一吻』這一句打動人心靈的語句唸出來了的時候，一聲高朗而沈痛的慟哭聲由福瑪胸中迸裂出來了，在禮拜堂內的羣衆，都被這悲慟的呼聲所激動。

這樣大嚎了一聲，福瑪的脚卽搖搖地不能站着了。他的教父立時攙住他的臂膀，一面開始將他向着靈柩前推去，一面高聲而帶幾分怒意地唱着：

『與最後和我們同在的故人接吻罷。吻罷，福瑪，親吻他——他是要被放在石頭復蔽着的墳墓中去……他是要被安置於黑闇中與死者同葬。』

福瑪用嘴唇接觸了他父親的額，卽恐怖地由棺材前速急的向後退。

『安靜一點罷！你幾乎將我都摔倒了。』馬亞金低聲地提醒他，而且這兩句簡單恬靜的話，比較他教父的手還更能支持他些。

『望着無聲音，無氣息地橫在你們面前的我，請你們爲我哀哭罷，弟兄們與朋友們！』伊格拉藉教會的口如此請求着。然而他的兒子現在已經沒有哭泣了；因爲他父親的黑而膨脹着的臉引起了他的恐怖，這種恐怖將他那因教會對於其有罪之子而發出

的哀悼的音樂所沈醉了的靈魂，喚醒了幾分。他被熟識的人們環繞住了，他們都親切地安慰他，他也傾聽他們的慰辭，並且懂得了他們都爲他感覺難過，而且他對於他們也變得很貴重了。他的教父對着他的耳朵低語道：

『你看，他們衆人是如何地諂媚你。貓兒也嗅着油味了。』

福瑪很不歡喜聽這種話。然而這兩句話是與他有益的，因爲它們激起了他的思考。

到了墓地，當人們爲伊格拉歌唱永遠的紀念之時，他又大聲悲慟地號哭起來。

於是他的教父立時將他的臂膀握住，一面領着他離開墓地，一面誠懇地對他講道：

『你怎麼是這樣一個心靈軟弱的人！未必我不難過麼？我知道他的真價值，但你只不過是他的兒子而已。然而我尙沒有哭泣。我與他三十多年在一起是十分情投意合的——我們一起談了多少，思考了多少，飲了多少痛苦之杯。你還年輕得很；還沒到你悲慟的時候！你的生活是擺在你面前的，你將來各種類的的朋友多得很多。但我已經老了；現在我將我唯一的朋友埋葬了，我就是孤零零的一人。我再也不能夠得着一個共心腹的朋友了！』

老年人的聲音開始奇怪地戰慄而發出啞啞的聲音來了。他的臉歪着，嘴唇斜張成了一個大綑面而戰慄着，從他那細小的眼睛內，淚珠不斷地流到他臉上現著的緊縮着的縐紋中。他的樣子是這般可憐，這般失了常態，於是福瑪立時站住，以一剛強者似的溫柔將他教父的身體抱住而恐怖地喊道：

『不要哭，我的教父！呀……你哭不得的。』

『你這樣纔是對的！』馬亞金微弱地說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而且轉眼之間，他又變成了一個穩重聰明的老人了。

『你也不應當哭泣，』他一面神祕地說着，一面就與他的教子並着肩在馬車中坐下了。『你現在就是前線上的總指揮，你應當勇敢地指揮你的兵士。你的兵士就是盧布，而且你有很不少的這種兵士。你要不間斷地作戰！』

福瑪一面因他這種迅速的變化吃驚，一面傾聽着他的談話。然而不知何故，這些話使他想起了人們向着墓穴中投在伊格拉棺材之上的土塊了。

『叫我對什麼人作戰呢？』福瑪歎息了一聲問。

『那我要指教你的！你的父親對你講過沒有，我是一個聰明的老年人，你應當聽我的話的？』

『他講過的。』

『那末，你就應當聽我的話！如果我的頭腦加在你那青年的強力上，定可以得着大勝利。你父親是一個偉大的人，但他的眼光却看得不遠，而且他不能夠聽用我的忠告。他在世上所以能夠成功的，並不是因為他的頭腦，而乃是因為他的意氣。哦，你將來會成功一個怎樣的人呢？你頂好搬到我家裏去住罷，因為在你家中，你會感覺寂寞的。』

『還有姑母在那兒。』

『姑母嗎？她是病着的。而且她也活不得好久了。』

『不要講這種事罷，』福瑪低聲請求着。

『我定要講。你何須得要怕死——你又不是烘爐上快要死的老婦人哩。要大膽地生活着，做任命自己所做的事。人類的使命，乃是要建設地上的生活。人就是資本

——好像盧布一樣，是由 Groshes 與 Opeckas 等小銅錢集合而成的。正如人們所說的，是由塵土而造成的；雖然他是與世界有關係的，但他吸取脂肪與油汗與眼淚——靈魂與智慧在他內面形成出來。由此，他就開始向上或向下生長。有時你看見他的價值只值得一 Grosh，有時又值得十五個銀哥貝喀。有時值一百盧布，並且有時是超過一切價值之上的。他在世間活動着，因為對於世界是不能不給利息的。世界對於我們任何人的價值，都是知道的，而且在時間未到以前，決不會阻止我們的進路。我的孩子，無論何人，只要他是聰明的，決不得爲自己的損害而勞動。而且世間已經集蓄了不少的智慧。你在聽沒有？」

「我在聽。」

「你懂得些什麼呢？」

「我什麼都懂得。」

「恐怕你是在撒謊吧？」馬亞金懷疑着說。

「然而我們爲什麼不能不死呢？」福瑪低聲問。

馬亞金惱恨地望着他臉上，大聲啞了啞嘴唇說道：

「聰明人決不會問出這樣的問題來。聰明人自己知道，如果是一條河，那末就一定會流往什麼地方去的，若是只停滯在一個地方，那定是沼澤無疑了。」

「你簡直是任意揶揄我，」福瑪嚴格地說。「海水却不見流往什麼地方去。」

「海容納一切的河水，因之海中不時就有駭人的大風浪掀起來。人生之海中，因為人的所為也有大浪掀起……死却將人生之水更新，使它不至於腐敗。無論有多少人死，但人的數目是永在增加的。」

「這有什麼意思呢？無論怎樣說，我父親是已經死去了。」

「你也要死去的。」

「那末，人的數目是在增加的，我與這種事實有什麼關係呢？」福瑪慘淡地微笑了。

「唉，嘿，嘿！」馬亞金歎息了。「實在的，那與我們毫無關係。恐怕你的褲

子，也會與此同樣思考道：「無論世間上有多少種質料，但這種事實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然而你決不會注意這些話——你只將它們穿舊了，摔掉就完事了。」

福瑪非難似地望着他的教父，看出了那個老頭子在微笑。因之他驚呆了，於是他就恭敬地詢問說：

『教父，是真的你不懼怕死麼？』

『我最懼怕的乃是愚笨，我的孩子，』馬亞金穩靜而帶譏刺地說。『依我的意見，如果是傻子給你以蜜，唾棄了牠好了，如果是聰明人給你以毒物，飲了牠好了！我告訴你，如果鱸魚不會將刺豎立起來，是不足以恐怖的。』

老人的譏刺的言語，使福瑪不悅而憤怒起來了。他將臉轉過去說道：

『假使不用這種閃避的語言，你就永談不成話了。』

『我談不成！』馬亞金喊道，他的眼睛開始失驚地閃着。『各人只有用各人所有的舌來講話。看起來我很頑固吧？我是如此麼？』

福瑪沒作聲。

『唉，你：應當明白這種道理——教誨你的，纔是真愛你的人。論到死的問題，不想頂好。我的孩子，活着的人思考死，那是無思意得很。傳道書之著者所羅門對於

死的問題，比較任何人都考慮得深些。結局他說，活着的狗強於死獅。」

他們到家了。房子前面的街道上，停滿了馬車，從敞開的窗中，洩出高朗的談話

聲。福瑪走入大廳的時候，即有人握住他的膀臂，將他挽至食棹前，勉強要他吃喝。

大廳中像市場一樣地騷擾，十分擁擠而窒息。福瑪默然地飲了一杯 Vodka，又飲第二杯，飲第三杯。在他的四周，人們大聲嚼食大聲啜着嘴；Vodka 由瓶中喇喇流出，酒盃碰着叮噠地響。人們談論乾鱈魚的事，談論主教的合唱隊中之獨唱者的低音的事，不久復談到乾鱈魚的事。他們說，市長本欲講述一段弔辭，但是在主教講了以後，他卻不敢幹了，因為他恐怕他所講述的，趕不上主教的。有一個人很帶衝動地說：

「死者每歡喜這樣做——他切下一薄片鮭魚肉來，厚厚地撒上胡椒以後，即蓋上另一薄片鮭魚肉，於是在飲下一杯酒後，即立時將它喫下。」

「讓我們照他的樣子做罷，」一個沈濁的低音吼起來了。

福瑪非常氣憤，他皺着眉頭望着那個正在咀嚼美味食品的人的顎與厚嘴唇。他恨

不得大聲哭起來，並將這些人趕出去，雖然他們的莊嚴的態度，在一會兒之前使他對他們滿抱尊敬之念。

『你應當稍放和氣一點，稍放社交一點，』馬亞金走近他身旁來低聲說。

『他們爲什麼在此地狼吞虎嚥地鬧呢？這豈是一家酒店麼？』福瑪怒氣沖沖地喊。

『不要講了，』馬亞金驚慌地抑止他，並又滿臉堆出笑容來即忙掉過頭去向四周望了一望。

但是已經太遲了，他的笑容毫不能發生效力。衆人都已經聽着了福瑪所說出來的話，座中的騷攘與話聲全靜息下去了，有些客人開始慌忙地準備回家，有些客人則氣憤憤地蹙着眉，將手中的刀叉放下離開了食棹。一切的人都是橫目地望着福瑪。

福瑪則默然而憤怒，眼也不低一下地迎着這些視線。

『請各位都就席罷！』馬亞金好像餘燼在灰中似地在衆人中間目光閃灼着如此叫喊。『望各位都請坐！即刻就要上煎餅來的。』

福瑪一面聳着肩向着門那方走去，一面高聲說道：

『我不吃了。』

福瑪聽着了，在他背後起了一陣充滿敵意的隆隆之聲，以及他教父的那種諂媚人的聲音在向一個人說：

『是因爲憂愁的原故。伊格拉之於他，同時是他的父親也是他的母親。』

福瑪走到庭園中，在他父親斷氣的地方又坐下了。孤寂與憂愁之感壓住了他的心胸。他將襯衫上的衣領解開，使呼吸輕鬆些，將兩肱靠在棹上，頭緊緊地抱於兩手之間，一動也不動地坐着。這時正是細雨霏霏，雨點滴在蘋果樹的葉上發出悲愁的沙沙之音。他坐在那兒許久都不會動彈，只凝視着細小的點滴由蘋果樹上滴落下來。他因飲了 Vodka 之故，頭很沈重，並且在他心上對人類抱的怨憤之感亦在增加。一種漠然的感念在他內面時湧時消；在他眼前則有長着一圈銀髮的教父的禿頭，與他那好像古舊聖像似的陰沈的臉閃現着。這個無齒而帶有惡意的微笑的面孔，使福瑪一想起來即感着憤恨與恐怖，並且更增加他孤寂的自覺。以後他憶及了馬丁斯克亞的和

靄的眼睛，與她那小巧婀娜的身材；而且在她身旁又現出了那個身高而強壯滿面紅潤的祿寶福·馬亞金，她此時垂着一條大的淺金黃色的髮辮，眼中還含着微笑的。『不要依賴人，也不要過於期望旁的人。』——他父親的言語開始在他的記憶中振響起來了。他沈憂地歎息，又向着四周環視了一回。樹葉因雨滴而搖動，空氣中充滿了淒寂的響聲。灰色的天空好像哀泣一般，樹枝上的冷淚起了震戰。福瑪的心靈枯涸而暗澹，充滿了孤兒的悲痛之感。但是由這種感情之中，就產出了以下的這一個疑問：

『我現在孤零零地怎樣過活呢？』

雨淋濕了他的衣衫。當他感覺得自己身上已因寒冷起了戰慄的時候，他纔立起身來走入室內去了。

生活上的種種問題由各方面來牽曳着他，使他不能一心思念他父親而爲他悲哀。在伊格拉死後的第四十天，福瑪即穿着亮色衣服，心中很舒快地去參加宿泊所的奠基禮。在此前一日時候，馬丁斯克亞已用書面通知了福瑪，說他已被選爲建築監視委員之一，而且也被選爲她所主持的那個協會中之一名名譽會員。這件事使他很歡悅，

而且想到他今天要在奠基禮中所要演的一役，他就非常興奮。在去的馬車上的時候，他就思考着一切的事應怎樣進行，他應怎樣行動，方在衆人之前不至困惑住了。

『唯，唯！停一下！』

福瑪將頭掉過去一望——馬亞金正從步道上趕急地向着他這方走。他穿着一件長及腳踵的通常禮服，戴一頂高帽子，手中拿一把大洋傘。

『啊，讓我乘上去，』老年人一面像猴子一樣很靈巧地跳上了馬車，一面如此說着。『說老實話，我是在等你。我想到是你應該起身的時候了，所以我四面張望。』

『你也是到那兒去的麼？』福瑪問道。

『當然的！我應當看看他們如何將我朋友的錢埋在地下。』

福瑪斜着眼睛望望他而沒有作聲。

『你爲什麼向着我皺眉頭呢？不要耽心，你也會成爲人們中的一位慈善家。』

『這是什麼意義呢？』福瑪有城府地詢問着。

『今天早上我讀新聞紙，知道了你已被選爲建築監察委員之一，而且也被選爲淑』

「蘇亞的協會中之一名名譽會員。」

『是有這回事。』

『做這種會員，就是要嚙食到你腰包中去的意義！』馬亞金歎息了。

『那決不會使我破產。』

『那種事我不知道，』老年人胸懷惡意地說。『我所以多談這件事的，因為這種惡善事業是非常無大意義的……而且我尙完全不稱它是一種事業，只不過是有害的謬妄而已。』

『未必濟助人還算是有害的事麼？』福瑪激烈地問。

『唉，你這樣呆頭呆腦！』馬亞金微笑着說。『你頂好是到我家裏去，關於這種事我來打開你的眼睛。我應當指教你！你來麼？』

『好罷，我來！』福瑪回答說。

『你來罷。而且當行此奠基禮的時候，你自己要特別放出威儀的樣子來。要站得令一切的人都能向你注目。假使我不講給你聽，你或者會將你自己藏在別人背後也未

可知』。

『爲什麼我要藏起來呢？』福瑪很不悅地問。

『這正是我所要說的，你還沒有要藏起來的道理。因爲錢是你父親捐的，你以繼承人而擔此名譽。名譽正是與金錢一樣的。一個商人有了名譽，他無論在何處都可以得着信用，而且無論在何處都有一條路開給他的。所以你應當站上前，使一切的人都可以望得見你，而且如果你做了值五個哥貝喀的事，你就可以得着一盧布的報酬。如果你將你自己藏起來——那末除了愚笨而外什麼也沒有。』

他們到了目的地。一些重要人物都已齊集了，不少的人羣圍着材木，磚塊，與土泥之堆環立着。主教，知事，鎮上貴族們的代表，行政官，與那些服裝華麗奪目的夫人小姐們湊成了一個大而漂亮的圈子，凝視着正在準備磚塊與石灰的兩個石匠。馬亞金與他的教子向着這一團人所在的地方走來。此時馬亞金對福瑪低聲說：

『不要懼怯，這些人省着肚子來這樣穿綢擺緞。』

他在未招呼主教之先，就以恭敬而愉快的聲調先與知事致敬。其後他就向着主教

說道：

「閣下好嗎？願你祝福我，主教！」

「啊。亞可夫·塔拉數彙支！」知事一面緊握着馬亞金的手振搖着，一面臉上浮出親切的微笑如此說。但是正在此時，老人卻正在親吻主教的手。

「你好嗎？不死的老人？」

「托庇得很，大人！我問候淑緋亞·帕弗洛菲納！」馬亞金講話講得很快，好像獨樂一樣在衆人之中旋轉着。頃刻之間，他已來得及與判事長、檢事、市長——總之，與他所想到凡是不能不首先招呼的那些人，都握了手。然而這種人物卻也不多。他說笑話並微笑着，而且立時已將一切人的注意都引到他那矮小的身體上去了。福瑪將頭低垂着站在他背後，斜着眼睛望着那些穿着繡金的重價衣服的人們。他很羨慕來這老人的機敏，但他自己卻落膽得很，並且一覺得了自己已經落膽了，他就愈膽怯起

。這時馬亞金拉着他的手，將他向着他身旁拖。

「大人，這乃是我的教子福瑪。是已故的伊格拉的獨生兒子。」

「唉！」知事低聲說，「我很樂於得見你。對於你的不幸，我是很與你表同情的，青年！」他與福瑪握着手說。稍沈默了一會，他又決然而肯定地附言道：「一個人喪失了父親乃是一種非常痛苦的不幸。」

大約等了兩分鐘候福瑪的答覆，他就將臉轉過去了，賞讚似地招呼馬亞金道：

「我很佩服你昨天在市會中的那一篇演講！美麗而機警，亞可夫·塔拉數彙支。」

將錢提爲此公共俱樂部用是與民衆的需要不相合的。」

「而且，大人，小小的一點資本，使市本身就不得不拿出自己的錢來津貼。」

「完全對的！完全對的！」

「禁酒，我說是很好的！惟願所有的人都禁酒！我也不飲酒。然而，人民一字不識，這些設施——圖書館以及這一切有什麼用處呢？」

知事贊同似的表示同意。

「所以我說，頂好是將這筆款項作爲工業學校的費用。如果以小規模來辦，這些錢已可以夠用。假使不足，我們可以從聖彼得堡那方面再要一點——他們定肯給我們

的。這末一來，市本身就不須得自己拿錢出來津貼，而且全部事業也都更有意義。」

『正是如此！我滿心同意你。但自由主義者們又是如何地向着你呼吼呀！唉？嘿！嘿！』

『向人呼吼，那是他們常幹的事。』

禮拜堂內副主教的重咳聲，宣明了神聖的儀式要開始了。

淑緋亞·帕弗洛菲納走到福瑪面前來與他打招呼，並以帶慈而低沈的聲調向他說道：

『在舉行葬式的那一天，我看着你的臉，我的心都痛了。哦，天哪，我想，他是怎樣痛苦呀！』

福瑪聽着她講話，他感覺得自身好似在飲甘蜜一般。

『你那時的哭聲，竟震動了我的心靈，我可憐的孩子！我可以對着你這樣講話，因為我已經是一個老太婆了。』

『妳嗎！』福瑪柔和地說。

「未必不是的嗎？」她天真的樣子凝視他臉上問。

福瑪沒作聲。他的頭已垂於胸膛上去了。

「你不相信我是一個老婦人了嗎？」

「我相信妳；我相信妳所說的一切話，但只有這件事不是真實的！」福瑪低聲而含情地說。

「什麼事不是真實的呢？你相信我什麼呢？」

「不！不是這，是那。我——請恕我！我不會說！」福瑪沈鬱地說。因為困惑，他滿臉漲得通紅。「我是無學問的。」

「你不須得注意那種事，」馬丁斯克亞庇護似地說。「你還這樣年輕，教育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近的。有些人，教育對於他，不但只是不需要，而且反與他有損害。即是心地純潔，懇摯而誠實，像小孩子那樣的人……你就是其中之一。你是的，對麼？」

叫福瑪對於這種質問怎樣答覆呢？他誠懇地說道：

「我非常感激妳！」

看出了他這句話使馬丁斯克亞的眼中起了一種愉快的閃耀，福瑪便感覺得自己很滑稽而愚笨，於是他立時向着自己大怒起來，而以含糊不清的聲音說道：

「是的，我是如此。我總是將我心中所想的說出來。我不會撒謊。如果我覺得有什麼事好笑，我就顯然地笑出來。我是愚笨的人！」

「有什麼使你說出這種話來了？」那婦人責難似地說。她一面整理衣服，一面突然地撫摸了福瑪握着帽子的那隻手。如此福瑪的兩眼便移到淑緋亞的手上，他愉快而困惑地微笑了。

「午餐，你是一定會到的麼？」馬丁斯克亞問。

「是。」

「還有明日在我家中的集會呢？」

「我一定來的！」

「而且無論何時，你都可以隨便來玩玩，你可以麼？」

「我——我感謝你！我要來的！」

「我應當感謝你的承諾。」

他們兩人默然了。主教的敬虔而柔和的聲音正在空氣中漂蕩。這時主教將一隻手向着屋角基石所安放的地方伸着，有語勢地大聲唸誦祈禱文：

「惟願它不遭風狂，水患以及其他任何損害，在主的恩惠之下得以完成。並求保而凡要在此居住的人們，脫離一切誹謗。」

「我們的祈禱文是多麼充裕而美麗呀！你說是的麼？」馬丁斯克亞詢問道。

「是的，」福瑪還不會懂透她所說的話，並且感覺得他自己的臉又漲紅了，所以只這樣簡單地說。

「他們對於我們的商業上之利害關係總是反對者，」馬亞金離福瑪不遠站在市長旁邊高聲而辯服似地如此囁嚅着。「這對於他們算得什麼呢？他們一切所要的，只不過是爲求得新聞紙上的贊賞而已。但他們不能夠達到主要點。他們活着只不過是爲誇耀而已，並不是爲生活之建設。他們唯一的尺度就是新聞紙與瑞典而已！」（馬亞金所稱的

瑞典實指的是瑞典。論到這瑞典，某博士昨天一整天都以這來奚落我。在瑞典，他說，公共教育以及一切的事都是列在第一！然而瑞典究竟是什麼呢？恐怕瑞典只不過是一虛稱而已，只是用爲一個引例的……其實那兒什麼教育以及其他旁的東西都是沒有的也。未可知。而且我們也不是爲瑞典的原故而生存着的，所以不可以拿瑞典來試驗我們。我們是應當依據我們自己的標準來生活着的。你說是的麼？」

這時副主教將頭向後一仰，朗聲說道：

「永遠紀……念此……屋的創立者！」

福瑪戰慄了，但馬亞金已經來到他身旁拉着他的袖子問道：

「你去赴午餐的麼？」

馬丁斯克亞的天鵝絨似的溫暖的小手再一次地掠過了福瑪的手上。

午餐對於福瑪實在像一種拷問一樣。與正裝的人們聚在一處，這乃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他看着別人吃喝——作任何事都比他強些，他又感覺得在他與坐在他對面的馬丁斯克亞之間，並不是一張棹子，乃是一坐高山。在他旁邊坐着的，正是福瑪也。

被選爲一名名譽會員的那個協會中的書記。這人是裁判所中的一位年輕的官吏，名字很奇怪，叫做武旗希棋夫。好像是要使他的名字更顯得奇怪些的樣子，他講起話來，是一種高而振顫的次中音 (Tenor) 的調子，而且——人又長得肥胖矮小，圓圓臉，又是一個活潑的饒舌者——他的樣子，活像一個新出爐的鈴。

『我們協會中之最優越的一點，乃是有女保護者 (Patroness)。我們所最應當做的事——就是向這女保護者獻殷勤。最難的事，是要說出稱讚的話語來使這女保護者滿意。最聰明的事，就是默然而不存野心地讚美此女保護者。所以實際上，並不是，濟助協會，或其他之中的會員，乃是由那些願意奉承淑緋亞·馬丁斯克亞的人們所組織成的 Tantaluses 協會中的會員。』

福瑪一面傾聽着這人的饒舌，一面卻不時地凝望正在與警察署長談話談得非常起勁的女保護者。福瑪裝做趕忙吃喝的樣子而「嗯，嗯」地漫應着他的談話對手，他心中想到惟願這回事趕快完結就好了。他感覺得他自己很卑劣，愚笨而可笑的，他想到一切的人定都是在監視他非難他。這種思想使他好似受了無形的桎梏一般，因此他話

也不會說了，想也不會想了。最後更加厲害起來，在他對面靠近棹子而伸着的那些種種不同的面容上的線痕，他看來好像是，一個長而柔軟如臘的白色條片上播滿了含笑的眼睛，而且這些眼睛又都在不愉快而痛楚地刺戳他。

馬亞金坐在市長的旁邊，迅速地將父子搖動着，他臉上的縐紋一時縮縮着一時張開來，他整個的時間內都在不斷地講話。市長——一個灰白頭髮，紅色面孔，短頸子的人，非常注意地像公牛一樣凝視着馬亞金，並且不時又用他的大手指叩打棹邊以首肯其言。這種騷擾的談話與哄笑將他教父大膽的鯨舌沈壓下去了，所以福瑪一個字也沒聽出，更甚的，加之那位書記的次中音是不停歇地在他耳邊振響着：

「唯，看哪，副主教站起身來了；他將他的肺中裝滿空氣；他就要爲伊格拉·馬菲彝支說出一個永遠的紀念來。」

「我可不可以起身走？」福瑪低聲詢問說。

「爲什麼不可以呢？任何人都會諒解你的。」

副主教的響亮的聲音將廳上的一切響聲都沈沒了，好像將它們都壓沈了一樣。那

些一流的商人們，都將眼睛釘着這個流出洪亮聲音來的張得大大的大口，於是福瑪就利用這機會從座上立起身來，走到廳外去了。

沒過一會，他已呼吸得很自由，坐在他的馬車內沈鬱地想着，在這些人之中他無立身之地。在他內心中，他覺得這些人都是熟於世故的。他很不歡喜他們的漂亮，他們的面孔，他們的微笑或是他們的談話，然而他們的舉動之自由敏捷，他們講話講得滔滔不絕而又具有對於任何題目都能講的才能，他們的華麗的服裝——這一切在他心中，引起了他們而懷的一種嫉妬與尊敬的交合感情。他一意識到，他不能夠像別人那樣講話講得多而又流暢，他就感覺沈鬱而憤怒。於是此時他就憶及了祿寶福。馬亞金納因為這個原故曾經不祇一次地嘲笑過他。

福瑪本不歡喜馬亞金的女兒，而且自從他父親將馬亞金要使他與祿寶結婚的意見告訴他以後，他就開始避免與她會面。但是他父親死後，他幾乎每天都是在馬亞金家中，所以有一天，祿寶就對他說：

「我時常注意你，我覺得你一點也不像一個商人。」

「你也不像一個商人的女兒哩，」福瑪懷疑地凝視着她說。他不懂得她這句話的意義——她是說來侮辱他的，抑是就只說說而已呢？

「感謝上帝！」她一面如此說，一面向着他和靄而親切地微笑了。

「有什麼事使妳這樣歡喜？」他詢問說。

「就是我們並不像我們的父親。」

福瑪吃驚地望着她而沒有作聲。

「請你老實告訴我，」她將聲音放低了說，「你不歡喜我的父親，是的麼？你不歡喜他？」

「並不見得……怎樣地，」福瑪慢吞吞地說。

「但我非常憎惡他。」

「爲什麼呢？」

「爲一切的事。你長聰明了些的時候，你自己就會明白的。你的父親卻較好得

多。」

『當然的！』福瑪傲然地說。

自從這一次談話以後，幾乎立時之間在他們兩人中就發生了一種親熱的感情。而且日復一日地加強起來，不久這種感情即發展成了一種友誼，雖然是一種奇特的友誼。

雖然祿寶並不較諸她的教弟兄更年長，然而她對於他的態度，卻像年長的人對待小男孩子一般。她叮嚀地與他講話，時常嘲笑他；言語中又常挾雜一些福瑪所不知的語句；而且她說到這些語句的時候，又特別加強語勢帶着顯然滿足的態度而發音。她特別歡喜講論她從來不曾見過面的哥哥塔拉斯。當她講起他的故事來時，就彷彿她要將他表現得好像是安妃霞姑母所講過的那些勇敢而高尚的盜賊一樣。每每當她非難她父親的時候，她就對福瑪說道：

『你將來也會成爲那樣一個吝嗇漢的。』

這一切都是令這青年不愉快，而且又是傷他的自尊心的。但有時她是很直爽而單純，特別是和靄而親切地對待他。在這種時候，他就在她面前敞開自己的胸懷，很長

的時間內，他們兩人互相披瀝各自的思想與感情。

兩個人都談講許多的事，並且又是非常懇摯地講，但是誰也不懂對方所說的是些什麼。福瑪覺得無論祿寶所說的什麼都是他所不知道，而又與她自身是不需要的。同時他也明顯地看出了，他的笨拙的話語一點也不能使她感覺興趣，並且他亦不高興去理解那些話語。無論此等會話延長到好久，他們互相間所感着的，只是不滿與不快而已。好像有一堵看不見的困惱之牆突然在他們之間豎立起來了一樣。

他們兩人都不冒險去接觸這一堵牆，也不彼此說明出來他們感覺得是有此隔閡存在的——他們依然繼續他們的會話，只微微地感覺得，他們各人之中皆有一點什麼能夠使他倆相維繫相結合。

當福瑪走到他教父家中的時候，他發見了只有祿寶一人在家。她走出來迎接他，但一見就知道她不是害病，就是心中不快樂；因為她眼睛好像有熱病似地閃耀着，眼的四周並有黑圈繞着。感覺很冷，於是她將一條柔毛披肩裹住身子，且笑且說道：

『你來得很好！因為我一人坐在此地，很感寂寞的——我一點也不願到那兒去走動。你要喫茶麼？』

『喫一點也好。你怎樣，病了麼？』

『請你到餐房裏去，我去吩咐他們拿燒茶缸來，』她如此說着，而沒有答覆他的質問。

於是他就走進一間兩面窗臨着庭園的小房間內去了。在房的正中央放有一張橢圓形的棹子，棹子的四周圍有覆着鞣皮的古式椅子。在一邊壁上，掛着一架有玻璃門的長匣鐘，在屋角上，有一個藏杯碟的杯碟廚，對着窗戶靠近牆壁，則是一個如巧小房同大小的食廚。

『你是由宴會中來的麼？』祿寶走進房中來的時候這樣問。

福瑪默然地點了點頭。

『呀，如何？很是宏壯嗎？』

『難堪得很！』福瑪微笑了。『我坐在那兒就好像是在熱炭上面似的。他們一切』

的人，都好似孔雀一般，但我卻像一隻貓頭鷹樣。」

祿寶正從杯碟廚中取碟子出來，不曾應答福瑪的話。

「究竟妳是爲什麼這樣憂愁？」福瑪睇視她那陰鬱的面容又詢問道。

她將臉轉過來向着他，熱烈而誠心地說道：

「唉，福瑪！我讀了幾好的一本書呀！假使你可以懂得就好了！」

「將妳感動得這般模樣，一定是一本好書無疑，」福瑪說着微笑了。

「我不會睡眠。我一夜讀到天亮。你想想看：你讀起來——好像另一世界的門在你面前打開了一樣。那兒的人是另一樣的，他們的言語也是另一樣的，一切的東西都是與我們的不相同！生活全體都是另一樣的。」

「我不歡喜這種樣子，」福瑪不滿意地說。「那些都是杜撰的，是謊語；戲劇也是如此。在演劇中，他們嘲笑商人。未必商人們真是那般愚蠢麼？當然不是的！譬如以你父親而論。」

「演劇與學校完全是一樣的，福瑪，」祿寶訓誨似地說。「商人們原是那種情形

。未必書中尚有謊語麼？」

『正如神話故事中所說的一樣，一切全都不是真的。』

『你錯了。你不曾唸過書，你怎能評斷呢？書是完全真實的。它指示我們如何活。』

『好了，好了！』福瑪將手搖着。『不要談了；從妳書中決不會得着什麼好處的！譬如以妳的父親來說，他唸書麼？但他依然是非常靈巧！我今日望着他，真是羨慕極了。他對待一切的人是那般自由那般能幹，他對任何人都沒有幾句話說。人立時可以看出來，他想望什麼，定可以得着什麼的。』

『但他所努力的，爲的是什麼呢？』祿寶喊道。『只是爲錢而已。但有些人是爲世界上的一切人類之幸福而努力。爲達到此目的，他們不惜自身地來勞動；他們受痛苦，他們喪掉自己的生命！但我的父親怎能與這些人相比呢？』

『妳不須得拿他們來相比較。很明顯的，那些人所好的是一件東西，妳父親所好的是另一件東西。』

『但那些人是一無所好的。』

『那是什麼意義呢？』

『他們要改革一切的事。』

『如此，他們仍是在爲什麼事而努力？』福瑪深思地說。『他們是希求些什麼？』

『他們希求萬人的幸福！』祿寶熱烈地喊着。

『我不懂得這，』福瑪搖着頭說。『有什麼人注意到我的幸福呢？再者，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究竟要些什麼，他們又能夠以什麼幸福給與我呢？不，妳頂好是看看今日宴會中的那些人。』

『那些都不是人！』祿寶斷然地聲明說。

『妳如何看他們，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妳可以立時看出來，他們是明白自己的地位的。是一羣聰明而圖安逸的人們。』

『唉，福瑪！』祿寶憂煩似地喊道：『你什麼也不懂得！什麼也不能夠激動你！』

「你簡直是一個獸子。」

「那，現在未免走得太遠了！我不過還沒有充分的時間來考慮我究竟如何罷了。」

「你簡直是一個空洞的人，」祿寶決然而使勁地說。

「妳又不是住在我心中哩，」福瑪鎮靜地說。「妳怎能知道我的思想呢。」

「你又想些什麼呢？」祿寶聳着肩說。

「如此麼？第一，我是孤寂的。第二，我不能不生活着。未必我不明白，像我現在這樣過活着是全然不可能的麼？我不願意爲別人的笑柄。我就是當着人講話，也是不會的。我更是不會思考了。」福瑪結束了他的語句而困惑地微笑了。

「所以必須要看書讀書，」祿寶一面在室內踱來踱去，一面說服人似地忠告他。

「我的心靈中像有點什麼在鼓動着一般，」福瑪仍繼續向前講，也不望着祿寶，

好像他是在對他自己講話；「但是我不明白它究竟是什麼。譬如，我也懂得凡我教父所講的，都是聰明而有道理的。然而卻不能夠引起我的興趣。其他的人，我又覺得對於我有趣多了。」

「你是說那些貴族麼？」祿寶問道。

「是的。」

「那是正與你相合的人們！」祿寶說着冷笑了。「唉，你！那些人是人麼？他們有靈魂麼？」

「妳怎麼知道他們呢？妳又不認識他們。」

「書是作什麼的？我不會唸過講論他們的書麼？」

此時女僕正將燒茶缸搬起來，談話於是就中斷了。祿寶默然地煎着茶，福瑪卻凝視着她而想起了馬了斯克亞。他很盼望能與她暢談一次。

「不錯，」少女感慨頗深地說道，「我日深一日地愈感覺得，生存着是非常困難的。叫我怎樣辦纔好呢？結婚嗎？與誰人結婚呢？未必叫我與一個，終生除了強劫別人以外什麼也不作的，吃酒打牌的商人結婚麼？那纔是見鬼的事！我決不幹！我要作一個獨立的人。我是一個人，因為我知道社會組織是如何地不對。我再去讀書麼？我的父親決不答應的。哦，天哪！我逃走了罷？但我又沒有充分的勇氣。叫我怎樣辦

呢？」

她將兩手緊握着，頭低垂於棹上。

「假使你知道一切的事是多麼令人厭煩呀。在我的四周，簡直沒有一個像人的活人。自從我母親死後，我父親便將一切都趕走了。有幾個人去讀書去了。麗帕也離開了我們。她寫信給我說：『看書呀。』唉，我是在看書！我是在看書哩！』她聲音中帶着絕望的調子驚歎着。沈默了一分鐘後，她又悲哀地繼續說：

「但是，書中並沒含有我心上所最需要的，而且其中有許多地方是我所理解不透的。加之，總是一個人孤寂地看書，叫我感覺很厭倦！我要與人談講談講，但是誰也沒有作你的對手的！我感覺厭倦得很。我們只不過能生存一次而已，而且我又正當生活剛開始的時候，然而一個對手也無！我生存着是爲什麼的呢？麗帕告訴我：『你看書就可以明白的。』我要求的是麵包，但她給我一塊石頭。我明白一個人應當作什麼事——即是應當爲他所愛所相信的事而挺立。他應當爲此而戰鬥。』

她彷彿噓出了一聲嗚咽似的，於是就作結論說道：

『但是我是一人孤零零的！叫我與誰作戰呢？此處又沒有敵人。簡直沒有人類！我完全像在獄牢中一樣。』

福瑪一面傾聽她的講話，一面固定地審視自己的手指頭。他感覺得，在她的言語之中，確有一種大愁苦，但他卻不能夠理解她。當她沈鬱而悲哀地默然不作聲之時，他除了以下的幾句好似責難的話語之外，什麼也說不出來。

『現在妳親自說，書對於妳是無用的，但妳卻反來勸我看書。』

她望着他的臉色，但憤怒已在她的眼中閃灼。

『哦，我是多麼願意這種時常悶窒我的痛苦，也能夠喚醒你的心靈哪。使你的思想，好像我的一樣，叫你不能睡眠，使你憎惡一切，而且也同樣地憎惡你自己！我看不起像你這樣的一切人。我恨你們！』

她滿臉都漲紅了，她是那般忿怒地望着他，那般滿帶輕蔑的態度對他講話，以至福瑪驚呆了，毫不因她而感覺憤怒。她以前從來不會像這種樣子對他講過話。

『妳怎樣了？』他訊問她說。

『我也恨你！你是什麼？死的，空洞的；你打算怎樣生存呢？你對人類將有什麼貢獻？』她惡狠狠地低聲說。

『我將一無所給，讓他們自己去奮鬥罷，』福瑪知道這兩句話會增加她的情怒，但他只如此答覆她。

『不幸的東西！』少女帶輕蔑地歎道。

她那非難言難中之強力與堅信，自然地使福瑪不得不留心去傾聽她怨恨的言語；他覺得其中是很有趣義的。所以他更與她接近些，但憤怒而愁苦的她卻將背轉向着他而默然不言語了。

外面依然是很亮的，落日的反照尙殘留於窗前的菩提樹枝上，然而室內卻早已薄闇所充滿了，食廚、掛鐘、杯碟廚都彷彿是體積增大了些一樣。龐大的鐘擺，每一分鐘都從鐘匣的玻璃底下出來窺視，一面暗澹地閃灼着，一面帶着一種疲倦的聲調，一時向右方藏，一時向左方藏。福瑪眼望着鐘擺，開始感覺得拙笨而寂寞起來了，祿寶立起身來將棹上的洋燈點燃。少女的面容，很蒼白而嚴肅的。

「妳與我拌嘴麼，」福瑪抑制着自己說。「爲什麼呢？我不懂得。」

「我不願與你講話！」祿寶帶怒地回答說。

「那是妳的事。但是我那兒對不住妳呢？」

「你嗎？」

「我。」

「請理解我，我窒息得很！此處是閉塞着的。未必這也算得是生活麼？這就是生活的道途麼？我是什麼？只不過是我父親家中的一個寄生者。他們將我留在此地作一個管家婆。以後，他們就要我結婚。結了婚，依然是做管家婆。簡直是一個沼澤。我會淹死的，會窒息死的。」

「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福瑪問道。

「你也是與其他的人一樣的。」

「那末，我在妳眼前就是有罪的麼？」

「是的，是有罪的！你應當希望變好些。」

『然而我豈是不希望如此麼？』福瑪喊着。

少女正預備對他談講些什麼的，但此時什麼地方鈴響起來了，於是她就向後凭在自己椅上，低聲說道。

『是父親回來了。』

『如果他更遲點回來，我決不會感覺難過的。』福瑪說。『我很願意多聽妳講些。妳講得那麼奇特的。』

『唉，我的孩子們，我的鴿兒們！』亞可夫·塔拉數蠶支在門口出現喊着。『你們在飲茶麼？注點茶出來我喫，祿格法！』

他摸擦着手滿意地微笑着，就在福瑪之旁坐下了，並且嬉戲地撞擊他的脅腹而訕

問道：

『你們在咕咕地談些什麼？』

『談嗎——談各種瑣事，』祿寶答道。

『我沒有問妳，是我問了妳的麼？』她父親惡狠狠地問着她。『妳替我坐在那兒

不要作聲，當心妨礙婦人們的事。」

「我在與她談講午餐的事，」福瑪打斷他教父的話說，

「呀——哈——此。我也來談午餐的事哩。我先刻在留心地注意你。你的舉止很不曉事的！」

「你這話是什麼意義？」福瑪縐着眉頭很不歡喜地說

「我不過只是說，你的舉止很荒謬，只此而已。譬如，當知事對你講話的時候，你默然地一句話也不講。」

「叫我對他說什麼呢？他說，喪失了父親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也知道是如此哩。叫我拿什麼對他說呢？」

「既是上帝的旨意如此，我也不敢抱怨，大人。你應當這樣對答，或者是說如此相類的話。知事們，我的孩子，是很歡喜別人非常溫順的。」

「未必要我在他面前現着好像一隻小羊麼？」福瑪說着微笑了。

「你是像一隻小羊的樣子，但這種態度是不需要的。你不應當現着像一隻小羊。」

也不應當現着像一隻狼，只應當表現着彷彿是說：「你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你的孩子們，」如此，知事大人立時就會很和順的。」

「爲什麼要像這樣做呢？」

「準備着怕一時會有什麼事發生。一位知事，我的孩子，無論在什麼地方，皆可『利用得着的。』」

「爸爸，你在指教他些什麼？」祿寶憤怒地低聲說。

「妳想我是在指教他什麼？」

「你教他諂媚奉承人。」

「妳撒謊，胡說！我教他以政策，並不是諂媚奉承人；我乃是教他以實際生活上的政策。妳頂好走開些，不要開口，去替我們預備飯罷。快些！」

祿寶於是速急立起身來，將手巾塔在椅子背上就走出室外了。馬亞金一面將眼睛繃成細縫目送着她，一面以手指叩着棹子說道：

「福瑪，我要指教你。我要以最真實最正確的學問與哲學教給你，如果你能夠了

解，那你的一生就不會有錯。」

福瑪望着老人額上的縐紋如何地纏攣着，他覺得這些縐紋好像斯拉夫文字的一行一行似的。

「第一，福瑪，因為你生活在這世界上，所以就必須要思考凡在你四周所發生的事。何故呢？因為這樣做，你就不會因你自身的無知而受痛苦，又不至因你的愚笨而加害於人。凡人的一切行動都有兩方面的，福瑪。一面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見的——這乃是假面；其他一面是隱藏着的——乃是真面目。正是這真面目乃是你所應當發現出來以求明瞭事物之真意義的。譬如，我們就取宿泊所，孤兒院，養老院或其他與此相類的設施來說。只過細想想，這些設施是作什麼的呢？」

「這有什麼可想之處呢？」福瑪滿不高興地說。「任何人都知道這些設施是為——是為貧窮人與軟弱人而設的。」

「唉，我的孩子！有時任何人都知道，某人是一無賴漢是一光棍，但人們依然稱呼他為 Ivan，或稱呼他為 Peter。人們不但不輕蔑他，反恭恭敬敬地將他父親的

名字加在他的之上。」

「這種事與那有什麼關係呢？」

「都是爲替你將事理解釋明白。你說這些設施都是爲貧窮人爲乞丐的，因之也是與耶穌的誠命相合的。好吧！但是乞丐究竟是誰呢？乞丐乃是被命運所驅逼着使我們憶及耶穌的人。他乃是耶穌的弟兄；是上帝給我們的警鐘。這警鐘在人生中響着以喚醒我們的良心，振起那些沒頭於求肉體的滿足的人們。乞丐站在窗前唱道：「爲耶穌的原故！」因他這種歌唱，於是使我們想起了耶穌，想起了他救助鄰人的聖誠命。然而人們卻將自己的社會組成得不能夠依照耶穌的道理去做，於是耶穌基督就變得與我們全然不需要了。並不只一次，恐怕已有幾萬次了，我們將他釘在十字架上。雖然如此，但我們依然不能夠將他完全從世間驅逐出去，因爲他的可憐的弟兄們仍在街上歌唱他的聖名，因此又使我們想起他來了。所以現在我們這樣佈置好了，將這些乞丐關在特別的房子裏，使他們不能夠在街路上彷徨，使他們不能夠喚醒我們的心。」

『說得……真高妙！』福瑪聽呆了，將兩眼釘住他的教父低聲這樣說。

『啊哈！』馬亞金眼中閃着勝利之光喊道。

『爲什麼我的父親不會想到這一層上來呢？』福瑪不安地訊問道。

『稍等一下！你再聽下去，還更壞些哩。你看，我們如此佈置，將他們關在種種的設施之中；而且爲少出些經費起見，我們已強迫那些老的弱的乞丐們工作，並且而今我們也不須乎賙濟他們了。加之，因爲我們的街道上完全沒有各種襤褸的乞丐了，我們看不見他們的可怕的困難與貧乏了，因此我們就會想到，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是穿着襪穿得暖吃得飽的。這就是這一切各種各樣的設施之目的——就是爲隱藏真理，就是爲從我們的生活中將耶穌驅逐出去！你現在懂得了麼？』

『懂得了！』福瑪因老人的巧妙的談話而困惑着了如此答着。

『並不只此而已。貧窮人還不會被漩渦捲到深底中去！』馬亞金活躍地將手在空氣中搖擺着如此說。

他臉上的縐紋已在活動：他那長而強慾的鼻子在聳動，他聲音中響着易怒與感動

之調。

『現在我們從另一方面觀察這件事罷。爲貧窮人而建設的這些房子，養老院，孤兒院，對於此等經費是誰人捐助得最多呢？是有錢人，商人，我們商人團體。好罷！但是支配我們的實生活並管理而約束之的是誰呢？是貴族，官吏，以及種種別的人，不是屬於我們階級之內的。由他們的手中就產生出法律，新聞紙，科學——一切的事都是由他們而出的。以前，他們也是地主，但而今土地卻被人奪去了——成了替人服役的人。好罷！在今日誰是最有勢力的人們呢？在一國之中，商人乃是最高的勢力。因爲他擁有百萬之富！你說是如此麼？』

『全然是如此！』福瑪非常盼望能快些聽着他教父口中尙未說出而已在他眼中閃灼着的理由，所以他這樣表示贊同。

『只注意這一點，』老人清晰而懇摯地往下講道。『我們商人，今日在實生活之處理上，是完全不能夠染指也不能夠開一句口，實生活是由別人所處理的，是這些人在實生活中繁殖了各種各樣的瘡痍——瘡子，瘡子，惰漢與可憐的不幸者。因爲他們將這種

人繁殖起來了，於是他們將生活完全妨害了毀壞了。所以公平地評判起來，正是應該歸他們去使生活淨化。然而，仍是我們在作此淨化的工夫，是我們捐錢救助窮人，是我們在看顧他們……我們，你自己想想看，我們又不曾撕破別人的襤褸，爲什麼我們必須要去替人縫補呢？一間房子是別人所住着的，而且又是屬於別人的，爲什麼我們必須要去修繕呢？假使我們站在一旁觀望着，看到某一時期這腐敗是如何地繁殖起來，而把與我們不相干的那些人窒息着，豈不較爲聰明麼？但他們那些人不能夠制服這腐敗，因爲他們沒有方法。因此，他們就會向着我們說：「諸君，請幫助我們一下！」於是我們就對他們說：「讓我們也有活動的地盤罷！讓我們也加入這實生活之建設者的中間去罷！」一旦我們加入其中去了，我們也就要將社會中的一切不潔與廢物都一掃而盡。如此，皇帝陛下以他的明慧的眼睛御覽起來的時候，他就會明白，誰是他的忠良僕人，而且當這些人空閒着的時候，他們貯得了多少智慧……你懂得了麼？」

「當然我懂得！」福瑪叫道。

當他教父講到官吏的時候，福瑪心中浮現出了午餐時的那些人。他想起了那位活

潑的書記，於是以下的一個思想掠過了他的心頭。他想到，那個圓肥的小男子，至多每年不過有一千個盧布的收入，但他，福瑪，卻有一萬的收入。然而這個人卻過活得這般容易而自由，而他，福瑪，不但是不知道怎樣過活，而且實在是愧於活着。這個比較以及他教父的一席話，使他心中起了一漩渦的思考，但他只來得及攫握並表明出其中之一來：

『真實的，未必我們只是爲金錢勞働而已麼？如果金錢不能給我們以權力，那末金錢有什麼用處呢？』

『啊哈！』馬亞金將眼睛繃成細縫地說。

『唉！』福瑪厭煩似地喊。『我的父親如何呢？你同他講過沒有？』

『我同他講了二十年。』

『那末，他是如何呢？』

『我的言語不會說進他。你父親的頭蓋骨有些太厚了。他的心對於一切都是敞開着的，但他的智慧卻隱匿得遠遠的。不錯，他作了一件大蠢事，我非常可惜那一宗

錢。」

『我是不可惜那些錢的。』

『你應當努力賺來了那一宗錢的十分之一以後，再說這種話。』

『我可以進來麼？』門外祿寶的聲音這樣說。

『可以，你進來罷，』她父親答道。

『你們現在就喫飯可以麼？』她一面走進來一面說。

『拿來我們喫罷。』

她走近碟架前，立時杯碟的聲音就響起來了。亞可夫·塔拉數彙支一面望着他的女兒，一面又動着嘴唇，但突然間又以手叩打福瑪的膝頭說道：

『這纔對的，我的教子！多多地思想。』

福瑪應之以微笑，他心中想道：『他是聰明些——比我父親聰明些。』
但是他內面的另一聲音立時答道：

『聰明些，然而壞得多。』

五

福瑪對於馬亞金的二重關係，與日俱增地逐漸加強起來。他一面小心而帶貪戀似的好奇心傾聽他的談話，一面則感覺得，每與他的教父會面一次，便多一次地助強了他對此老人所懷的憤恨之感。有時亞可夫·塔拉數彙支使他的教子起了近於恐怖的感情，有時竟成了肉體的厭惡。這種肉體的厭惡之感，每當老人因某事件很歡喜而大笑起來的時候，福瑪時常就有這種感覺。因為大笑，老人臉上的縐紋定是髮起震顫的，因此他臉上的表情時時刻刻都在改變；他那乾而薄的嘴唇每向外伸而神經質地跳動着時，於是就將他的黑色而破裂的牙齒揭示出來，他的赤色小鬚髯就像燃着的火焰一般了。他的笑聲好似生了鏽的鉸鏈之軋軋聲一般，這個地說來，此老人好像正在遊

戲的蜥蜴一樣。因為不會隱藏自己的感情，福瑪總是將它整在馬亞金面前很粗魯地表現出來，無論在言語中或姿態中。然而老人則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子，只以隄防小心的眼睛望着他，一舉一動都要指導他。完全沒頭於青年哥蒂耶夫的汽船事務中去了的馬亞金，又要使福瑪有相當空閒的時間，所以他竟連自己的小店中的事也不管了。因為馬亞金在鎮上所佔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伏爾加河上熟識的人很多的原故，所以生意非常興旺。但是馬亞金對於這事業的大熱心，反轉加強了福瑪的疑惑。他以為他的父親定是決然要使他與祿寶結婚，因此使他益發厭惡那老人了。

他歡喜祿寶，但同時他又覺得她是可疑而危險的女子。她沒有結婚，而且馬亞金對於她的婚事從來不提一個字。他不開晚餐會，不請一個青年到他家中去，並且也不讓祿寶到外面去。她的一切女朋友都已結婚了。福瑪很羨慕她的談話，也與聽她父親講話時同樣熱切地傾聽她的談話。但無論何時，只要她帶着愛戀與悲愁一開口講到塔拉斯的時候，他就覺得，她定是在那個名字之下隱有什麼旁的人，從她口中聽出來，恐怕就是那個因什麼原故必須要離開大學而到莫斯科去的亞覺夫也未可知。然而她也

有不少的單純親切之處。這是令福瑪很歡喜的。時常她的話語，使福瑪起了哀憐她的心。因為他覺得，她並不是活着的，乃是醒着在做夢。

他在他父親葬儀酒筵間的行動，早已傳遍於所有的商人之間了，因此他就得了一個很不好的名譽。在交易所中，他看出了，一切的人都是輕蔑而懷惡意地望着他，並且對他講起話來，又是做着特別一種態度。有一天，他聽見了在他背後，發出了一句滿帶侮蔑的低聲咒罵：

『哥蒂耶夫！小懦夫！』

福瑪知道這句話是說他的，但他卻不會掉轉頭去看是什麼人在向着他說這種話。以前使他一見而膽怯的那些有錢人，現在在他眼前已失掉了他們的聰明與富足之魅力了。這些人不止一次地從他手中奪去了這一種或那一種有利的契約；他看得很清白，知道他們下次定要再幹的。他覺得他們這一切人都是同樣地貪錢，時時刻刻都在準備互相欺詐。當他將自己的這種觀察告知他教父的時候，老人如是說道：

『你看怎麼樣？做生意正與打戰是一樣的——是危險的事情。在此他們是為錢包

而戰，在錢包中裝着他們的靈魂。」

「我討厭這種事，」福瑪聲明說。

「我與你一樣，什麼事我都討厭得很——其中損人利己的打算太多了。但在商業上一味正直地來幹，是絕對辦不到的；你非狡猾不行。在商業中，我的孩子，你接近一個人的時候，應當將蜜握在左手中，右手捉一把刀纔行。什麼人都想以半個哥貝喀買得值五個哥貝喀的東西。」

「啊，這並不是很好的事，」福瑪深思地說。

「但以後就會好了。當你佔了所有人的上風的時候，那就好了。生活，親愛的福瑪，是非常簡單的；不是你咬一切的人，就是自己寢於泥溝中。」

老人微笑了，笑時所露出來的他那一口的破牙齒，使福瑪起了如下的一種辛辣的思想：

「好像你已咬得不少的人哩。」

「只有一個字——戰鬥！」老人返覆着說。

「這就是主要的麼？」福瑪追尋似地望着馬亞金這一訊問說。

「那嗎，是什麼意義——你說的主要的？」

「未必再沒有比這更好的麼？這就包括了一切嗎？」

「此外還要有什麼呢？一切人都是爲自己而生活。我們中，誰都惟願自己最好。

這最好是什麼呢？就是走在人之前，站在人之上。所以每個人都在努力於求得世間的取高位——有些人用這種方法，有些人取那種方法。但誰都切望着能成爲高塔一般，

比老遠老遠就可以被人看見。人類也實在是受有向上的使命的。就是約百記（The

Book of Job）上也說：「人是如火花般地向上升而生於苦惱之中的。」你看：就是孩

子們遊玩的時候，他們時常都歡喜駕於別的孩子之上。而且任何遊戲中，都具有使這遊戲成爲有趣的焦點。你懂得了麼？」

「這我懂得了！」福瑪堅決而確信地說。

「你也必須要感覺到這一點。單只有理解，是走不得多遠的，你必須要有欲望。

要有能使你覺得大山只不過是一小丘，海只不過是一污水潭而已的那大的欲望。唉！

「當我像你這大年紀的時候，我的生活已經很舒適了，但你現在不過剛握着目的而已。然而好果實是不早熟的。」

老人的單調的談話，不久就達到了其目的。因為福瑪一面傾聽着這些話，一面在他心中決定了人生的目的。他下了決心，要強過別人，而且老人所引起的他的野心，也深深地在他心中生了根。這種野心雖然在他心中生了根，但並沒有將它充滿。因為福瑪對於馬丁斯克亞的關係，依然是帶的那種不能不如是的宿命的性質。他非常想恣她，時常渴望與她會面；然而一到她面前的時候，他就變得膽怯，手足不知所措，而愚笨起來了。他自己很明白這種情形，因此便感覺十分痛苦。他時常跑去拜訪她，但很難碰着她獨自一人在家。因為那些滿身香氣薰人的花花公子們，好像蒼蠅羣集於一塊砂糖上似的——時常都是繞着她的。這些人對她講法國話，唱歌，談笑，但他只能默然地望着他們，因憎惡與羨慕而自己心中難過。在她那裝飾得非常華麗的應接室的一隅內將兩腿交叉着坐下，因為在此室內，如果不撞翻，或至少不觸着什麼東西而好好走過去，是極其困難的——所以福瑪只坐着陰鬱地眺望他們。

在那柔軟的地氈上，她一聲不響地這兒那兒走動，一面又向着他投射一些親切的視線與微笑。他的崇拜者們，也都像蛇一樣沿着那些棹子，椅子，屏風，與花台等很巧妙地挨着走——因為這間應接室內，好像擺滿了美麗而易毀碎的物件的商店，而這些物件又都是任意地投散在滿室都是，所以這對於那些人以及福瑪都是很危險的。但是福瑪一旦走起來的時候，那柔軟的地氈並不會將他的足音消去，而且這些物件被他的大衣所觸碰，動搖着就倒了。在室內鋼琴之旁，立有一個手正舉着準備投救命圈的青銅製的水兵；這救命圈上有許多以五金絲作的繩索，就是這些繩索每每拖住了福瑪的頭髮。種種諸如此類的事，就將淑緋亞·帕弗洛菲納及她的衆崇拜者惹得大笑起來，但福瑪卻大大受窘，他一時羞得發熱，轉瞬間又氣得發冷了。

然而當他獨自一人與她相聚的時候，他所感受的，也並不較此更舒適。她以親切的微笑迎着他，於是就在她應接室中的舒適的一隅與他並肩坐下。她每次談話的開場白，就是向着他非難旁的人。

「你簡直不會相信，我是如何地喜歡看見你！」

像貓一樣將身子曲着，她就以她那黝黑的兩眼直射入他的眼中去。這時她那黑眼睛中，即有什麼貪慾之物燃燒起來了。

『我喜歡和你談話，』她像歌唱般地将聲調拖長着說。『我對於其他一切的人，都已感覺厭倦了。他們都是那般聒絮，平凡而衰老，但你是活潑而誠懇的。你也是不歡喜那些人，是的麼？』

『他們嗎，我簡直忍受不住！』福瑪堅決地說。

『對於我呢？』她柔和地訊問。

福瑪將視線由她身上轉開，歎息一聲說：

『這句話，看妳問了我多少次？』

『你很難對我講出來麼？』

『並不是難講，只是說出來作什麼呢？』

『我必須要知道。』

『妳簡直在揶揄我，』福瑪肅然地說。

於是她將兩眼睜得圓圓的，而以一种非常吃驚的聲調問道：

「我是怎樣地擲揄你呢？擲揄二字又是什麼意義呢？」

她的面容現得那般天使似的，使他不能不相信她了。

「我愛妳！我愛妳！不愛妳是絕對辦不到的事！」他熱烈地說，但立時又將聲音放低，悲哀地加一句道：「但是我的愛，是妳所不需要的！」

「是的呀，你終久說出來了！」馬丁斯克亞很滿足似地嘆口氣，就將身子與福瑪離遠了些。「我非常歡喜你這樣說……這般帶壯氣而爽直。你願意吻我的手麼？」

一言不發地，他就攬住了她那瘦而白的小手，非常小心地彎下腰去熱烈地吻了許久。她毫不爲他的熱情所動，只微笑着文雅雅地將手拿開了。她沈思地，眼中含着時常使福瑪感覺困惑的那種奇特光輝來注視福瑪這種樣子，好似她以他爲何等珍奇而極端特別的物件再來察視一般。於是她說道：

「啊，你所具有的，是何等健康，力強，而新鮮的靈魂呀！你知道麼？你們商人是一具有特別的傳統，卓越的精力與體力的全然活躍的新人類。譬如，取你來說——」

你乃是一塊貴重的寶石，假使好好琢磨出來了。哦！」

無論何時，她向他說起：『你』，或者是『依據你們商人式』的時候，福瑪就感覺得，她是在用這些字眼來將他推開。如是立時就會使他憂愁而憤怒。他只默然地凝視着，她那時常都是穿得特別華麗，時常都像花一樣香的，少女似的細小身材。有時，他也被一種要擁抱她要親吻她的粗暴而野性的慾望所捉住，然而她的美麗，她那瘦而柔軟的身軀的纖弱，使他起了一種怕將她毀壞了弄殘缺了的恐怖心。加之她的鎮靜而愛撫的聲音，她眼中的清晰而帶幾分小心的視線，將他的熱情冷化了。他覺得，好似她已一直看入了他心靈中，早已明白了他的一切思想。然而這種感情之暴發也不是常有的事。平時，青年之對馬丁斯克亞，總是滿懷崇拜之心，驚羨她的一切——她的美麗，她的言辭，她的服裝。在此崇拜心之外，他也有以下的一種痛苦而敏銳的自覺：即自身與她之間的遙遠距離，以及她是遠勝於己的。

這種關係在他們兩人之間，只不過有片時的存在而已。當他與馬丁斯克亞見了兩三次面的時候，她即完全將他囚困住了，而慢慢地開始使他感覺痛苦。很明顯的，她

是非常喜歡自由地玩弄一個健康而強壯的青年；她歡喜只以她的聲音與眼眸來喚醒而馴服他內面的獸性。因為她確信得過自己的超越的力量，所以這麼與他開玩笑，她感覺得很快樂的。每當離開她的時候，他總是因所受的刺激而成了半病的狀態——對於她抱着怨懣，自己惱恨自己，心中又充滿了種種痛苦而沈醉的感覺。但兩天以後，他定要來再受這種同樣的痛苦。

有一天，他畏縮地問她說：

『淑緋亞·帕弗洛菲納！妳從來養過小孩子沒有？』

『沒有。』

『我想是沒有！』福瑪非常快意地喊。

她向他投射了一種少女似的天真的視線而說道：

『你怎樣想到這種事上來了的呢？我有孩子，或沒有孩子，你爲什麼要知道呢？』

於是福瑪的臉漲得通紅了，他將頭垂下，開始以一種沈重的聲音對她講。但他講

時的態度，卻像是將每一個字由地上舉起來，而每一個字都有好幾磅重似的。

『一個……女子……曾養過小孩子的……這種女子的……眼睛……是完全另一樣的。』

『如此嗎？那末，她們的眼睛是怎樣的呢？』

『是不知害羞的！』福瑪毫不曾加以思索地就說出來了。

馬丁斯克亞嗤的一聲，即發出如銀一般的笑聲，並且，福瑪望着她也開始笑起來了。

『請原諒我！』他終竟說道。『恐怕我所說出的，是不對而失禮的話。』

『哦，不是，不是！你決不會說出失禮的話。你是一個純潔可愛的孩子。那末，我的眼睛不是不知害羞的了？』

『你的眼睛像天使的一樣！』福瑪以發光的眼睛望着她，這樣熱烈地聲明說。她則以一種與從前絕然不同的眼光凝視着他。這眼睛即是一種母性的眼光——寵愛而間以爲愛者耽心的悲憂的眼光。

『你回去罷，親愛的。我疲倦了；我必須要休息一會，』她一面如此說着，一面眼睛不望着他地站起身來。於是他就馴馴服服地走了。

這事件發生以後的短時間內，她對於他的態度，變得稍爲嚴格稍爲真誠，好像她哀憐他一般。但過久了，她們之間的關係，卽又取了貓與鼠戲的那種方式。

福瑪對於馬丁斯克亞的關係，決逃不脫他教父的注意。有一天，老人帶着幾分敵意的苦面目訊問他道：

『福瑪！你頂好是時常觸覺觸覺你的頭腦，使它不至突然地卽被失掉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義呢？』福瑪問道。

『我是說淑嘉的事。你去拜望她得太勤了罷。』

『那與你有什麼關係呢？』福瑪很粗暴地問着。『你爲什麼稱她爲淑嘉呢？』

『對於我，當然是毫無關係，假使你受人的拐騙，我也決不會有一文的損失。至
於我稱她爲淑嘉——誰都知道乃是她的名字。同樣地，人人都知道，她是歡喜利用別人，而她自身卻獨自吸甘汁的。』

『她是聰明人！』福瑪掣着眉，將兩手插入腰包內堅決地聲明說。『她是有教養的人。』

『聰明嗎，那到說得不錯。那一次宴會，她是處理得多麼聰明。進款共二千四百盧布，用賬——則是一千九百盧布。但實際上，用賬並不會達到一千盧布，因為所有的人都是無代價地替她做事。有教養嗎！她會教育你，而特別是圍繞她的那些獸子。』

『他們並不是獸子，他們是聰明人！』福瑪這一次違反自己的意見，憤怒地這樣答覆。『我也是在從他們學習哩。我是個什麼？我什麼也都是不知道的。我曾受了什麼教育呢？但在那兒，他們講到一切的事——而且關於任何事，他們每人都各具有自己的意見。請你不要阻止我像一個人似的過活罷。』

『呸！你倒學得這樣會說了！而且這大的怒氣，好像冰雹打着屋頂一樣！好罷，像一個人，如要真成功像一個人，你不如走到酒店中去危險較少哩。酒店中的人們，總要比淑緋亞的那些要強得多。而且我，青年人，你應當學着會分辨人才行。譬如，

舉淑緋亞來說罷。她所代表的是什麼呢？只不過是裝飾自然的一個蟲罷了，已！」

萬分惱恨不過，福瑪於是將牙關咬得緊緊的，兩手更深深地插入腰包之內，就離開馬亞金走了。然而沒過好久，老人關於馬丁斯克亞又說出了一節論見。

有一天，他們兩人正從港口視察汽船回來，坐在一乘大而舒服的雪車之上，很友愛地在熱烈地討論商務。這是三月的天氣。水在雪車的滑板下發出潺湲之聲，雪已經在融解了，太陽在晴朗的天空中溫暖而愉快地照着。

「我們一到了，你就要到那位夫人那兒去麼？」馬亞金突然間中止商業上的講話這樣詢問福瑪。

「我要去的，」福瑪簡單而不悅地答覆。

「嘿。你告訴我，你是時常送她禮物麼？」馬亞金淡然並帶幾分親熱的樣子問。

「什麼禮物？爲什麼要送禮物？」福瑪吃驚了。

「你沒有送禮物給她麼？你不肯說罷了。未必她像現在這樣與你在一塊，是只爲

愛的原故嗎？」

福瑪好像因憤怒與羞恥燃燒起來了一樣，他立時將臉轉向老人非難地說道：

「唉！你是一個上年紀的人了，而尙說出這種話來，真叫聽的人都感覺羞恥！你未必想到，她竟墮落到這種地步了嗎？」

馬亞金咬着嘴唇，以悲慟的聲音喊道：「你真是一個笨伯！一個傻子！」但突然又大怒起來，他吐了一口唾沫：「我替你害羞不過！一切畜生都在內面舐食而且只剩有殘滓的一把污壺，現在一個傻子卻將此污壺當爲神聖了。真是見到鬼的事！你到她那裏去坦坦白白地對她說：『我要做妳的情人。我尙是一年輕人，請不要索價太昂罷。』」

「教父！」福瑪以威脅的聲調嚴格地說，「我簡直耐受不了聽這種話了。假使是旁的人……」

「除了我以外，尙有誰來忠告你？哦，天哪！」馬亞金將手緊握着大聲喊叫起來了。「所以，她一整個冬天都在以你作玩具。好一個玩具呀！她真是一隻猛獸！」

老人是興奮起來了；他的聲音中響着苦惱，忿怒，並有眼淚。福瑪從來不曾看見過他做出這種樣子的。望着他，福瑪自然地沈默下去了。

『她會使你敗壞無餘的。哦，天哪！那個巴比倫的娼婦！』

馬亞金的眼睛已眯成細縫兒，嘴唇顫動着，並以亂暴而譏刺的話語在開始講論馬丁斯克亞的事。因為被激怒了的原故，他的聲音帶有含怒氣的軋轆聲。

福瑪覺得，老人所說的話確是對的。他現在開始呼吸很困難了，他覺得他口中有一種乾而苦的味。

『算了罷，教父，已經夠了，』他避開馬亞金的視線柔和而陰鬱地哀求說。

『哦，你應當趕急結婚才行！』老人很不安地說。

『看耶蘇的面上，請你不講了罷，』福瑪以喪氣的聲調說。

馬亞金將福瑪望了一眼也就默然了。福瑪的面容看來有些歪斜的樣子，臉色蒼白並且在他那半開的嘴唇與憂鬱的視線中，都帶有無量的悲痛與苦惱的昏瞶不明。道路左右的兩傍，則有這兒那兒覆着冬衣之片的野原擴張着。白嘴鴨在雪已融解了的黑

地塊上忙碌地跳着。水在雪車的滑板下潑濺出聲音來，帶泥的雪被馬的腳蹄踢得高高的揚起。

「人在年輕的時候是多麼傻呀！」馬亞金低聲歎道。但是福瑪依然沒有舉眼望望他。

「在他面前，本是立着一株斫斷了的樹幹，但他卻看成是一個獸鼻子——他是這樣恐嚇他自己。哦，哦！」

「請你明白點說，」福瑪嚴肅的說道。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事情非常明顯：少女是乳脂，少婦是乳汁；少婦是易於接近的，少女卻是難得到手的。如果你不能如此，你到淑嘉那兒去好了，但你要向她說明白。事情是如此擺列着的。傻子！假令她是一個犯罪的女人，你毫不費力即可以得着她。你爲什麼這樣發怒呢？爲什麼做出這種不滿的面孔來？」

「你不懂得，」福瑪低聲說。

「有什麼我不懂得？一切的事我都懂得！」

『是心的問題，人有一個心，』青年歎息了。

馬亞金將眼睛眨了一眨說道：

『那末，他沒有頭腦。』

六

福瑪回到鎮上的時候，他已爲憂愁的復讎的憤怒所攪握住了。他心中燃燒着一種要侮辱馬丁斯克亞要罵倒她的慾望。他的牙關咬得緊緊的，兩手深深插入腰包內，他在他自己家中的那些荒涼了的房間內，順序地慢步了好幾點鐘。他的眉頭深鎖着，時常將胸部挺向前面。他那充滿了怒氣的心臟使他的胸廓感覺狹苦。他以沉重而有規則的步伐，使力踏着地板，好像他在鍛鍊他的怒氣一般。

『卑鄙的賤種——她卻將自己裝作像天使一樣！』帕納革亞在他的記憶中活躍地出現了，於是他心懷惡意而苦痛地低聲說：

『雖然是一個墮落的女子，但她卻好得多。她不會裝做偽善者。她立時將她的靈

魂與肉體全都展開來了，而且她的心確是正與她的胸一樣——潔白而健全。

有時，希望也會膽怯地向他耳畔低語：

『恐怕關於她一切誹謗都不是真實的吧。』

然而他一回憶到他教父的熱心的確信，與他言語的力量時，這種思想即消沈下去了。此時他的牙關則愈咬得緊，胸部亦更挺向前了。不好的意念像木片一樣刺入他心內去，他的心，因此傷痕而發生的劇疼，早已瓦解了。

馬亞金貶黜馬丁斯克亞，反使她成了他教子的易於接近的人，不久福瑪自身也明白了這種道理。沒頭於春期商務中的福瑪，過了數日以後，他那激蕩了的感情也就鎮靜下去了。人要失掉一個人的悲感，將他對於她所懷的怨恨消滅去了，而且一想到她是易於接近的一個女人，他就益發思念她了。不知何故，在他自己尚不曾覺察之中，他突然明悟而且下了決心，他是必須要到淑緋亞·帕弗洛菲納那兒去，去公然而明白地只將自己所要求於她的告訴她——就算完了事！他因如此決心，並且還感覺了一種愉快，所以他大膽地起身向馬丁斯克亞的家中出發。在途中的時候，他只思考着如

何方能將一切必要的事向她講得最好。

馬丁斯克亞的從僕們皆慣於他的拜訪了。當他問道夫人在家與否的時候，女僕即答道：

「請你到應接室中去罷。她現在一人在那兒。」

他稍感覺得有些驚惶，但當他望見了照在鏡中的，他那整潔地穿着外衣的端莊的姿態，繞以黑色鬚髮並具有一對大黑眼睛的赤黑而凜然的面容時，他將肩聳了聳即鎮靜地由大廳中通過去了。一種絃樂之音靜然地流來迎着他。它們好像一裂而成了寂靜愉快的笑聲，這笑聲是在申訴什麼，而又柔和地在打着心絃，彷彿要求此心的注意，但又不欲握住此心似的。福瑪一向不歡喜聽音樂——因為音樂總使他充滿了悲意。即使是酒店中的『自動音樂』奏出了一種蒼然之曲的時候，他的心也會充滿悲哀的痛楚，於是他或者請人們停止這『自動音樂』，或者是稍走遠一點，走到他自己覺得是不能夠安靜地傾聽這充滿淚與愁的無言曲調的地方。然而這一次他却不知不覺地在應接室的門口停住脚不走了。

門上掛着各種色彩的長串的玻璃珠做成的簾子。這些珠子繫在一塊擬成奇幻的植物模樣，各串各串靜靜地搖動着好像花之蒼白的蔭影在空中翱翔一般。這透明的簾子將應接室內面的一切均映入福瑪目中去了。馬丁斯克亞正坐在她所愛好的一隅的寢椅上彈孟德林（Mandoline）。牆壁上繫有一把很大的日本遮蔭傘，傘上的雜多的色彩，使蔭影落在這全身着黑服的矮小身材的女子身上。那盞裝有紅色燈罩的高的青銅燈，將她全身映上了夕陽的光輝。那些纖細的絃上所發出來的柔和的聲調，在這充滿了溫柔而芬芳的薄暮之狹小的室內憂鬱地震顫着，這時那女子將孟德林低放在膝頭上，開始以指頭平滑地撥着絃，同時又在緊緊注視她的前面。福瑪歎息了一聲。

一種柔和的樂聲在馬丁斯克亞的四周飄蕩，她的臉色時時都在改變，好似蔭影落於其上，在她那兩眼的閃光之下停落着而又消逝去了似的。

福瑪看出了，她獨自一人的時候，並沒有她在人前時那般美麗——此時她的臉色現得較蒼老較莊肅——她的兩眼中並沒有親切與溫柔的表情了，現在所有的，只是寂寞而疲乏的視線。而且她的姿態也是疲乏的，彷彿她是要立起身來，但又無氣力的樣

兒。這時福瑪覺得，激使他到她面前來的那種心情，現在卻變成了另一種心情了。他以他的腳磨擦着地板，並且咳嗽了一聲。

『是誰呀？』那女子很吃驚地問。同時絃也起了震顫發出了一種驚惶的響聲。

『是我，』福瑪一面回答，一面將玻璃珠簾推開了。

『呀！你好安靜地走進來了。看着你，我非常歡喜的。請坐！你爲什麼這許久都沒有來？』

她一面向他伸出一隻手來，一面卽以其他一隻手指了指她旁邊的一把小學士椅。

她的眼睛是在歡樂地微笑。

『我到港口視察汽船去了，』福瑪帶着誇張的安閒態度說着，並將他的學士椅更拉得靠近寢床些了。

『野原上尙有很多的雪嗎？』

『要好好有好多。但也已經融解了不少。路上到處都有水了。』

他望着她微笑了，很明顯的，馬丁斯克亞已經看出了他舉止的安閒以及他的微笑

中所含有的新表情，因為她整整衣裳而又將身子挪遠了些。他兩人的視線相會合了。於是馬丁斯克亞將頭低垂了下去。

「已經在融解了！」她一面審視自己小指頭上的戒指，一面如此深思地說。

「是的，到處都像小川樣在流。」福瑪凝視着自己的長靴說。

「那好得很。春天就要到了。」

「那末，這種情形也不會延長好久。」

「春天到了。」馬丁斯克亞溫柔地返覆着說，好像是在傾聽她自己講話的聲音似的。

「人們要動手戀愛了，」福瑪說着微笑了，而且不知何故，他用力地擦着手。

「你已在準備麼？」馬丁斯克亞淡然地問。

「我不需乎此。許久許久以前；我都已準備好了的。我一生中都是在戀愛哩。」她向他瞥了一眼。隨又開始去彈樂器了。凝睇着琴弦，她幽思的樣兒說道：

「春天。你們剛開始生活的人是多麼好呀。心中充滿的是力。而且其中毫無一點

暗影。」

「淑緋亞·帕弗落菲納！」福瑪小聲喊道。

她用一種愛撫的姿勢阻止他說：

「請等一下，親愛的！今日我可以講點好事你聽。你知道麼，一個人在世間活久了也有這種時間，即當他回顧自己的心的時候，不意之間，他發見了其中有些老早已被忘掉了的事。許多歲月間，它在心底潛伏着，但卻完全不會失去其青春的芬芳。當記憶一旦觸着它的時候，春即臨到了這人身上，而向他吹送着人生之朝的活潑新鮮。雖然這是非常憂愁的。但卻是的。」

弦在她的指頭之下，震顫而哀泣了。福瑪覺得樂器的聲調以及這女子的柔和的聲音，都很愛撫而溫柔地打動了他的心。然而，依然固執着自己的決心，他傾聽着她的話而不解其內容地想道：

「妳講罷！任妳講些什麼，我都決不會相信的。」

這種思想使他惱怒起來了。一想到他不能夠如以前那樣信賴而留心地聽她講話，他即感覺悲哀。

『人應當怎樣生活着，你想到過沒有？』女子問。

『有時我想到，但以後我又忘掉了。我沒有那種閒暇！』福瑪說着微笑了。『而且，又有什麼可想的呢？簡單得很。你看別人怎樣生活着。那末，做做別人一樣做就行了。』

『唉！像那樣幹不得的。珍惜你自己罷。你是這樣好的！你有一點與人不同的特別處；是什麼——雖然我不知道，但是可以感覺得出的。而且依我看來，你覺得你在人中間過活着一定是很困難的。我敢斷定，你決不會走上你圈子中的人們所走的那條平凡路。不！你定會討厭那種生活，那種一生中全都是用在求利，用在追求虛布，用在你們的那事業之上的生活。哦，決不會的。我知道你定會期望其他旁的東西，是的麼？』

她眼中浮着不安的神情很快地在講。福瑪望着她心中想道：

『她在打算些什麼呢？』

於是她慢吞吞地答道：

『或者我會期望其他旁的東西。或者我已經有了這東西也不可。』

將身子挪近他些，她睇視他臉上而說服似地說：

『你聽我講罷！切不要像其他一切的人們那樣過活着！總要使你的生活有些不同才好。你尙是強壯而年輕的。而且又是這般好！』

『我既是好人，那末我的遭遇就總應該好！』福瑪感覺得自己奮昂起來了，而且心臟也因焦灼而開始大跳，所以他這樣喊着。

『唉，但事情並不是如此的！在這人世間，好人所遭遇的比惡人所遭遇的還要更壞！』馬丁斯克亞悲涼地說。

音樂之震顫的音調，又開始隨着她的指頭舞蹈起來了。福瑪悟到了，假使他不立時開口將必須的話說出來，他以後決不能對她再講什麼了。

『願上帝保佑我！』福瑪自己對自己說，並且一面鼓舞着勇氣，一面低聲開始講道：

『淑緋亞。帕弗洛菲緋！夠了罷！我有幾句話要講。我是來對你說：「夠了！」』

我們應當清楚明白而公開地來處理此事。最初妳將我誘引了去，而現在妳又避開我。妳所說的一些話，我都不懂得。我的心蠢笨得很，但我仍可以感覺到妳是要將妳自身隱藏起來。這我可以看得清楚——妳明白嗎，我現在到妳這兒來是爲什麼？」

他的眼睛開始放光了，每吐一字，則聲音愈高而情熱愈激。於是她將身子移向前來很不安地說：

『哦，請不要講了罷。』

『不，我決不。我要講。』

『我知道你要講些什麼。』

『妳不是完全都知道！』福瑪立起身來威脅似地說。『但我知道妳的一切——一切的事。』

『如此麼？那於我就更好了。』馬丁斯克亞鎮靜地說。

她也由寢椅上立起身來，好像要走往他處似的，但數秒鐘後，她又在寢椅上坐下了。她的面色是莊嚴的，唇兒緊緊地閉合着，但她的眼睛是低垂着的，所以福瑪看不

見其中的表情。他想到，當他對她說：「我知道你的一切事」的時候，她定會驚惶萬分，而感覺羞恥狼狽，遂向他請罪，因為她以前玩弄了他。如是他就擁抱她，饒恕她。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倒是他自己因她的鎮靜態度而慌張起來了。他凝視着她，搜腸括肚地想尋出字句來將自己的談話繼續下去但是尋不出。

「那就更好了，」她強固面冷然地返覆說着。「你知道了一切的事，是的麼？而且當然的，你是非難我，正如我所應受的。我明白，我在你眼前是不義的。不，我不能爲我自己辯解。」

她默然了，但突然間，她帶一種焦慮的姿態將兩手舉起來抱着頭，而開始去整理頭髮。

福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所說出來的話，將他心中的某一種希望殺滅了——這希望到現在已被殺滅時，他纔剛感覺着這是早已潛伏在他心中的。他搖着頭十分非難的樣子說：

「有一個時期中，我看見妳時，我想道，「她是多麼美麗，多麼溫好的人兒呀，

真是像鴿一樣！」而現在妳親口說「我是不義的」。唉！」

青年的聲音中途停止了。那個女子便柔和地笑出聲來。

「你是一個多麼好多麼可愛的人呀！你不能了解這一切的事，真是很可惜的！」

青年望着她，而感覺得自己因為她那愛撫的言辭與淒涼的微笑，已完全失掉了勇氣。他心中所蘊藏着的反對他的那種冷淡而殘酷的東西，現在已在她眼中的溫暖光輝之前融解了。現在他覺得，那個女子是小而無抵抗的，像個小孩一般。此時她柔聲地好像哀求似的在講些什麼，而且不斷地在笑，但他却毫無留心她的話語。

「我是到妳這兒來，」他打斷她的話語說，「不講感情的。我是要將一切的事都告訴妳。然而我什麼也沒有說出來。而且也不願意說了。我已失掉了勇氣。我完全在妳的掌握之中。唉，我若不會會見妳就好了！妳對於我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看起來，我頂好是走罷。」

「等一等，親愛的，不要走！」女子向他伸出一隻手來，很急促地如此說。「爲什麼這般嚴酷呢？請不要向我動怒！我之與你，又算得什麼呢？你需要另一種的女

友，一個正與你一樣心地單純，靈魂健全的女子，她定是愉快而健康的。我——我已經是老太婆了。我無論何時都是憂慮的。我的生活是這般空虛，這般困悶，真是這般空虛！你明白嗎，一個人過慣了快樂生活的，一旦不能夠快樂了，他就感覺不幸！他想愉快地生活着，想笑，然而他依然不能夠笑——反是生活在嘲笑他。至於世間的人們……請你細聽我的話罷！我好像一個母親一樣，勸告你，懇求你，向你哀求——除了你自己的心以外，其他任何人的話都不要聽！依照你的心之指導而過活。人們什麼也不知道，他們不會告訴你何等真實的事。不可聽從他們的話。」

因為她努力着要將話講得極端明白而易於了解，她的神氣竟因此而起了一種可憐的微笑不斷地浮在她的唇上，她的面容這時也不美麗了。

『生活是非常嚴格的，它要一切的人都屈服於它的要求之下，但只有十分剛強的人，纔能無損害地抵抗這要求。然而究竟他們能否做到，還是問題！哦，假使你知道了生活着是何等困難的事呀……人們竟到了自己懼怯自己的地步了。一個人分爲了我

判官與罪人兩者——他自己裁判自己，而又在自己面前辯護。而且他又願意與輕蔑他的人一塊兒相處幾晝夜，並且這樣也是他所不願意的——但只爲免掉他獨自一人孤寂寂的，他也寧願如此幹。」

福瑪揚起頭來，帶驚訝而又懷疑地說。

『我真不懂得究竟是什麼！祿寶福也是說這同樣的話。』

『那一個祿寶福？她說些什麼？』

『我的乳姊妹 (Foster-sister)。她也是說的與這同樣的話，——她對於世間的事總在鳴不平。她說，簡直不能夠生活了。』

『唉，她還是年輕得很哩！現在都已經講到這種事情，那是非常可幸的事。』

『可幸的事！』福瑪嘲笑地囁嚅着。『使人們嘆息使人們抱怨，這真不得不是非常可幸的事。』

『你頂好是靜聽人們的抱怨。這些抱怨中所含的智慧實在不少。哦！無論何處，都不能比較這些抱怨中所含的智慧更多了，你傾聽着它們——它們能指教你尋出當走

的路來。」

福瑪聽着這好似說服人而又令人困惑的那女子的聲音，他於是向四周望了一望。一切的物件他是老早都看熟了的，但今日，他卻覺得有些新奇。滿室內都是推滿的細小東西，一切的牆上都覆有繪畫與棚架，由每一牆隅內都有閃灼而美麗的物件像伸着頭出來眺望似的。燈上所射出來的帶紅色的光亮，使人心中充滿了憂愁之感。室內，除了此處彼處之黃金的邊緣以及大理石的白點在暗澹地閃光外，一切都爲薄暮所裹住了。沈重的織物帷幔寂然地掛於門前。這一切使福瑪感覺到困惱，並幾乎將他窒息住了；他感覺得好像迷失了路途一般。他可憐那個女子，但她也激怒了他。

『你聽着沒有，我是怎樣現對你講話？我希望我是你的母親或是你的姐姐。從來沒有人像你這樣喚起了我一種這般溫暖而情義相投的感情。但你，以這種不友愛的態度望着我。你相信我麼？相信麼？不相信麼？』

他望着她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不知道。我一向是相信妳的。』

『但現在呢？』她趕急地問。

『現在——現在我頂好是走！我什麼也不懂得，但我仍是盼望能夠懂得就好。我運我自身也不懂得。我到妳這兒來，在途中的時候，我知道我所要說的是些什麼。但到這兒來了，一切我都弄不清楚。妳使我心胸焦慮，你將我唆使動了。但以後，妳卻對我說——我對於你，是像一個母親一般！——這即是說——你走罷！』

『請理解我，我是覺得很可憐你！』女子小聲地說。

福瑪對於她的憤恨愈加強烈起來了，他繼續着對她講，但他所說出來的字句很是可笑的，並且他一面講，一面又不斷地搖動着兩肩，好像要將糾纏他的什麼東西扯開去一樣。

『可憐嗎？爲什麼呢？我不需乎此。唉，我不會說。但不開口又覺得不好。我應當告訴妳的！妳對待我的方法，是很不對的——實在的，妳爲什麼原故要如此誘惑人呢？我未必就是妳的一個玩具麼？』

『我只要你在旁邊，我能夠看見你就行了，』女子以難爲情的聲調簡單地說。

他不曾聽着這兩句話。

「到了正題目上來的時候，妳又恐怖得很而拒絕我。妳開始來後悔。哈，哈！妳說，生活是不好的。妳爲什麼時常在抱怨生活？什麼是生活呢？人就是生活，除來人以外，再無所謂生活了。是妳造出了什麼其他的怪物。妳這樣做，爲的是欺瞞自己的眼睛，而來爲自身辯解。妳作了一些不好的事，妳將妳自身迷失於各種妄想與愚昧中去了，妳就來歎息。唉，生活！哦，生活！未必豈不是你自己做出來的事嗎，妳以抱怨鳴不平來掩護自身，而又困惑別人。妳已迷失了路，好罷，但妳爲什麼又要將我引入迷途呢？定是邪惡在妳的內面說：「我感覺不好，」妳說，「也使他感覺不好罷——我來用我的有毒的眼淚淋灑他的心罷！」是這樣麼？唉！上帝將天使般的美麗賜給妳，但妳的心呢——妳的心在那兒？」

他全身都是戰慄地站在她的面前，以非難的眼光由她的頭一直審視到她腳下。現在他的話語，是由他心中自由地流出來的，所以他講得聲音也不大，而且是含有快意與強力的。女子將頭揚起來，以圓睜着的眼睛睇視他臉上。這時她的嘴唇起了戰慄，

在嘴角現有深深的縐摺。

『美人應當度着善良的生活。然而妳，卻有人說閒話。』福瑪的話聲中斷了；他將手舉起來而以冷淡的聲音結論說：

『再見了！』

『再見！』馬丁斯克亞低聲說。

他並沒有將手遞給她，只急忙將身子轉過去就走了。然而已經走到門口來了，他又覺得很可憐她，於是掉轉頭去向他望了一眼。她正孤零零地站在室隅內，低着頭兩手垂下毫無動靜的。

一旦明悟了他不能夠如此地離開她，她就變得更手足無措了。於是他細聲地但又毫無後悔之意地說道：

『恐怕我所說的話很冒犯了妳——請饒恕我罷！總而言之，我是愛妳的。』他於是長嘆了一聲。

那個女人柔和而帶神經質地出聲笑了。

『不，我並不曾冒犯我。願上帝保佑你罷。』

『好罷，再見了！』福瑪將聲音更放低些返覆地說。

『嗯』，女子亦低聲地說。

福瑪用手將玻璃珠簾推開，但它們又嘩然地蕩轉來觸着他的頰。他因此冰冷的一觸打了一個寒噤即走到外面去了。他胸中載上了一種沈重而困惑的感情，他的心撥動得好像有一柔軟而又牢固的網投在上面去了一般。

此時已經入夜了；明月高照着，霜成了暗銀色的薄板一般覆蓋在污水潭之上。福瑪沿着側道走，他用自己的手杖敲毀這些霜之薄板，它們因而發出了淒涼的鳴聲。房屋

屋的陰影成黑色四角形映在街道上，樹林的陰影——則成了奇奇怪怪的各種模樣。有一些，則好像瘦弱的手沒奈何地抓住地面一樣。

「她現在在作什麼呢？」福瑪的心中浮現出了，在那狹窄室內的一隅上，映在紅色光薄明的光線之下那孤零零的女子的姿影了。

「我頂好是將她忘掉了罷，」他如此下決心。然而他不能夠忘掉她；她的姿影立

在他的眼前，使他一時起了極端的哀憐之意，一時又起了惱恨，並且甚至於大怒起來了。而且她的姿影又是這般明顯，想到她而又是這般痛苦，就彷彿他是將這女子載在自己的心胸中似的。一輛馬車由對面馳來，將夜的寂靜中充滿了車輪在砂礫上的軋轆聲與行至冰塊上的輾軋聲。當馬車行經月光所照明之處的時候，這軋轆聲只更爲高昂更爲尖銳，行經陰影之處的時候，則更沈重而暗淡了。車中的馭者與乘客都在搖洩跳動；而且不知何故，他們兩人的身子都向前屈，這兩人與馬一起湊成了一團大黑堆。街道上已爲光明與陰影之點所染斑了，但在遙遠之處，黑暗濃厚得好，街路已被一堵由地上直聳入天際的牆所包圍着了。不知何故，福瑪心的起了這種想念，他覺得這兩人定不明白他們是往何處去的。而且福瑪也是不明白他自身是往何處去的。他的住屋即在他的幻想中浮現出來了——他一人孤寂寂地住於六間很大的房間內。安妃霞姑母已經進修道院去了，恐怕此生再也不會歸來——她或者會死在那兒。家中只有老看門的聾子伊舫，廚子兼用人的老使女希克麗提雅，與一隻鼻子像鯨一般魯鈍的毛髮蓬鬆的黑色犬。而且這一隻犬也已老得很了。

「或者我確是必須要結婚了，」福瑪想着嘆了一口氣。

一想到，自己如要結婚是多麼容易辦到的事，他就感覺無聊，而且自己都覺得是滑稽得很。只要明朝向教父開口說要娶一位新娘——不到一個月，定有一個女子與他一同住在他家裏。她就日夜不離地伴着他。假使他對她說：「我們去散步罷！」她就會一同走。假使他對她說：「我們去睡罷！」她也就會去睡。如果她要與他接吻，雖然她是她所不願意的，但她依然會吻他。假使他對她說：「走開些，我討厭這回事，」如此她就會生氣了。他對她講些什麼話呢？她又會告訴他些什麼事呢？他在自己心中想像他所認識的那些青年女郎，商人的女兒們。其中確有幾個十分美麗的。他也知道她們之中的無論那一個無有不樂意嫁與他的。似他却不愿意娶其中的任誰為妻。當一個女子做了別人妻子的時候，是多麼拙笨而可恥呀。新婚的一對人，當結婚式已告畢後在寢室內的時候，他們彼此講些什麼呢？福瑪努力地想像他在這種場合中會說出些什麼話來，但他困惑着了，開始笑將起來，一句適當的話也尋不出。以後他想起了祿寶福。馬亞金，他想到，如果是她，那末定是她首先開口講話。而所講的，定是與他自

身也無關係的理解不透的話。不知何故，他覺得她所要講的一切，定都是些不相干的話，而且也不是宜於她那大的年齡。她那種姿態與出身的女子所應說的話。

此時，他的思想一轉而集中於祿寶福的那些抱怨之上去了，於是他的步伐也變緩慢了；因為他現在想起了，那些與他相近的而又與他談話談得最多的人們，始終都是在對他講論人生，這種事實使他吃驚了。他的父親，他的姑母，他的教父，祿寶福，淑緋亞。怕弗洛菲納，這許多人，不是教導他如何去理解人生，即是抱怨人生。他想起了，在汽船上的那個老年人關於命運所說的話，以及他偶爾由其他各種各類的人們之處所聽來的，許多關於人生的批評，非難，與悲痛的泣言等。

『究竟這是什麼意義呢？』他思考着。『如果人不就是人生，什麼是人生呢？人們講起來，總好像人生是另外的什麼東西，是在人們以外的什麼東西，這東西即妨礙人們的生存。恐怕這就是惡魔吧！』

一種痛苦的恐怖之感向這青年襲來；他打了一個寒噤慌忙向四周環顧了一回。街道上荒涼而寂靜的，道旁的居屋的黑窗暗淡地向着夜之闇黑中窺望，福瑪的影子沿

着牆壁籬垣追隨他的背後。

『馬車！』他高聲喊叫起來，一面大大的放開脚步走。他的黑色，動蕩而默然的影子，也開始緊緊在他後面追來。福瑪感覺得，他背後好像有一種很冷的呼吸，有個龐大，看不見，而又可怖的什麼東西在追趕他。駭慌了，他幾乎跑去撞着了那寂然地出現於黑闇中的馬車。當他坐上了馬車的時候，雖然他非常想掉過頭去將後面看個清白，但他卻沒有這種膽量。

七

自從福瑪與馬丁斯克亞談話以後，差不多一星期已過去了。然而她的姿影卻晝夜不分地並毫無變動地現在福瑪眼前，在他心中喚起了一種好似被咬痛似的焦慮之感。他渴望着要到她那兒去。他要再與她相接近的慾望，使他感覺得骨頭都因之起了疼痛。然而他依然極端地守着沈默，終日愁眉深鎖地毫不屈服於此慾望之下。他只勤勉地埋頭於事業之中，並使自己心中對於女子起了一種憤怒的感覺。他覺得，假使他再到她那兒去，她決不是他上次所離開她時的那同一的她了。在那一次談話以後，她心中定起了一些改變，她決不再像以前那般親切地歡迎他，也決不會再向他表示那種一向總使他心中起了奇特的思想與希望的顯然的微笑。因為恐怕這一切都會喪失，而其

他的什麼會代之而發生出來，所以他就抑制自身而痛苦着。

他的事務以及他對於這女子所懷的渴望，并不曾阻止他不思考人生的事。然而他對於這已經在他心中擾動了一種恐怖之感的悶葫蘆，並不深深加以思考。因為他不知道怎樣思考，所以他就開始細心地傾聽人們關於人生所說的一切話，而又努力將這些話牢記於心。然而人們並不會替他稍解這悶葫蘆；不但如此，他們反增加了他的困惑，並使他抱着懷疑的心看待人們了。人們很靈巧，狡猾而敏捷——他看出來是如此。假使與他們有什麼交涉，那非時時自己警戒防備着不可；他已經明白了，在重要的場合中，人們誰也不會將他們自己所想的說出來的。細心地觀察他們，他覺着了他們對於人生的嘆息與抱怨已喚起了他的懷疑。他默然地帶着懷疑的眼光注視一切的人，於是他的額上也刻上了一條細薄的綉紋。

一日清晨在交易所中，他的教父對他說道：

『亞拿尼來了。他要會會你。到傍晚時你就去見他，但你切不可亂開口。亞拿尼用心思要你談講商業上的事，他必會想種種方法來訊問你的。那個東西狡猾得很，

的，老惡魔。他真是像狐狸一樣，他將兩眼望着天，而同時他的爪子已伸入你的腰包中來攫取你的錢口袋了。你當心就是。」

「我們不欠他什麼吧？」福瑪問道。

「當然欠他的。駁船的錢還不會交付他哩，而且最近又拿了他的五十根三丈五尺長的材木。如果他要這些錢一次償清——切不要給他。一個盧布就像一塊粘糕一樣，愈在你手中輾轉得久，則所粘上的哥貝喀愈多。一個盧布又像一隻好斑鳩一樣——它高飛到空中去了，等你掉頭向四周一望時——它已引來一大羣斑鳩進鳩屋中去了。」

「如果他要付錢的話，我們現在怎能夠不付給他呢？」

「讓他涕泣着要罷。你也怒吼起來，但不要付給他。」

「我不一會就到他那兒去。」

亞拿尼。沙弗支。犀廚洛夫是一有錢的材木商。他有一所很大的製木廠，他造駁船，又運木排。他是與伊洛拉有來往的。福瑪會見這高身材，多鬚，長臂膀，白頭髮而又將自身挺立得像一枯松樹似的老人，並不只一次。他那大而美的體格，開明的面

容，明亮的眼睛喚起了福瑪對於犀廚洛夫的尊敬之念；雖然他已聽着了人們謠傳着：這材木商並不是由於誠實的勞働而致富的，他乃是在森林地方的某偏僻村中度一種不良善的生活。伊格拉曾對福瑪講過，當犀廚洛夫還是年輕的時候，他只不過是一窮苦的農人。因為他將一犯人藏在他的菜園中的一浴室內，這犯人即在那裏爲他造假幣。自從那個時候起，亞拿尼就開始富裕起來了。有一天，他的浴室被火燒燬了，人們在火場上的灰堆中發見了一個頭骨被打斷了的死屍。在鄉村中有一謠言，說是犀廚洛夫親自將那犯人殺死——殺死後又放火將他燒掉的。這種事情在這老人一生中發生過好幾次。然而這一類的謠言，對於鎮上的許多富翁都是有的——人們說，他們之所以能積得百萬之富的，都是用的盜竊，殺戮，與造假幣等方法而得來的。福瑪在作兒童的時代就已聽着了這些故事，但他在此以前從來不曾思考過這些事真的或是假的。

他還知道犀廚洛夫已經死去了兩個妻子。其中的一個，是正富結婚的第一夜，在亞拿尼懷中就死去了。以後他將他兒子的妻奪了來。於是他的兒子就因憂愁而縱情豪飲，而且幾乎因酒喪了命。幸得正當危急的時候，他覺悟了而跑到伊爾幾斯地方的一

隱者的庵中去救住了性命。當他那媳婦情婦死去了時，犀廚洛夫就將一個乞食的啞女子引回家中去了。這女子直到現在依然和他同居，並且最近又爲他生了一個死孩子。在往亞拿尼所住的旅館去的途中，福瑪不知不覺地記起了這一切事，並且他又感覺得犀廚洛夫對於他變成了一個特別有趣的人物了。

當福瑪將門打開來，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個小房間的門口時——這小房只開有一個窗，由這窗望出去，就是鄰家的長有徽苔的屋頂——他看見了老犀廚洛夫剛剛醒來，兩手凭在床上坐着，眼睛正疑視着地上。他的身子是這般向前屈，以至他那長而白的鬚髯落到膝頭上來了。雖然是屈着的，但仍可以看得出他的身軀是大的。

『是誰走進來了？』亞拿尼頭也不抬地以嘎而帶恐的聲音訊問。

『是我。你好麼，亞拿尼，沙弗支？』

老人慢慢地將頭揚起來，眨着他的一對大眼睛眺望着福瑪。

『是不是伊格拉的少爺？』

『正是。』

『啊，到這邊來，靠窗子這兒請坐。讓我看看你長得如何了。你可以陪我喫杯茶麼？』

『不必客氣。』

『茶房！』老人將胸挺着大喊起來了。不一會他即將鬚髯握在手中，開始默默地觀察福瑪。福瑪也偷着望他。

老人高秀的額頭上已覆滿了皺紋，皮膚是黑色的。他的顛顛與尖形的兩耳上都長有灰色波紋形的撮毛，他那沉着的藍色眼睛，使他面容的上部有一種聰明和善的表情。然而他的面頰與嘴唇則很厚而帶紅色，這就與他的面容大不相襯合。他的細而長的鼻子，彷彿是要將它自身藏在那白色的口髭中一般，使勁地向下低垂。老人將嘴唇移動着，於是小而帶黃色的牙齒就由其下閃爍出來了。他穿着一件淡紅色的棉布襯衫，腰上繫一根絲帶子，下面穿一預黑色大褲，褲脚塞入長靴之中。福瑪望着他的嘴唇，心中想着這老人正與謠言中所說的那種人無異。

『你少年時代的時候，像你父親像得很些，』犀廚洛夫突然地這樣說，並嘆了一

氣。稍緘默了一會，他又開口問道：『你還記得你父親吧？你時常爲他作祈禱麼？你應當，你應當替他祈禱呀！』在福瑪簡單地答覆他以後，他又繼續說道。『伊格拉是一個可怕的罪人，並且他還不會懺悔就死去了……突然之間被死神捉去的。他是一個大罪人！』

『但並不見得比別人更有罪，』因爲提起了他的父親，福瑪感覺很不悅，所以憤怒地這樣說。

『比別人……是那些別人，你說來聽聽？』犀廚洛夫嚴格地問。

『世間上未必沒有許許多多的罪人嗎？』

『那末，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比較已死的伊格拉更有罪——就是那個被咒詛的異端者，你的教父亞錫卡。』老人一個字一個字地發音說。

『你未必確實知道是這樣嗎？』福瑪微笑着問。

『我麼？當然的，我是確實知道！』老人點着頭很自信地說，而且他的眼睛也稍變黑了些。『我也要上帝面前去的，也是重罪的人。我將來是背着重擔到上帝的聖

顏前。我自己一向都是在討惡魔的歡喜，但我只相信上帝的慈悲……然而亞錫卡是什麼也不相信的，他不但不信夢，並且也不相信麻雀烏鴉的啼叫咧。亞錫卡不信上帝，這我是清白的！他的這種不信神，就是在此世上，也都要遭懲罰的。」

『這種事，你也是確實知道的嗎？』

『嗯，我知道的。而且我也知道，你覺得聽我講話是很好笑的哩。啊，真是一個感覺靈敏的人呀！然而，犯罪犯得多的人總是聰明靈巧。罪惡就是先生。因此，亞錫卡。馬亞金是出乎人以外的聰明。』

傾聽着老人的嘎而自信的聲調，福瑪一面想道：

「好像，他已覺得自己是離死不遠了哩。」

一個身材矮小面色蒼白而毫無表情的茶房將燒茶缸拿進來，即趕忙護謹慎地走出去了。老人正在窗檻上解什爲包袱，他望也不望福瑪一眼即說道：

『你很勇敢的，你的眼睛的目光是黑色。從前，有亮眼睛的人們比較多些，因爲那時人們的靈魂潔淨些。從前，什麼都比較簡單些——人們也簡單，罪惡也簡單，但

現在，什麼都變複雜了。唉，唉！」

他調着茶就在福瑪對面坐下來又繼續講道：

「你父親像你這大年齡的時候，是一個唧水工人，他與船都是泊在我們村莊的附近。我父親像你這大年齡的時候，我看着他就覺得他像玻璃一般透明的。只須向他一瞥，你就可以明白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然而你——我現在是望着你的，但看不出來你是怎樣的一個。你是誰？你自身也不明白哩，我的孩子，這就是你所以痛苦的原故。在今日任何人都不得不痛苦，因為他們不明白他們自身究竟是何等人。人生就好像是被風吹倒的一堆樹，人們應當知道怎樣在其中尋一條出路來。這一條出路在何處呢？一切的人都走迷了，只有惡魔高興歡喜極了。你已結了婚嗎？」

「還沒有哩，」福瑪說。

「啊，又是還沒有結婚的。而且我還敢斷定，你已經不是純潔的了。你很勤於商務麼？」

「有些時候如此。現在我是與我的教父在一塊。」

『你們今日有什麼事做呢？』老人一面搖著頭一面說，他的眼睛不斷地瞬著，一時變黑了，一時又明亮起來了。『你們今日簡直沒有事做！往年的時候，商人爲商務騎着馬到處奔跑。就是在夜間，或者下大雪的時候，也都是要出去跑的！在路上總有強盜埋伏着要殺害他們。如是，他就如殉教者一般地死去了，以自己的血洗淨了自己的罪。但到了今日，他們則由火車去來，他們打電報，或者他們更發明了什麼東西，人坐在店子內，你在五哩遠的地方仍可以聽見他所講的話哩。這種事情，定是有惡魔在其中幫忙的！一個人坐着不動，只因爲他毫無事幹，因爲他感覺得寂寞，於是他就犯罪了。機械替他將所有的事都做了。他沒有事做，而且人不勞動就定會墮落的！人們爲自己置備了機械，並以爲這是很好的！然而機械卻正是惡魔來害你的陷穽。它如此就可以擒住你了。如果你勞動，你沒有閒暇的時候去犯罪，但有了機械——人們就有了閒暇。閒暇能將人殺掉，正如日光能將住在地中的蟲類殺掉一樣。自由乃是使人滅亡的東西！』

爲明晰用力地說出這幾句話來，老人亞拿尼會以指頭四次地擊叩桌面。他的面

容誇耀地閃着光，胸膛挺得很高，銀色的鬚髯無聲地在其上搖動着。望着他並傾聽他的談話，福瑪感覺恐怖起來了。因爲在這話聲中響有堅強的信念，這信念之力使他狼狽起來。此時他已經將他所知道關於這老人的一切事盡都忘掉了，這些事剛纔一會兒以前，他曾相信是真誠的。

『無論何人使他身體有閒暇，就會殺掉他的靈魂！』亞拿尼一面如此說，一面很異樣地望着福瑪，好像他看見了有什麼人隱在福瑪背後，聽着他的話非常憂愁恐怖，別人的此種恐怖與痛苦就使他感覺非常歡喜似的。『你們今日的一切人，都會因閒暇而滅亡的。惡魔捕獲他你們——它從你們手中將勞動奪了去，而以機械與電報放入你們手中來了。閒暇是如何地將人的靈魂毀壞了！你只對我說明白，爲什麼孩童們要比他們的父兄壞些呢？因爲他們有閒暇，誠然是如此的。這就是他們所以飲酒而與女子們一塊度放蕩生活的原因。他們今日之所以少有氣力，乃是由於他們工作很少的原故。他們所以少有愉悅的精神，乃是因爲他們毫無煩憂的原故。愉快，是由勞動後的休息中得來的，但到了今日，誰也不會勞動到疲乏的地步。』

『啊，』福瑪小聲說道，『以往的人們，豈不是像今日的人們一樣地喫酒，一樣地過放蕩生活嗎。』

『你知道嗎？那末，你就不應當說出來的！』亞拿尼一面喊，一面眼中惡狠狠地閃着光。『以往的時候，人們所有的氣力要大些，罪惡是隨着人們的氣力而定的。但你們今日，所有的氣力較少，而犯的罪則更多了，而且你們的罪是更大的。以往的時候，人們像櫟樹一較。上帝的裁判也是隨着人們的氣力而定的。人們的身體要被計量過的，天使要計量他們的血液。上帝的天使要看，人們的罪是否不會重過於他們的身體與血液。你懂得嗎？狼吃了一隻羊，上帝是決不會責罰這隻狼的，但假使是一隻可憐的老鼠殺死了這一隻羊，那末上帝定要懲罰那隻老鼠！』

『人怎麼會知道上帝要怎樣裁判人類呢？』福瑪深思地問道。『必須要有一個可以看見的裁判才行。』

『爲什麼要有一個可以看得見的裁判呢？』

『使人們可以了解。』

『但除了上帝以外，誰是我的裁判者？』

福瑪向着老人瞟了一眼，即將頭低下默然了。他又想起了那個被犀廚落夫所殺掉而又焚燬的囚犯，此時，他更相信那定是事實無疑。還有那些女子——他妻子與情婦們——一定是被這老人的愛撫追入墳墓中去的；他用他那多骨的胸膛壓倒她們，用他那厚嘴唇吸取她們的精氣。這嘴唇，好像那些在他的長而強有力的膀臂之擁抱中死去的女人們的血尚未乾一樣，現在依然是鮮紅的。而今他一面正在等待已經離他不遠了的死，一面却在計算自己的罪，並裁判別人或者是裁判他自己說：

『但除了上帝以外，誰是我的裁判者？』

「他很恐怖嗎，抑或是若無其事呢？」福瑪如此在自己心中訊問着即沈思起來了，他偷着審視了老人一會。

『是的，孩子！應當用思想才好，』犀廚落夫搖着頭說，『要想想，你應怎麼地生活。你心中的眼目少，但你的嗜好大。要當心，使不至在你自己之前破了產！喝

——喝——喝！』

『你何以知道我心中有什麼，而且所有的多少之量你也會知道呢？』福瑪沉鬱地論，老人的笑聲使他感覺很不爽快。

『我能夠看得出來！我什麼都知道，因為我活了這大年紀！喝——喝——喝！真是我活得多久呀！樹木長大，被斫伐下來，又造成了房子，而且房子也已經舊了。我親眼看見了這一切，而我依然是活着的。有的時候，當我回顧我的全生涯時，我想道，「未必一個人可以成功這許多事嗎？未必我已經目擊過這一切的事麼？」』老人緊緊地注視福瑪，搖着頭即默然了。

一切都沈靜下來。窗外在鄰家的屋頂上有什麼在輕微地沙沙地響動；車輪的軋轆聲，聽不清白的人們的會話聲，由下面由街道上傳上來了。棹上的燒茶缸奏出一種淒涼的聲調。犀廚落夫一面目不轉睛地睇視他的茶杯內，一面撫摸着鬚髯。他的胸膛中發出一種聲響來，好像有重擔在內面去來翻轉似的。

『沒有你的父親，你一人定感覺很困難的，是的麼？』他說道。

『我已經漸漸地過慣了，』福瑪答道。

『你很有錢哪，過不久亞可夫死了，你就更有錢了。他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你的。』

『我不需要。』

『叫他給與什麼旁的人呢？他只有一個女兒，你應當與他的女兒結婚，況且她是你的教妹，而又是你的共乳姊妹——這是毫無問題的！這種事情很容易商量到——那麼一來，你的婚姻問題也就解決了。你現在過的這種生活有什麼好處呢？我想你總在不斷地追隨女人們吧？』

『我沒有。』

『你不肯說出來罷了！唉，唉，唉！商人漸漸沒有了哦。有一個樵夫告訴我——我不知道他是撒謊或是說的實話——他說往日的狗子就是狼，是以後日漸下降纔變成了狗的。做我們這行生意的也是與這一樣；我們不久也要變成狗了。我們要講學問，將時髦帽子戴在頭上；爲要去掉我們商人的樣子，我們什麼都得幹起來了。這樣一來在我們與旁的人之間簡直就毫無區別可言了。現在已經成了規則，什麼孩子都得讀中學。商人，貴族，平民——都歸在同樣的標準之下。全都是着灰色服裝，所學的功課

也都是同樣的。他們將人們養育起來，就如培養樹是一樣的。他們爲什麼如此行呢？這是誰也不明白的。就是木料，至少由木節瘤上彼此都是有區別的，然而，這些人却想用鉤子來鉤人，使他們能看出來是一樣的。像我們這大年紀的人，棺材都已經在等着我們了。誠——誠然不錯！或者更往後過五十年，誰也不會相信我是在這世上活過的。我，沙阜的兒子，姓犀廚洛夫的亞拿尼。誠然！而且我，亞拿尼，除了上帝以外，誰都不怕的。我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農夫，我所有的全部土地只不過二黑克塔爾而已。（譯者註——Hectare 卽是百米突平方）然而到了我老年的時代，我已經積到了一萬一千黑克塔爾，而且全都是森林。此外，我並還有兩百萬現金。」

『什麼人都是講的錢問題！』福瑪表示不滿地說。『究竟人們由錢之中能得着什麼快樂呢？』

『嘿，』犀廚洛夫呻吟了。『如果你不懂得金錢的力量，那你做一個商人就不行得很。』

『什麼人懂得金錢的力量呢？』福瑪問道。

『我懂得！』廚摩洛夫滿帶自信地說。『凡是聰明人都懂得。亞錫卡也懂得。錢嗎？這是很了不得的，我的青年！你只須將它們擺在你的面前想想，「究竟其中含有什麼呢？」你就會明白，這一切都是人們的氣力，人們的智慧。已有了成千累萬的人們將他們的生命放入你的金錢中去了，而且不知其數的人也要再如此行。你可以將你的錢盡都投在火裏，看它們如何地燃燒，到那時你就會感覺着你自己是支配者了。』

『然而誰也不曾像這樣做過。』

『因為傻子沒有錢的原故。將錢投資於事業中，事業就可以瞻養不少的羣衆。於是你就成了這些羣衆的支配者。上帝爲什麼要造人呢？就是要人禱告他。他一個人孤零零的感覺寂寞不過，他就開始想要有權力。人是依照上帝的形像而造的，所以人也想要有權力。然而除了錢以外，有什麼能夠給權力與人呢？正是這種道理咧。啊，你——你爲我帶錢來沒有？』

『沒有，』福瑪答道。老人的談話使福瑪的頭沈重而苦惱起來了，但話題終久轉到商業的事務上去，福瑪又感覺歡喜。

「這是很不對的，」犀廚洛夫惡狠狠地縐着眉說。「時期早已過了——你不能不付款來。」

「明天我繳一半來就是。」

「爲什麼一半？你何故不全繳呢？」

「因爲我們現在非常需要款子。」

「你們沒有麼？我也很需要哩。」

「請你稍等些時。」

「唉，青年，我不能夠等。你比不得你的父親。像你們這些年輕人懦弱得很，全是靠不住的。在一個月之內，或者你會將全部商業都會弄壞也說不定。那末，我就是最大的損失者了。你明天將錢完全繳來，不然的話，我就要公布匯票銀無着。這種事我一會便可以辦到。」

福瑪很吃驚地望着犀廚洛夫。這全不像，數分鐘之前那般明察地講論惡魔的那個老人了。那時他的相貌與眼睛又是一樣的，但現在看來，他的面孔很是兇惡，嘴唇上

浮着無慈悲的微笑，他鼻子附近的頰上的血管起了激烈的震顫。福瑪感覺得，假使他立時不附錢給他，犀廚洛夫決不得愛惜他，定會公布匯票銀無着而使他的名譽一敗塗地的。

『當然是生意很不好嗎？』犀廚洛夫勉強地微笑着。『那末，將實情講出來罷——你在什麼地方將你父親的錢浪費去了呢？』

福瑪想試驗試驗那個老人。

『生意方面太蕭條了，』福瑪將眉頭一縐說。『我們完全沒有契約。而且也沒有收着現錢，所以就有些作難。』

『是這——這樣嗎！那末，你要我助你一臂麼？』

『真是銘感之至。請你將繳款的日子延長一點，』福瑪請求着很謙恭地將兩眼低下了。

『嘿。你要我看在你父親的友誼上幫忙你吧？好罷，就是這樣，我幹就是。』

『你可以延長多少日子呢？』福瑪問道。

「延長六個月。」

「我非常感激的。」

「不必客氣。你欠我一萬一千六百個盧布。現在這麼辦罷：你重新寫爲一萬五千盧布，關於此款及利息，你就先繳給我。至於擔保品，我就先取你的兩隻駁船作抵押。」

福瑪從椅上立起身來，微笑着說：

「你明日將憑單送來。我一齊都繳清罷。」

犀廚洛夫也從椅上立起身來了，眼光並不會由福瑪的譏諷的面容上移去，他鎮靜地搔着胸膛說道：

「這再好沒有了。」

「對於你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的。」

「那算不得什麼！你不曾給我以機會，不然我定會表示我的好意！」老人將牙齒露出來慢吞吞地說。

「是的，假使別人落到你手中去了的話……」

「他會感覺很溫暖的……」

「我敢斷言，你定會使他溫暖不過的。」

「好罷，青年，這樣總可以夠了吧！」犀廚洛夫惡狠狠地說。「雖然你覺得你自己很聰明，但未免來得太快了。你什麼也沒有得着，你就開始誇耀起來！只要你得勝了我，你再歡呼罷。再見。明天定要將錢預備好。」

「那你不用耽心。再見！」

「願上帝與你同在！」

福瑪走出房外來的時候，他聽見了老人大聲而緩慢地打了一次呵欠。以後又稍帶憂聲地低唱道：

「爲我們大開慈悲之門罷，哦，被祝福的聖母馬利亞！」

福瑪對這老人起了一種二重的感覺。一面，他有些歡喜犀廚洛夫，但同時又憎惡

他。

他記起了老人對於罪惡所講的那一些話，並又思考着他對於上帝的慈悲所抱的信

仰力。因此，老人便在福瑪心中引起了一種近乎崇敬的感情。

「他也講到了人生的事；他知道他的罪過；但他却不爲自己的罪慟哭，而且也不嘆怨。他犯了罪——他也願意受懲罰。是的，然而她呢？」他想起了馬丁斯克亞，他的心因痛苦而收縮起來了。

「而且她是在懺悔。但這種事却很難明白，究竟她是故意如此做作免得受別人的裁判，抑或是她的心真實地在疼呢。」除了上帝以外，他說，「誰是我的裁判者？」事情就是這樣。」

福瑪覺得他有些羨慕亞拿尼，於是青年趕急地要憶起犀廚洛夫打算欺騙他的那些詭計。這樣一來，他心中即湧起了憎惡這老人的念頭。他不能夠調和自己的感情，因之他就感覺有些困惑而微笑了。

「啊，我剛纔到犀廚洛夫那兒去了來的，」他走到了馬亞金家裏，一面靠棹子坐下，一面這樣說着。

馬亞金穿着一件油膩的室內衣，一隻手握著算盤，開始很不耐性地在覆上皮革的

學士椅內移動。他很有精神地說道：

「祿寶福，倒杯茶他喫！事情怎樣了，福瑪。我必須要在九點鐘的時候趕到市政廳去。請你將一切的事趕快告訴我！」

福瑪微笑着將犀廚洛夫提議的要重新寫字據的事說出了。

「唉！」亞可夫·塔拉數彝支搖着頭很懊惱地喊叫着。「孩子，你替我弄得亂七八糟的了！與人們交往，你怎能夠這樣地正直無隱呢？呸！惡魔遣使我打發你去的！我應當親自去纔對。如果是我去了，我定會將他籠絡到我手中來！」

「恐怕不行吧！他說，「我是一株櫟樹。」」

「一株櫟樹麼？那末我就是一把鋸子。一株櫟樹！櫟樹倒是很不錯的樹，然而它的果實只好喂豬而已。所以一株櫟樹只不過是一個笨伯。」

「橫豎都是一樣，我們總得要繳款與他的。」

「靈巧人決不會忙這種事，但你卻恨不得趕急將錢繳給別人，愈快愈好的樣子。」

你真是商人中的奇特人物！」

亞可夫·塔拉數彝文非常不滿意他的教子，他皺着眉頭很發怒的樣子，向着他那默然地在注茶的女兒吩咐道：

「將糖往我這方移一點。未必妳沒有看見我的手伸不到那遠嗎？」

祿寶福的臉色是蒼白的，眼睛的神色也很茫然，她的手懶懶而拙笨地移動着。

瑪望着她，自己在心中想道：

「在她父親面前，她是多麼溫馴呀。」

「他與你談論了一些什麼呢？」馬亞金問。

「談論罪惡的事。」

「啊，那是當然的！他自己的事對於任何人都是最重要的。而且他還是罪惡的製造者。在流刑地與地獄中的那些人，老早都在哭泣着渴望他去，他們到現在都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他講得很中聽的，」福瑪攪動着自己的茶，一面深思地說。

「他講過我的壞話沒有？」馬亞金問着，帶惡意地將臉一歪而佯笑了。

『稍講過幾句。』

『但你是怎樣呢？』

『我默然地聽着。』

『嘿！你聽着了一些什麼呢？』

『「強者，」他說，「可以得赦免；但弱者是不能被赦免的。」』

『你只想想看！這是何等的大智慧呀！就是蟲虱也明乎此哩。』

不知何故馬亞金對於犀廚洛夫所抱的這種輕蔑的態度使福瑪感覺很憤怒。他兩眼

釘在老人臉上，冷笑了一回說道：

『然而他並不歡喜你。』

『誰也不會歡喜我的，孩子，』馬亞金傲然地說。『我何須得要別人歡喜我呢？』

我又不是女孩子。但他們都尊敬我。人們只尊敬自己所畏懼的人咧。』老人很得意地向着他的教子做了做眼色。

『他講得很中聽的，』福瑪返覆着說。『他在抱怨。』真正的商人，』他說，『漸

漸沒有了。一切的人都教以同樣的學問，」他說；「使他們都成爲平等的，使他們看來都是同樣的。」

「他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嗎？」

「當然他覺得是不對的。」

「傻——傻子！」馬亞金輕蔑地囁囁着。

「爲什麼呢？未必這樣做是很好麼？」福瑪懷疑地望着他的教父這樣問道。

「我們不知道那樣是好的，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那樣是聰明的。將各種各類的人聚在一個地方而教以同樣的思想——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聰明的辦法。何故呢——一個人在國家之中究竟算得什麼呢？只不過是一塊磚而已，而一切磚都不得不造成同一的體積。你懂得了麼？那些同樣高同樣重的人們——我可以任我的意思將他們放在什麼地方。」

「誰人又歡喜成爲一塊磚呢？」福瑪帶着慍色說。

「這並不是歡喜與不歡喜的問題，這乃是事實的問題。如果你是由牢實的材料所

造成的，他們就不能來剝削你。並不是任何人的面容都可以擦得的。然而有的人，我用鎚子一打，他就變成了黃金。但假使頭一旦就破裂了——那就沒有辦法。這只是證明，他是弱者而已。」

「他也講到了勞働的。」一切的事，」他說，「都用機械做了，因此人就被毀壞了。」
「他簡直完全不懂！」馬亞金蔑視地搖着手。「我真希奇，你何以歡喜聽那種毫無意思的胡說。這是什麼原故呢？」

「未必那也是不對的麼？」福瑪問着放量地大笑了。

「他能夠知道什麼對的事？機器！那個老傻子應當想想——」機器是什麼做的呢？」是鐵做的。因此，就無須得憐恤它。一旦使它工作起來，它就可以爲你製造盧布了。不須講一句話，也沒有絲毫麻煩，你只將它轉動起來，它就繼續工作了。要是一个人的話，他是很麻煩而悲慘的；而且他常時都是非常悲慘的。他悲嘆，煩悶，慟哭，哀求。有時他又喫醉了酒。唉，我真覺得他之中不相干的事太多了！但機器就像量尺一樣，其中所具有的，正是工作所要求的。啊，我要去換衣服。時間不早了。」

他站起身來便走出去了，拖鞋擦着地板發出很大的響聲。福瑪目送着他的後影，將眉頭一皺而小聲說道：

「鬼都不能懂透這種道理。一個人像這樣說，另一個人又像那樣說。」

「書上也正是與這一樣的，」祿寶福低聲說。

福瑪望着她很親切地微笑了。她也答以漠然的一笑。

她的眼睛現着疲乏而憂鬱。

「妳仍舊在看書麼？」福瑪問。

「是，」少女淒涼地回答。

「妳依然是寂寞麼？」

「我感覺厭煩得很，因為我總是一人孤零零的。連談話的人都沒有一個。」

「那真是太不好了。」

她沒有對答這一句話，但只將頭低下去，慢慢地開始弄着毛巾的邊緣。

「妳應當結婚纔好，」福瑪感覺很可憐她，於是說了這一句話。

『請你不要理我好了，』祿寶福蹙着眉答道。

『爲什麼不理妳呢？無論如何。妳總得要結婚纔行。』

『啊！』少女嘆了一口氣低聲說道。『這正是我所考慮的事——是必須要的。即是我必須要結婚了。但是叫我怎樣辦呢？你知道不知道，我感覺得現在好像在我自身與別人之間立有一層霧——一層很厚很厚的霧！』

『那是由於妳看了書的原故，』福瑪深信不疑地從中打斷她的話說。

『請等一下！而且對於我四周的事情，我漸漸了解不透了。什麼也不能夠使我歡喜。一切我都覺得是很奇特的。什麼事都不是依照理所當然的而行。所有的事皆是錯的。我知道是如此。而且我也明白是如此，然而我卻不能夠說它是錯的，以及何以是錯的。』

『事情並不是如此的，並不是如此的，』福瑪這樣喃喃着。『那都是從妳書上來的。不錯，雖然我也感覺得所有的事都是不對的。但或者這是因爲我們年輕而不懂事的原故。』

「最初我覺得，」祿寶福不曾傾耳於他的講話，只自己一人說着，「書上所寫的一切，我都是明白的。但是，到了現在——」

「把你的那些書丟開些，」福瑪帶着輕蔑的態度忠告她。

「唉，不要像那樣講罷！我怎能夠將書丟開呢？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各種各樣不同的見解呀！哦，天哪！那許多的意見，簡直要使你的頭燃燒起來了。照某一本書上說來，地上所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一切都是麼？」福瑪問道。

「一切都是！但其他一本書上所說的，又完全是與這相對的。」

「且慢！如此，豈不是毫無意義麼？」

「你們在討論些什麼？」身穿一件長的大衣，領上與胸上扣有不少的徽章的馬亞

金在門口出現着說。

「正是……」祿寶福帶怒地說。

「我們在講論書，」福瑪加上一句說。

「什麼書？」

「她所看的那本書。上面寫着說，地上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真好！」

「但我說那是撒謊的！」

「嗯。」亞可夫·塔拉數維支深思起來了，他捻着他的鬚髯，將眼睛稍瞬了一

回。

「那是一本什麼書？」他沈默了一回就這樣訊問他的女兒。

「是一本黑色封面的小書，」祿寶福勉強答道。

「妳把那本書放在我棹上。那些並不是隨隨便便說出來的話——地上的一切都是

合理的！不錯！有人想到了。不錯。或者還表現得非常巧妙哩。假使沒有傻子的話，

這就全然是對的。但傻子總是佔錯了位置，所以就不能夠說地上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但我仍要看看那本書再說。或者其中還有道理也說不定。再見，福瑪！你是在此多坐

一會，或者是與我一同乘車出去呢？」

『我還稍坐會。』

『那很好。』

祿寶福與福瑪又是兩人相對了。

『妳的父親那個人，真是……』福瑪將頭向着他教父那方顛了顛地說。

『啊，你想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什麼地方，他都要去應酬的，他要以他的言語來論斷一切。』

『不錯，他是非常靈巧的。然而他不明白我的生活是如何地悲慘，』祿寶福淒涼

地說。

『我也不懂得哩。妳幻想得太多了。』

『我幻想了些什麼呢？』少女氣憤地喊道。

『爲什麼呢，因爲這一切皆不是妳自己的思想。是旁的人的思想。』

『是旁的人的。是旁的人的。』

她覺得很想說幾句辛辣的話；但又突然停住而默然了。福瑪凝視着她並將馬丁斯

克亞放於她旁邊，一面自己在心中憂鬱地想道：

「一切東西竟是這樣地相差異——無論男人或女人——你們的感覺從來沒有相同的。」

他們彼此對面坐着；兩個人都忘形於自己的思考中去了，誰也不會瞟誰一眼。外面已漸漸昏暗下來，室內卻早已十分闇黑了。涼風蕩搖着菩提樹，樹枝似乎要抓住牆壁，好像它們因為寒冷不過而向室內求庇蔭似的。

「祿寶！」福瑪低聲喚道。

於是她將頭揚起來向他望着。

「妳知道麼，我已經與馬丁斯克亞有了口角。」

「爲什麼原故呢？」祿寶振起精神來問。

「因爲她得罪了我。是的，她得罪了我。」

「那嗎，你與她有了口角是再好沒有了，」她很贊成地說，「因爲她定會將你教壞的。她是一個很不好的人；她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或者比這還更壞。哦，我知

道她許許多多的事！」

「她一點也不是一個壞女人，」福瑪面帶慍色地說。「妳完全不明白她的事。妳們都是在胡說八道！」

「哦，那末請你原諒我罷！」

「不。啊，祿寶，」福瑪帶懇求似的聲調低聲說，「請不要在我面前說她的壞話。這是多餘的事，因為我什麼都明白。真實的！是她親自將一切的事告訴我的。」

「她親自嗎！」祿寶吃驚地叫道。「她真是一個希奇的女子！她告訴你一些什麼呢？」

「她自己是不義的，」福瑪很困難地叫了出來，並將嘴一歪勉強微笑了。

「就是這麼？」少女的訊問聲中響有不滿的音調，福瑪聽出了這點，於是他很有

希望地問道：

「未必那還不充分嗎？」

「你現在怎樣辦呢？」

「我也是正在思索這個問題。」

「你非常愛她麼？」

福瑪默然了。他望着窗外困疑地答道：

「我不知道。但我覺得，我現在比以前更愛她些。」

「比口角以前麼？」

「是。」

「我真希奇，一個人怎能愛上了這種女子！」少女聳着肩說。

「愛上了這種女子嗎？當然的！爲什麼要不愛呢？」福瑪叫喊着。

「我了解不透。我以爲，你所以看上了她的，是因爲你不曾遇見一個較好的女子。」

「是的，我還不曾遇見一個較好的女子！」福瑪表示了同意。但稍緘默了一會，他又逡巡着說，「恐怕也沒有較好的了。」

「在我們的人們之中麼？」祿寶福從中打斷他的話說。

『我非常離不得她！因為，你看，我在她面前感覺很害羞的。』

『你爲什麼這樣呢？』

『哦，總之我怕她。卽是，我不願意她覺得我不好，像她對於其他的人一樣。有時我感覺很厭倦。我想——假使我去暢飲一次，使我全身的血管都震徹起來，那是多麼痛快的事，但我想起了她，我就不敢冒險幹了。而且在其他任何事上，我如此想到她，「假使她會發見出來了呢？」於是我就怕去幹了。』

『是的，』少女深思地囁嚅着，『那可以證明你是愛她。我也是這樣。如果我愛一個人，我定是想念他——想到他會怎樣講的。』

『而且她的一切，都是與衆不同的，』福瑪慢慢地講述。『她講起話來，完全是她獨有的一種姿態。哦，天哪！她是多麼美麗呀！並且又小得好像小孩子一般。』

『你們兩人之中所發生的是怎麼一回事呢？』祿寶福訊問道。

福瑪將椅子挪得與祿寶福更湊近些，身子向前屈着，而且不知何故又將聲音放低了纔開始向她講述他與馬丁斯克亞之間所發生的事。他正在講述中，當他想起了他對

馬丁斯克亞所說的那幾句話時，最初促使他說出這幾句話的那種感情也在他心中甦醒轉來了。

『我對她說，「哦，妳！妳爲什麼把我當作玩具呢？」』福瑪很非難的樣子發着怒說。

祿寶的頰上也因興奮而赤熱起來。她一面贊同地點着頭，一面又催促他向前說。

『正對！說得好！那末，她怎樣呢？』

『她默然地一聲也不響！』福瑪聳聳肩很悲涼地說。『她講些旁的不相干的事。那有什麼用處呢？』

福瑪搖着手而默然了。祿寶也是默然的弄着辮髮玩。燒茶缸早已冷冰冰的了。屋內的黑闇已漸次濃厚起來，窗外已爲闇黑所密佈。菩提樹的黑枝桠淒涼地搖撼着。

『妳將燈點燃才好，』福瑪繼續着說。

『我們兩人真是不幸得很，』祿寶說着嘆了一口氣。

福瑪很不歡喜這種態度。

『我並不是不幸，』他以斷然的聲調反駁着說。『我只不過是——尚不會慣於生活而已。』

『凡今天不知道明天怎樣做的，都是不幸者！』祿寶慘淡地說。『我是今日不知道明日怎樣行的人，你也是一樣不知道的。往何處去呢？雖然不知道目的地，但我們依然是不能不向前走的。爲什麼原故，我的心總不能夠安靜下來呢？我的心中總有什麼憧憬在裏面顫動着的。』

『我也是這樣哩，』福瑪說。『我開始深思起來，但想的是些什麼呢？我自己也懂不透。我心中有一種痛苦在咬動。唉！但我現在不能不到俱樂部去了。』

『請你不要走，』祿寶懇求道。

『我不能不去。有人在那兒等着我的。我走了。再見！』

『再見罷！』她將手伸出來遞給他，一面很悲涼地望着他的眼睛。

『妳是就去睡的麼？』福瑪緊緊地握住她的手問。

『我還要看點書。』

「妳耽入書中，就與酒徒之愛酒是一樣的，」青年說時並帶憐恤之意。

「此外，叫我有什麼旁的辦法呢？」

來到街上走着，福瑪仰起頭來再望望這屋的窗戶。在一個窗戶中，就瞥見了祿寶的臉。此臉正與少女對他所講論的一切，而且也簡直與她的憧憬是同樣的漠然。福瑪向她點了點頭，一面在自己心中想道：

「她同那個一樣，也是走迷了路。」

起了這種想念之時，他馬上將頭一搖，好像他想將關於馬丁斯克亞的思想駭走一般。於是他將脚步移快了。

夜已來臨了，空氣是清鮮的。一陣冷而強烈的風狂猛地在街上吹着，將塵土捲起向着行人的面部吹來，四周都已黑暗下來了，兩三個行人在黑闇中促忙地趕着路程。塵土吹入了福瑪眼內，他皺着面部心中想道：

「如果我現在將眼睛睜開時，所遇見的是——一個女子——那就是淑緋亞·帕弗洛菲納會像以前那般親切地歡迎我的徵兆。那末，我明天就去看她，假使我所遇見的是一

個男子——那我明天就不去了。我要再等些時。」

然而這次迎面而來的，卻是一隻犬。因此使福瑪非常憤怒。他幾乎要舉起手杖來打那條狗子。

在俱樂部的食堂內，福瑪會見了那個快活的武旗希棋夫。他本站在門口與一個長有頰鬚的肥胖人在閒談，但他一看見了哥蒂耶夫，便走向前來帶笑地迎着他說：

「你好嗎，正經的百萬長者！」

福瑪有幾分歡喜他的快活性格，並且時常也願意碰見他。

福瑪牢固地心安地握着武旗希棋夫的手問道：

「你爲什麼稱呼我是正經的呢？」

「你真問得希奇！一個人過活得像修行人一樣，不飲酒，不賭博，又不愛好女人

……同時，福瑪·伊格拉其維支，你可知道我們的無與比擬的女保護者，明日就要動身往外國去，一整個夏天都不會回來？」

「是淑緋亞·帕弗洛菲納麼？」福瑪慢吞吞地問。

『當然是她！我生命中的太陽將要落土了。恐怕你的也是一樣。』

武旗希棋夫做了一個滑稽又詭譎的佯笑而將兩眼釘在福瑪臉上。

福瑪站在他面前，自己覺着頭已低垂於胸膛上去了，但是無法將它揚起來。

『是的，我們的燦爛的曙光。』

『馬丁斯克亞將要遠行麼？』一個很重的低音的男子問着。『那好得很。我真高興極了。』

『你可以將理由講出來麼？』武旗希棋夫喊道。

福瑪忸怩地微笑了，臉上帶着困惑的神情凝視武旗希棋夫的談話對手——那個長有頰鬚的人。

那個人很莊嚴的樣子在撫摸自己的鬚髯，沈重，苦悶而討厭的話語，從他嘴唇中落到福瑪耳上來了。

『因為，這麼一來，這鎮上就減少了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

『太不顧面子了罷，馬丁·里克堤支！』武旗希棋夫皺着眉頭非難地說。

『你何以知道她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呢？』福瑪走近那個長有頰髭的人的身邊，惡狠狠地問着。那個人以輕蔑的眼光向他身上打量了一回，即將臉掉過去並移動着大腿而囁嚅地說：

『我並不曾說——賣弄風情的女人。』

『馬丁·里克堤支，你不應當像那種樣子講論一位女人，而且她——』**武旗希棋**

夫以說服人的聲調喊着，但福瑪從中打斷他的話說：

『失禮得很！我想請教這位先生將他所說的話加以解釋。』

剛勇而鎮定地說出了這兩句話，福瑪將手深深地插入褲子的腰包內，胸部向前挺出，於是立時現出了一種挑戰的態度。那個長有頰髭的人，臉上堆着冷笑地又打量了

福瑪一回。

『諸君！』**武旗希棋**夫低聲喊道。

『我說了，賣弄風情的女人，』長有頰髭的人一面動着嘴唇好像是在玩玩他所說出的話，一面說着。『如果你們不懂得，我可以爲你們解釋清楚。』

「你頂好是解釋出來，」福瑪依然目不轉睛地望着他，如此說着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如果你們要明白是什麼，那就是作皮肉生涯的，」有頰髭的人低聲說着，並將他那大而圓肥的臉更與福瑪湊近了些。

福瑪低微地咆哮了一聲。當有頰髭的人還不曾來得及走開的時候，他使用右手抓住了那個人一鬚曲的灰色頭髮。用手痙攣似的震動起來，福瑪開始使勁地搖撼那個人的頭與龐大的身軀。每當他將左手舉起或打下的時候，他以沈重的聲音正和着打的節拍說道：

「不要……在人的背後……說人的不是，……要正當着他的面……在他眼前說……」

望着那個人的粗大的膀臂在空中滑稽地亂舞，當受着搖撼的時候，他的腿向下彎曲，嚙的一聲打在地板上去了，福瑪目擊這種情形，心中感着燃燒似的快感。那個長有頰髭的人的金錢，從腰包內落出來，吊在鏈子的一端在他的便便大腹上擺動。福瑪

爲自己的氣力同那個莊嚴人的崩潰所沈醉，心中充滿了如熾的怨憤之感，並因復讎的快感周身起了震顫，他一面將那個人沿着地板拽拖，一面以低沈的聲音狂喜而懷惡意地咆哮着。在這幾分鐘內，他嚐着了一種偉大的感覺——卽是從爲長久的憂悶與不快所壓迫着的倦疲的重荷之下被解放出來的感覺。他覺得有人從後面來捉住了他的腰部與肩頭，扭着他的手要將它折斷；而且還有人在他足指上亂蹈。然而除了他那充血的眼睛正追逐着在他手中蠕動着呻吟着的一個重黑塊以外，他什麼也沒有看見。最後有人拉開他將他推倒了。他彷彿是透過了一層紅霧似的，望見了他所毆打的那個人正在他面前的地板上靠近他腳邊躺着。披散着頭髮，他正在地板上動着腿打算站起來，兩個黑人扶着他的腋下，他的兩手好像破翼一般在空中搖動。他發出一種因歎歎幾乎扼住了喉的聲調向福瑪喊道：

『你怎能夠打我！你打我是萬萬不行的！我是有品級的人。痞根！哦，無賴漢！我是有子女的人。什麼人都知道我的。你那個破落戶！野蠻人，哦——哦——哦！我定要與你決鬥！』

這時武旗希棋夫向着福瑪耳邊大聲說道：

「到那邊去，我的朋友，看上帝的面！」

「等一下，等我在他臉上踢一脚再走，」福瑪請求着。但他依然被人拖開了。他的耳內嚶嚶地鳴喚，心臟跳得格外快，但他感覺得釋了重負很好過的。走到了俱樂部門口時，他放心地深深嘆了一口氣，臉上浮着好意的微笑對武旗希棋夫說道：

「我那樣牢實地收拾了他一頓吧？」

「你聽我說！」那個快活的書記憤怒地叫道。「請你恕我無禮，你那種樣子脫不了野蠻行動！見鬼！我從來不曾目擊過這種情形！」

「朋友！」瑪福親切地說，「像那種人未必不應當收拾他一頓麼？他豈不是一個無賴漢嗎？他怎能那樣地在人背後講人的壞話呢？要講，就當跑到她面前去，當着她一人堂堂地講纔是。」

「請恕我無禮。你也太過分了！你決不是爲她一人纔這樣幹的……」

「你說的話是什麼意義——不是單獨地爲她而幹的麼？那末，我是爲的誰呢？」

福瑪吃驚地問。

「爲的誰嗎？這我可不知道。很明顯的，你胸中總有要報復的舊恨。哦，天哪！真是——不錯的場面！我一生中決不會將這忘掉！」

「那個人——他——他是誰？」福瑪問着，突然嗤的一聲大笑起來了。「他那般地叫喚着，那個傻子！」

武旗希棋夫將兩眼緊緊地釘在福瑪臉上問道：

「請你對我講實話，你是誠然不知道你所毆打的那個人是誰麼？你真實地是單只爲的淑緋亞·帕弗洛非納麼？」

「誠然是如此，上帝可以作證的！」福瑪發誓了。

「這樣，天也不知道這事結果將成爲怎樣！」他中途將話停住了，很困惑地聳聳肩，將手搖擺着，又開始在人行道上踱來踱去。他一面慢步着，一面側目看着福瑪說道：

「因這事，定會有報復臨到你身上的，福瑪·伊格拉其維支。」

「他會去控告我麼？」

「那正是所要當心的問題。他乃是副知事的女婿。」

「真的麼？」福瑪慢吞吞地說着將臉放下來了。

「是真的。說老實話，他本是一個破落戶，一個無賴漢。從這一點上說來，他受你這一頓毆打是應當的。但是同時想想你所庇護的那位夫人也是……」

「請你不說了罷！」福瑪將手搭在武旗希棋夫肩上決然地說。「我一向都很歡喜你，而且你現在又是與我一同散步。我明白你的盛意，我也覺得非常感激的。但是在我面前，請你不要講她的壞話。無論你覺得她是怎樣的一個女人，但依我看來，她對於我乃是非常珍貴的。對於我，我覺得再沒有超乎她以上的好女人了。所以我是坦白白地在對你講。你現在與我一同散步之時，請不要提及她的事。我覺得她是良善的，因此她就是良善的了。」

福瑪的面容上現着非常興奮。武旗希棋夫注視着他深思地說道：

「我不得不承認你是一個奇特的人。」

「我是一個單純的人——野蠻人。我毆打了他一頓，現在我覺得很痛快的。至於結果將如何，那我不管。」

「我恐怕結果總會來得很壞的。你知道嗎——我們大家都坦坦白白地說罷——我也歡喜你，雖然……嘿！同你在一路，總有幾分危險。像你那種騎士的性質一發作的時候，恐怕有一天我也會遭你一頓毆打哩。」

「豈有此理？我這還是第一次哩。未必我每天都會毆打人麼？」福瑪很羞澀地說着。於是他的同伴大笑起來了。

「你真是一個怪物！聽我說罷——與人相毆打乃是野蠻的事——請你恕我失禮，而且也是卑鄙的事。但是我對你講，你這一次還有一點幸運，你所毆打的那個人，是一個淫蕩之徒，講人壞話的，寄人籬下的人……他霸佔了他外甥們的財產還不會受懲罰的。」

「那末，謝天謝地！」福瑪滿意地說着。「我這一次稍微懲罰了他一點。」
「稍微一點嗎？好罷，我們就將它作為是一點罷。但請你聽我的話，容我忠告你

罷。我是法律上的人。他，那個加亞則夫是一個無賴漢！誠然是如此！然而就是一個無賴漢你也不應當毆打他，因為他乃是國家的法律保護下的社會之一員。只要他未曾干犯刑法，你是不能下他的手的。即使他已干犯了刑法，到那時依然不是你，而是我們這些裁判官纔可以裁判他。在你這方面，你只能耐心等待而已。」

「他不久就會落到你們手中去麼？」福瑪率直地問。

「那也難說。像他那樣狡猾的人，恐怕永不會被逮捕。他一生中在法律之前，也會與你我一路同等地過活着。哦，我與你在談些什麼！」武旗希棋夫滑稽地嘆了一口氣。

「洩露了祕密麼？」福瑪勉強笑着。

「並不是祕密；但我不應當這樣任意講話。然而這件事很鼓勵我的。實在的，當蘭妹希施，(Nemesis) 只像馬一樣蹶起來的時候，她對於她自身倒是忠實的。」

福瑪好像路上遇着什麼阻礙似的突然停住脚不走了。

「蘭妹希施——正義之女神，武旗希棋夫咕咕不休地說着，「但你怎樣了？」

「這一切事之所以發生，福瑪低聲慢吞吞地說，「都是因為你說她要遠行了。」
「誰呀？」

「淑緋亞·帕弗洛菲納。」

「不錯，她是要遠行了，怎麼樣？」

他站在福瑪對面，眼中含着微笑凝視着他。哥蒂耶夫則默然地垂着頭用手杖叩打這旁的石塊。

「走罷，」武旗希棋夫說。

福瑪開步了，一面又帶着漠不關心的神情說道：

「好罷，她走就走罷。只剩下我一人了。」

武旗希棋夫一面搖蕩着手杖一面睇視着他的同伴而口中開始吹嘯起來。

「我沒有了她能否繼續過活得下去呢？」福瑪的眼睛望着前面的不知何處如此訊問着。稍緘默了一會，他低聲而決然地答覆自己道：

「當然我能夠過活得下去。」

「你聽我講罷！」武旗希棋夫喊道。「我給你一些好忠告。一個人應當是他的本色才行。但你，你可以說是一個敘事詩似的人，抒情詩對於你是不相合的。那不是屬於你的範圍之內的。」

「請你更說簡單一點，朋友，」對於他的談話正傾耳細聽着的福瑪這樣。

「更說簡單些麼？好罷。我是要說明，望你不必思念那位巧小的夫人了。她對於你，乃是有毒的食物。」

「她自己對我也這樣說，」福瑪沈鬱地加了這一句話。

「她對你說的麼？」武旗希棋夫問着而沈思起來了。「好罷，恐怕我們此時可以去喫得晚飯了吧？」

「就去罷，」福瑪同意了。突然之間，他握着拳頭在空中亂搖而頑強地叫吼道：「那末，我們去罷。我要大大地改變一下，在這一切之後我要奔放起來，以至你無力將我挽留得住！」

「爲什麼呢？我們要中庸地幹才好。」

「不！請等一下！」福瑪捉着他的肩頭悲切地說。「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未必我比其他的人更壞麼？一切的人誰都是紛囂齷齪地過活着，各人都具有自己的目的。但我卻是無聊得很。所有的人誰都很滿意自身。至於他們抱怨，那乃是撒謊的，那些無賴漢！他們都是爲體面的原故假做出來的。我何需得要假做呢。我是一個傻子。我對於什麼全都是不懂的，我的朋友。我只不過願意過活而已！我一點也不會思考。我覺得討厭得很；一個人這樣說，其他一個人又那樣說！呸！然而她，唉！你是不知道。我的希望全繫於她身上。我期望她——所期望的究竟是什麼，我還不明白；然而她乃是女人中之最傑出者！我是那般地信賴她。有時她講起話來，又是那般特別，那般與衆不同。她的眼睛，朋友，真是美麗極了！哦，天哪！望着它們，我都非常害羞的。我對你講，她只要向我說幾句話，一切的事情我就明白了。我並不只戀愛她而已——我乃是以整部的心靈與她相見！我追尋——我思考着，因爲她是這般美麗，那末我在她之傍，也可以變得像一個人！」

武旗希棋夫傾聽着由他同伴口中所湧出的這些悲痛而不相聯絡的字句。他望着福

瑪要盡力表現自己的思想之時，他臉上的筋肉是如何地緊縮起來。他也覺得了在這些
混亂的言辭背後，確有一種大而沈痛的悲哀存在着的。在這個突然落着而大踏步地在
人行道上走起來的強壯而粗野的少年的無力之中，卻有些極端令人感動之處。用他那
一對短腿子在後面輕跳着趕上來，武旗希棋夫感覺得無論如何他總要安慰福瑪才對。
福瑪在那天晚上所說的與所做的一切，都令這愉快的書記對於福瑪起了一種活躍的好
奇心，並且這年輕的百萬長者向着他所表示的那種直暢態度，也使他感覺非常高興。
這種直暢中所含的闡然之力，使他有些困惑；他因其壓力而狼狽起來了。雖然他很年
輕，但對於人生之任何時期，他都有不少的言辭來應付，然而這些言辭必須要多思索
一會，纔可以記憶得起來。

『我覺得在我四周所有的一切，都是黑暗而狹窄的，』哥蒂耶夫說。『我感覺得
有一個重擔落在我肩上來了，這重擔究竟是什麼，我卻不明白！它將我束縛住了，將
我在人生道上行動的自由阻止着了。傾聽別人的話，你聽着他們各說各是。然而，她

應當說明——』

「唉，我的好朋友！」武旗希棋夫一面輕輕地挽着他的臂膀，一面這樣打斷他的話說。「你那樣講是不對的！你剛剛開始入世，你就已經用起哲理來推究事物了！啊呀，那是不對的！人生的意義就是要我們過活而已！即是——自己活着，同時也讓他人活着。這就是哲理了。至於那個婦人。噢！未必除了她以外世界上再沒有女人了嗎？世界寬闊得很哩。如果你願意，我可以介紹你一個非常雄糾糾的女子。我敢擔保，你一見她，你的那種哲理就會飛得無影無蹤了。哦，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子！她真是會善用人生了！你不知道，她也有些敘事詩似的。她實在很美麗，可以說像緋萊妮 (Phryno) 一樣。呀，她與你配合起來，真是天生成的一對！這實在是妙極了。我一定將你介紹與她！釘子依然要用釘子纔可以釘得出來。」

「我的良心不容許我這樣行，」福瑪憂鬱而固執地說。「在她還活在世間之時，我就走向別的女子眺望一眼，也是不可能的。」

「像你這樣的一個年輕而強壯的人……喝，喝！」武旗希棋夫喊着。是他以教師般的口調向福瑪辯駁，說他必須要與女子一塊大大地狂宴一次，好使這種感情有點

出路。

「像這樣行就再好沒有了，而且這對於你也是必須要的。你可以相信我。至於說到良心，請你不要見怪，你的定義下錯了。並不是良心阻止你，我敢說，只是因為你膽怯的原故。你幾乎是在社會之外過活着。你是害羞而無辦法。對於這些事，你不過只微微有點自覺而已，於是你便將此自覺談為良心了。其實在這種處所，與良心是毫無關係的，因為享樂之於人是自然的事，是人們的需要與權利。」

福瑪將步伐合着他同伴的步伐之大小向前走，一面又眺望着街路。這街路是挾在兩列高房子之間好像一條大濠溝，而且充滿了黑闇。看起來，好像這條路是長得無止境的，並且還覺得，有什麼闇黑無窮盡而又令人窒息的東西由遠方慢慢地流過來了。武旗希棋夫的親切而勸服的聲音單調地在福瑪耳中響着，雖然福瑪並不曾傾聽這些話語，但他覺得這些話語很有黏附力，它們緊緊地追隨着他，他感覺得自己已不知不覺地將它們記下了。雖然本是有個人在他旁邊與他一路走着，但他覺得只是他一人孤零零地在黑暗中彷徨，這黑暗捉住了他，將他慢慢地向前拖，他覺得他是在被拖往什

麼地方去，但他依然不願意將脚步停住。有一種什麼疲乏阻礙了他的思考；他心中毫不願意反對他同伴的這種勸諫——而且他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並不是一切的人都要用哲理去推究事物，』武旗希棋夫說時，將手杖在空中旋轉，而且有些沈於自己的智慧中去了。『因為如果每個人都用起哲理來推究事物，那麼一來誰還情願過活下去呢？況且我們只不過生存一次而已！所以應當儘量乘機會來享樂人生。我可以發誓，這乃是真實的！然而這樣閒談有什麼意義呢？你可以允許我給你動搖一下麼？我們馬上就到我所知道的一家遊樂地去。有兩姊妹住在那兒。唉，她們真是如何地生活着呀！你去麼？』

『好罷，我去，』福瑪鎮靜地說着並欠伸起來。『現在去豈不太晚得一點麼？』他一面仰首觀望那滿爲雲彩所遮蔽的天空，一面這樣問。

『到她們那兒去，無論何時都不為晚！』武旗希棋夫愉快地喊着。